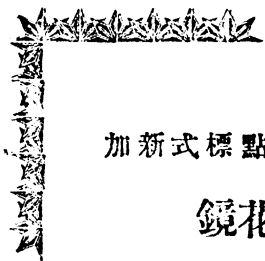


鏡

筭

綵





加新式標點符號分段的

鏡花緣總目錄：—

- (1) 鏡花緣的引論……………胡適
- (2) 原序……………許喬林
- (3) 原序……………王韜
- (4) 題詞……………孫吉昌
- (5) 校讀後記……………章希呂
- (6) 本書標點符號說明……………章希呂
- (7) 目錄……………一百回
- (8) 正書……………一百回

上海，亞東圖書館發行



鏡花緣的引論

胡適

(一) 李汝珍

鏡花緣刻本有海州許喬林石華的序，序中說『鏡花緣一書，迺北平李子松石以十數年之力成之。』其餘各序及題詞中，也都說是李松石所作。但很少人能說李松石是誰的。前幾年，錢玄同先生告訴我李松石是一個音韻學家，名叫李汝珍，是京兆大興縣人，著有一部李氏音鑑。後來我依他的指示，尋得了李氏音鑑，在那部書的本文和序裏，鈎出了一些事蹟。

李汝珍，字松石，大興人。

順天府志的選舉表裏，舉人進士隊裏都沒有他，可見他大概

是一個秀才，科舉上不會得志。

順天府志的藝文志裏沒有載他的著作，人物志裏也沒有

他的傳。中國人名大辭典（頁三八九）有下列的小傳：

李汝珍，【清】大興人，字松石。通聲韻之學，撰李氏音鑑，定春滿堯天。

等三十三母。徵引浩繁，淺學者多爲所震，然實未窺等韻門徑。又有鏡花緣，

及李刻受子譜。

此傳不知本於何書，但這種嚴酷的批評實在只足以表示批評者自身的武斷。（關於李汝珍在音韻學上的成績，詳見下文。）

乾隆四十七年壬寅（一七八二），李汝珍的哥哥汝璜（字佛雲）到江蘇海州做官，他跟到任所。那時歙縣凌廷堪（生一七五七，死一八〇九）家在海州，李汝珍從他受業。論文之暇，兼及音韻（音鑑五頁十九）。那時凌廷堪年僅二十六歲，以此推之，可知李汝珍那時也不過二十歲上下，他生年約當乾隆二十八年（一七六三）。凌廷堪是燕樂考原的作者，精通樂理，旁通音韻，故李汝珍自說「受益極多」。

自乾隆四十七年至嘉慶十年（一七八二—一八〇五）凡二十三年，李汝珍只在江

蘇省內，或在淮北，或在淮南（音鑑石文燿序）他雖是北京人，而受江南北的學者的影響最大；他的韻學能辨析南北方音之分，也全靠這長期的居住南方。嘉慶十年石文燿序中說：『今松石行將官中州矣。』但嘉慶十九年（一八一四）他仍在東海（音鑑題詞跋），似乎他不曾到河南做官。

乾隆五十八年（一七九三）凌廷堪補殿試後，自請改教職，選得益國府教授；六十年（一七九五）赴任。此後，李汝珍便因道路遠隔，不常通問了。（音鑑五，頁十九）他的朋友同他往來切磋的，有

許喬林，字石華，海州人。

許桂林，字月南，海州人，嘉慶舉人。於諸經皆有發明；通古音，兼精算學。著

有許氏說音，音鶴宣夜通，味無味齋集。（人名大辭典頁一〇三四）許桂林

是李汝珍的內弟。（音鑑五，頁十九）

徐銓，字藕船，順天人。著有音繩（音鑑書目）

徐鑑，字香垞，順天人。著有韻略補遺（同上）

吳振勃，字容如，海州人。

洪□□，字靜節。

這一班人都是精通韻學的人。華嚴字母譜列聲母四十二，韻母十三。李汝珍把聲母四十二之中，刪去與今音異者十九個，而添上未備的及南音聲母十個，共存三十三個聲母。他又把韻母十三之中，刪去與今音異者兩個，而添上今音十一個，共存韻母二十二個。他自己說，新添的十一個韻母之中，一個（麻韻）是凌廷堪添的，徐鑑與許桂林各添了兩個。徐鑑添了一個；他自己添的只有五個。（音鑑五，頁十九）

嘉慶十年（一八〇五），音鑑成書（音鑑李汝璜序）

嘉慶十五年（一八一〇），音鑑付刻，是年刻成（吳振勳後序）

嘉慶十九年（一八一四），李汝珍在東海，與許桂林同讀山陰俞杏林的傳聲正宗。

俞氏書中附有音鑑題詞四首，其第四首云：

松石全書絕等倫，月南後序更精醇。拊膺我媿無他技，開卷差爲識字人。

此可見音鑑出版不久，已受讀者的推重。

嘉慶二十一年（一八一六）他把俞杏林的題詞附刻在音鑑之後，並作一跋。自此年以後，他的事蹟便無可考了。

自乾隆四十七年至此年，凡三十五年，他大概已是五十五歲左右的人了。這三十五年中，他的踪跡似乎全在大江南北；他娶的夫人是海州人，或者他竟在海州住家了。

鏡花緣之著作，不知在於何年。孫吉昌的題詞說：

……咄咄北平子，文采何陸離……而乃不得意，形骸將就衰，耕無負郭田，老
大仍驅飢，可憐十數載，筆硯空相隨，頻年甘兀兀，終日惟孳孳。心血用幾竭，
此身忘困疲，聊以耗壯心，休言作者癡。窮愁始著書，其志良足悲……古今
小說家，應無過於斯……傳鈔紙已貴，今已付闕削，不脛且萬里，堪作稗官師。
從此堪自慰，已爲世所推……

從這上面，我們可得兩點：

(1) 鏡花緣是李汝珍晚年不得志時作的。

(2) 鏡花緣刻成時，李汝珍還活着。

最可惜的是此詩和許喬林的序都沒有年月可考。但坊刻本有道光九年（一八二九）麥

大鵬序，他說：

李子松石鏡花緣一書，其盡善，三載於茲矣。戊子（道光八年，一八二八）

清和，偶過張子燮亭書塾，得窺全豹，不勝舞蹈。復聞芥子園新雕告竣，遂購一

函，如獲異寶……

麥氏在一八二九，已知道此書三年了；一八二八他所見的『全豹』，不知是否刻本；但同年已有芥子園新雕本；次年麥氏又託謝葉梅摹繪一百八人之像，似另有繪像精雕本，為後來王韜序本的底本。我們暫時假定一八二八年的芥子園本為初刻本，而麥氏前三年聞名的鏡花緣為鈔本。如此，我們可以說：

一八〇五，音鑑成書。

一八一〇，音鑑刻成。（以上均考見上文）

約一八一〇—一八二五，『十數年之力』——爲鏡花緣著作的時期。

約一八二五，鏡花緣成書。

一八二八，芥子園雕本鏡花緣刻成。

一八二九，麥刻謝像本（廣東本）付刻。

假定芥子園本卽是孫吉昌題詞裏說的『今已付刪削』之本，那麼李汝珍還不曾死，但已是很老的人了。依前面的推算，他的生年大約在乾隆中葉（約一七六三）他死時約當道光十年（約一八三〇）已近七十歲了。

（二）李汝珍的音韻學

關於李汝珍的音鑑，我們不能詳細討論，只能提出一些和鏡花緣有關係的事實。

花緣第三十一回，唐敖等在歧舌國，費了多少工夫，才得着一紙字母，共三十三行，每行二十二字，只有第一個字是有字的，或用反切代字；其餘只有二十一個白圈。只有「張」字一行之下是有字的。每行的第一個字代表聲類（Consonants），每行直下的二十二音代表韻部（Vowels）。這三十三個聲母，二十二個韻母，是李汝珍的音鑑的要點。音鑑裏把三十三聲母作成一首行香子詞，如下：

春滿堯天，溪水清漣，嫩紅飄粉蝶驚眠。松巒空翠，鷗鳥盤翹。對酒陶然，便

博個醉中仙。

這就是鏡花緣裏的

昌，茫，秧，『梯秧』，光，商，槍，良，囊，杭，『批秧』，方，『低秧』，姜，『妙秧』，桑，郎，康，倉，昂，娘，滂，香，當，將，湯，瓢，『兵秧』，幫，岡，臧，張，廂。（次序兩處一一相同。）

承錢玄同先生音注如下：

春， χ (ch¹, ch¹u)

滿 ㄇㄢˋ (m)

堯 一 (齊) ㄩㄠˊ (y) ㄩㄠˋ (y)

天 ㄊㄧㄢˊ (ti)

溪 ㄒㄩㄥˊ (ch'ing, ch'ing)

水 ㄕㄨㄟˋ (sh, sh'ui)

清 ㄑㄩㄥˊ (ts'ing, ts'ing)

漣 ㄌㄧㄢˊ (li, li)

嫩 ㄋㄨㄣˋ (n, nu)

紅 ㄏㄨㄥˊ (h, hu)

飄 ㄆㄧㄠˊ (pi)

粉 ㄈㄢˋ (f)

蝶 ㄉㄧㄝˋ (ti)

鸞 ㄨㄣˊ ㄑㄩㄥˊ (chi, chü)

眠 ㄇㄧㄢˊ (mi)

松 ㄙㄨㄥˊ (s, su)

鬱 ㄩㄝˊ ㄩㄥˊ (l, lu)

空 ㄎㄨㄥˊ (k', k'u)

翠 ㄘㄨㄟˊ ㄘㄨㄥˊ (ts', ts'u)

鷗 ㄠㄨˊ (開) ㄨㄥˊ (合) (o, w)

鳥 ㄨㄠˊ ㄩㄥˊ (ü, nü)

盤 ㄆㄢˊ (p')

翔 ㄒㄩㄥˊ ㄩㄥˊ (l, si, l, siü)

對 ㄉㄨㄟˊ ㄩㄥˊ (t, tu)

酒 ㄑㄩㄟˊ ㄩㄥˊ (tsi, tsü)

陶 ㄊㄠˊ (t'au)

然 ㄖㄢˊ (ran)

便 ㄅㄧㄢˋ (pi)

博 ㄅㄛˊ (p)

個 ㄍㄜˊ (k, ku)

醉 ㄗㄨㄟˋ (ts, tsu)

中 ㄓㄨㄥ (ch, chu)

仙 ㄒㄩㄢ (si, sui)

他的二十二個韻母和錢玄同先生的音注如下：

鏡花緣

音鑑

錢玄同先生的音注。

(1) 張

張

ㄓ, 一ㄓ

ang, nang

(2) 眞

眞

ㄓ, 一ㄓ

en, in

(14)	張鴉	渣	Y, 一 Y	a, ia
(13)	張婀	○張歌切	H, 一 H	o, io
(12)	張鷗	周	又, 一 又	ou, iu
(11)	專	專		uou, yœu
(10)	甞	甞		en, ien
(9)	詒	詒 眞彩切	ɛ	ən
(8)	遮	遮	ʒ, 一 ʒ, 一 ʒ, 一 ʒ	eh, ieh, ieh
(7)	知	知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i, ih, ü
(6)	齋	齋	ɤ, 一 ɤ	ai, iai
(5)	招	招	ɛ, 一 ɛ	ao, iao
(4)	珠	珠	X, 一 X	u, ü
(3)	中	中	X, 一 X, 一 X	ung, iung

(15) 珠透 追 X nei

(16) 珠均 諄珠均切 X ㄉㄩㄣˊ nen, ün

(17) 張鷟 征 ㄓㄥˊ èng, ing

(18) 珠帆 帆珠帆切 X ㄈㄢˊ nan

(19) 珠窩 窩珠窩切 X ㄨㄛˊ, ㄨㄛˋ no, ño

(20) 珠窪 撻 X Y na

(21) 珠歪 歪珠歪切 X ㄨㄞˊ nai

(22) 珠汪 莊 X ㄨㄤˊ nang

附注：第十和第十一兩韻，注音字母與羅馬字皆不方便，故用語音學字

母標之。e 略如上海讀「安」之音；ie 略如長江流域中的官音讀

「烟」不得讀北京讀「烟」之音。nen, yoen 二音當如蘇州讀「椀」

「遠」之音，須作圓唇之勢，方合。

在我們這個時候，有種種音標可用，有語音學可參攷，所以我們回看李汝珍最得意的這點發明，自然覺得很不希奇了。但平心而論，他的音韻學却也有他的獨到之處。他生於清代音韻學最發達的時代；但當時的音韻學偏於考證古韻的沿革，而忽略了今音的分類。北方的音韻學者，自從元朝周德清的中原音韻以來，中間如呂坤劉繼莊等，都是注重今音而不拘泥於古反切的。李汝珍雖頗受南方韻學家的影響，但他究竟還保存了北方音韻學的遺風，所以他的特別長處是（1）注重實用，（2）注重今音，（3）敢於變古。他在凡例裏說：『是編所撰字母，期於切音易得其響，故粗細各歸一母。』他以實用為主，故『非，敷，奉』併入『粉』，只留一音，而大胆的刪去了國音所無的<音>；故『泥，娘』併入『鳥』，另分出一個『嫩』，兩母都屬<音>，而那官音久不存在的與與日兩音就被刪去了。這種地方可以見他的眼光比近年製造注音字母的先生們還要高明一點。他分的韻母也有很可注意的。例如『麻』韻分爲『遮』(eh)『鴉』(aja)『撻』(ua)三韻；而那個向來出名的『該死十三元』竟被他分入四韻。這都是他大胆的地方。

本來這些問題不應該在這篇裏討論；不過因爲人名大辭典很武斷的說李汝珍『實未窺等韻門徑』，所以我在這裏替他略說幾句公道話。要知道實用的音韻學本和考古的音韻學不同道，誰也不必罵誰。考古派儘管研究古音之混合，而實用派自不能不特別今音的微細分別。許桂林作音鑑後序，曾說：

顧寧人言古無麻韻，半目歌戈韻誤入，半自魚模韻誤入。（適按，此說實不

能成立；看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第一卷第二期汪榮寶先生所著長文及錢玄同先生跋語）然則必欲從古，盡麻韻亦可廢。若可隨時變通，麻嗟何妨爲二部乎？

這句話正可寫出考古派與實用派的根本不同。李汝珍在音鑑卷四裏曾論他的『著述本意』道：

苟方音之不侔，彼持彼音而以吾音爲不侔，則不睡之者幾希矣。豈直覆說而已哉？珍之所以著爲此篇者，蓋抒管見所及，淺顯易曉，俾吾鄉初學有志於

斯者，藉爲入門之階，故不避譚陋之誚……至於韻學精微，前人成書具在，則非珍之所及矣。（四頁二六）

他是北京人，久居南方，知道各地方音之不同，所以知道實用的音韻學是一件極困難的事。我們看他著述的本意，只限於『吾鄉』，可以想見他的慎重。他在同篇又說：

或曰：子以南北方音，辨之詳矣，所切之音，亦可質之天下乎？

對曰：否，不然也……天下方音之不同者衆矣。珍北人也，於北音宜無不喻矣。所切之音，似宜質於北矣。而猶曰：未可，况質於天下乎？（四頁二五）

他對於音韻學上地理的重要，何等明瞭呀！只此一點，已足以『前無古人』了。

（三） 李汝珍的人品

我們現在要知道李汝珍是怎樣的一個人。關於這一點，音鑑的幾篇序很可以給我

們許多材料。余集說：

大興李千松石少而穎異，讀書不屑屑章句帖括之學，以其暇旁及雜流，如壬遁、星卜、象緯、篆隸之類，靡不日涉以博其趣。而於音韻之學，尤能窮源索隱，心領神悟。

石文燧說

松石先生，抗爽遇物，肝胆照人。平生工篆隸，獵圖史，旁及星卜、弈戲諸事，靡不觸手成趣。花間月下，對酒徵歌，興至則一飲百觥，揮霍如志。

這兩個同時人的見證，都能寫出鏡花緣的作者的多才多藝。許喬林在鏡花緣序裏說此書『枕經、莊史、子秀、集華、兼貫九流、旁涉百戲、聰明絕世、異境天開』。我們看了余集石文燧的話，然後可以了解鏡花緣裏論卜（六十五回）又七十五回，談弈（七十三回），論琴（同），論馬弔（同），論雙陸（七十四回），論射（七十九回），論籌算（同），以及種種燈謎，和那些雙聲疊韻的酒令，都只是這位多才多藝的名士的隨筆遊戲。我們現在讀這些東西，往往嫌他『掉書袋』。但我們應該記得這部書是清朝中葉的出產品，那個時代

是一個博學的時代，故那時代的小說也不知不覺的掛上了博學的牌子。這是時代的影響，誰也逃不過的。

關於時代的影響，我們在鏡花緣裏可以得着無數的證據。如唐敖多九公在黑齒國女學堂裏談經，論『鴻雁來賓』一句應從鄭玄注，論語宜用古本校勘，『車馬衣輕裘』一句駁朱熹讀衣字爲去聲之非，又論易經王弼注偏重義理，『既欠精詳，而又妄改古字』這都是漢學時代的自然出產品。後來五十二回唐閩臣論注禮之家，以鄭玄注爲最善，也是這個道理。至於全書說的那些海外國名，一一都有來歷；那些異獸奇花仙草的名稱，也都各有所本（參看錢靜方小說叢考卷上，頁六八至七二）這種博覽古書而不很能評判古書之是否可信，也正是那個時代的特別現象。

（四）鏡花緣是一部討論婦女問題的書

現在我們要回到鏡花緣的本身了。

鏡花緣第四十九回，泣紅亭的碑記之後，有泣紅亭主人的總論一段，說：

以史幽探哀萃芳冠首者，蓋主人自言窮探野史，嘗有所見，惜湮沒無聞，而哀萃芳之不傳，因筆志之……結以花再芳畢全貞者，蓋以萃芳淪落，幾至漸滅，無聞，今賴斯而得不朽，非若花之再芳乎？所列百人，莫非瓊林琪樹，合璧駢珠，故

以全貞畢焉。

這是著者著書的宗旨。我們要問著者自言『窮探野史，嘗有所見』，究竟他所見的是什麼？

我的答案是李汝珍所見的是幾千年來忽略了的婦女問題。他是中國最早提出這個婦女問題的人，他的鏡花緣是一部討論婦女問題的小說。他對於這個問題的答案是，男女應該受平等的待遇，平等的教育，平等的選舉制度。

這是鏡花緣著作的宗旨。我是最痛恨穿鑿附會的人，但我研究鏡花緣的結果，不能不下這樣的一個結論。

我們先要指出，李汝珍是一個留心社會問題的人。這部鏡花緣的結構，很有點像司威夫特（Swift）的海外軒渠錄（Gulliver's Travels），是要想借一些想像出來的『海外奇談』來譏評中國的不良社會習慣的。最明顯的是第十一、第十二回君子國的一大段；這裏凡提出了十二個社會問題：

- （1）商業貿易的倫理問題（第十一回）
- （2）風水的迷信（以下均第十二回）
- （3）生子女後的慶賀筵宴。
- （4）送子女入空門。
- （5）爭訟。
- （6）屠宰耕牛。
- （7）宴客的餽饌過多。
- （8）三姑六婆。

(9) 後母。

(10) 婦女纏足。

(11) 用算命爲合婚。

(12) 奢侈。

這十二項之中，雖然也有迂腐之談，——如第一、第五、諸項——但有幾條確然是很有見解的觀察。內中最精采的是第十和第十一兩條。第十條說：

吾聞尊處向有婦女纏足之說。始纏之時，其女百般痛苦，撫足哀號，甚至皮腐肉敗，鮮血淋漓。當此之際，夜不成寐，食不下咽，種種疾病，由此而生。小子以爲此女或有不肖，其母不忍置之於死，故以此法治之。誰知係爲美觀而設！若不如此，卽不爲美！試問鼻大者削之使小，額高者削之使平，人必謂爲殘廢之人。何以兩足殘缺，步履艱難，卻又爲美？卽如西子王嬙，皆絕世佳人，彼時又何嘗將其兩足削去一半？况細推其由，與造淫具何異？此聖人之所必誅，

賢者之所不取。

第十一條說：

婚姻一事，關係男女終身，理宜慎重，豈可草草？

既要聯姻，如果品行純正，年

貌相當，門第相對，即屬絕好良姻，何必再去推算……尤可笑的，俗傳女命，北以

屬羊爲劣，南以屬虎爲凶。其說不知何意，至今相沿，殊不可解。人值未年而

生，何至比之於羊？寅年而生，又何至竟變爲虎？且世間懼內之人，未必皆係

屬虎之婦。况鼠好偷竊，蛇最陰毒，那屬鼠屬蛇的，豈皆偷竊陰毒之輩？牛爲

負重之獸，自然莫苦於此；豈丑年所生都是苦命？此皆愚民無知，造此謬論。

往往讀書人亦染此風，殊爲可笑。總之，婚姻一事，若不論門第相對，不管年貌，

相當，惟以合婚爲準，勢必將就勉強從事，雖有極美良姻，亦必當面錯過，以致日

後兒女抱恨終身，追悔無及。爲人父母的，倘能洞察合婚之謬，惟以品行年貌

門第爲重，至於富貴壽考，亦惟聽之天命，卽日後別有不虞，此心亦可對住兒女。

兒女似亦無怨了。

這兩項都是婦女問題的重要部分；我們在這裏已可看出李汝珍對於婦女問題的熱心了。

大凡寫一個社會問題，有抽象的寫法，有具體的寫法。抽象的寫法只是直截指出一

種制度的弊病，和如何救濟的方法。君子國裏的談話，便是這種寫法，正如牧師講道，又如

教官講聖諭廣訓，扯長了面孔講道理，全沒有文學的趣味，所以不能深入人心。李汝珍對

於女子問題，若單有君子國那樣乾燥枯寂的討論，就不能算是一個文學家了。鏡花緣裏

最精采的部分是女兒國一大段。這一大段的宗旨只是要用文學的技術，談諧的風味，極

力描寫女子所受的不平等的、慘酷的、不人道的待遇。這個女兒國是李汝珍理想中給世

間女子出氣伸冤的烏託邦。在這國裏，

歷來本有男子，也是男女配合，與我們一樣。其所異於人的，男子反穿衣裙，

作爲婦人，以治內事；女子反穿靴帽，作爲男人，以治外事。

唐敖看了那些男人，說道：

九公，你看他們原是好好婦人，卻要裝作男人，可謂矯揉造作了。

多九公笑道：

「唐兄，你是這等說。」

只怕他們看見我們，也說我們放着好好婦人不做，卻矯

揉造作，充作男人哩。

唐敖點頭道：

九公此話不錯。俗語說的，習慣成自然。我們看他們雖覺異樣，無如他們

自古如此，他們看見我們，自然也以我們爲非。

這是李汝珍對於婦女問題的根。本見解。今日男尊女卑的狀況，並沒有自然的根。據。只不過是『自古如此』的『矯揉造作』。久久變成『自然』了。

請看女兒國裏的婦人：

那邊有個小戶人家，門內坐着一個中年婦人，一頭青絲黑髮，油搽的雪亮，真可滑倒蒼蠅；頭上梳一盤龍鬚兒，鬢旁許多珠翠，真是耀花人眼睛；耳墜八寶金

環，身穿玫瑰紫的長衫，下穿葱綠裙兒；裙下露着小小金蓮，穿一雙大紅繡鞋，剛只得三寸；伸着一雙玉手，十指尖尖，在那裏繡花；一雙盈盈秀目，兩道高高蛾眉，面上許多脂粉；再朝嘴上一看，原來一部鬚鬚，是個絡腮鬚子。

這位絡腮鬚子的美人，望見了唐敖多九公，大聲喊道：

‘你面上有鬚，明明是個婦人，你卻穿衣戴帽，混充男人。你也不管男女混雜。你明雖偷看婦女，你其實要偷看男人。’你這臊貨，你去照照鏡子，你把本來面目都忘了。你這蹄子也不怕羞！你今日幸虧遇見老娘，你若遇見別人，把你當作男人偷看婦女，只怕打個半死哩！

以上寫『矯揉造作』的一條原理，雖近於具體的寫法，究竟還帶一點抽象性質。第三十三回寫林之洋選作王妃的一大段，方才是富於文學趣味的具體描寫法。那天早晨，
林之洋說道：

幸虧俺生中原。若生這裏，也教俺纏足，那才坑死人哩。

那天下午，果然就『請君入甕』。女兒國的國王看中了他，把他關在宮裏，封他爲王妃。

早有宮娥預備香湯，替他洗浴，換了襖褲，穿了衫裙，把那一雙大金蓮暫且穿了綾襪，頭上梳了鬆兒，搽了許多頭油，戴上鳳釵，搽了一臉香粉，又把嘴唇染的通紅，手上戴了戒指，腕上戴了金鐲，把牀帳安了，請林之洋上坐。

這是『矯揉造作』的第一步。第二步是穿耳。

幾個中年宮娥走來，都是身高體壯，滿嘴鬚鬚。內中一個白鬚宮娥，手擎針線，走到牀前跪下道：『稟娘娘，奉命穿耳。』早有四個宮娥上來，緊緊扶住。那白鬚宮娥上前，先把右耳用指將那穿針之處碾了幾碾，登時一針穿過。林之洋大叫一聲『痛殺俺了！』望後一仰，幸虧宮娥扶住。又把左耳用手碾了幾碾，也是一針直過。林之洋只痛的喊叫連聲。兩耳穿過，用些鉛粉塗上，揉了幾揉，戴了一副八寶金環。白鬚宮娥把事辦畢退去。

第三步是纏足。

接着，有個黑鬚宮人，手擎一疋白綾，也向牀前跪下道：『稟娘娘，奉命纏足。』又上來兩個宮娥，都跪在地下，扶住金蓮，把綾襪脫去。那黑鬚宮娥取了一個矮凳，坐在下面，將白綾從中撕開，先把林之洋右足放在自己膝蓋上，用些白礬灑在腳縫內，將五個腳指緊緊靠在一處，又將脚面用力曲作彎弓一般，即用白綾纏裹。纔纏了兩層，就有宮娥擎着針線上來密密縫口。一面狼纏，一面密縫。林之洋身旁既有四個宮娥緊緊靠定，又被兩個宮娥把脚扶住，絲毫不能轉動。及至纏完，只覺脚上如炭火燒的一般，陣陣疼痛，不覺一陣心酸，放聲大哭道：『坑死俺了！』兩足纏過，衆宮娥草草做了一雙軟底大紅鞋替他穿上。林之洋哭了多時。

林之洋一切女兒一樣，起初也想反抗。他就把裹脚解放了，爽快了一夜。次日，他可免不掉反抗的刑罰了。一個保母走上來，跪下道：『王妃不遵約束，奉命打肉。』

林之洋看了，原來是個長鬚婦人，手捧一塊竹板，約有三寸寬，八尺長，不覺吃

了一嚇道：『怎麼叫作打肉？』只見保母手下四個徽鬚婦人，一個個膀闊腰粗，走上前來，不由分說，輕輕拖翻褪下中衣。保母手舉竹板，一起一落，竟向屁股大腿一路打去。林之洋喊叫連聲，痛不可忍。剛打五板，業已肉綻皮開，血

『打肉』之後，

林之洋兩隻金蓮被衆宮人今日也纏，明日也纏，並用藥水薰洗，未及半月，已將脚面彎曲，折作凹段，十指俱已腐爛，日日鮮血淋漓。

他——她——實在忍不住了，又想反抗了，又把裏脚的白綾亂扯去了。這一回的懲罰是：『王妃不遵約束，不肯纏足，即將其足倒掛梁上。』

林之洋此時已將生死付之度外，卽向衆宮娥道：『你們快些動手，越教俺早死，俺越感激。只求越快越好。』於是隨着衆人擺佈。

好一個反抗專制的革命黨！然而——

誰知剛把兩足用繩纏緊，已是痛上加痛。及至將足吊起，身子懸空，只覺眼中金星亂冒，滿頭昏暈，發時疼的冷汗直流，兩腿酸麻。只得咬牙忍痛，閉口合眼，只等早氣斷身亡，就可免了零碎吃苦。弔了片時，不但不死，並且越吊越覺明白，兩足就如刀割針刺一般，十分痛苦。咬定牙關，左忍右忍，那裏忍得住！不因不由，殺豬一般，喊叫起來，只求國王饒命。保母隨即啓奏，放了下來。從此只得耐心忍痛，隨着衆人，不敢違拗。衆宮娥知他畏懼，到了纏足時，只圖早見功效，好討國王歡喜，更是不顧死活，用力狠纏。屢次要尋自盡，無奈衆人日夜隄防，真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不知不覺，那足上腐爛的肌肉都已變成膿水，業已流盡，只剩幾根枯骨，兩足甚覺瘦小。

一個平常中國女兒十幾年的苦痛，縮緊成幾十天的工夫，居然大功告成了！
林之洋在女兒國御設的『矯揉造作速成科』畢業之後，

到了吉期，衆宮娥都絕早起來，替他開臉梳裹，搽脂抹粉，更比往日加倍殷勤。

那雙金蓮雖覺微長，但纏的彎彎，下面襪了高底，穿着雙大紅鳳頭鞋，卻也不大不小。身上穿了蟒衫，頭上戴了鳳冠，渾身玉佩叮噹，滿面香氣撲人，雖非國色天香，卻是嬈嬈婷婷。

不多時，有幾個宮人執珠燈，走來跪下道：『吉時已到，請娘娘先升正殿，伺候國主散朝，以便行禮進宮。就請升輿。』林之洋聽了，倒像頭頂上打了一個霹靂，只覺耳中響的一聲，早把魂靈嚇的飛出去了。衆宮娥不由分說，一齊攙扶下樓，上了鳳輿，無數宮人簇擁來到正殿。國王業已散朝，裏面燈燭輝煌。衆宮人攙扶林之洋顛顛巍巍如鮮花一枝，走到國王面前，只得彎着腰兒拉着袖兒，深深萬福叩拜。

幾十天的「矯揉造作」，居然使一個天朝上國的堂堂男子，向那女兒國的國王，顛顛巍巍地「彎着腰兒拉着袖兒，深深萬福叩拜」了！

幾千年來，中國的婦女問題，沒有一人能寫的這樣深刻，這樣忠厚，這樣怨而不怒。

花綠裏的女兒國一段是永遠不朽的文學。

女兒國唐敖治河一大段，也是寓言，含有社會的、政治的意義。請看唐敖說那處河道的
情形：

以彼處形勢而論，兩邊堤岸高如山陵，而河身既高且淺，形像如盤，受水無多，以至爲患。道總是水大之時，惟恐衝決漫溢，且顧目前之急，不是築堤，就是培岸。及至水小，並不預爲設法挑挖疏通。到了水勢略大，又復培壅，以致年復一年，河身日見其高。若以目前形狀而論，就如以浴盆置於屋脊之上，一經漫溢，以高臨下，四處皆爲受水之區，平地卽成澤國。若要安穩，必須將這浴盆埋在地中，盆低地高，既不畏其衝決，再加處處深挑，以盤形變成釜形。受水既多，自然可免漫溢之患了。

這裏句句都含有雙關的意義，都是暗指一個短見的社會或短見的國家，只會用『築堤』

「培岸」的方法來壓制人民的能力，全不曉得一個「疏」字的根本救濟法。李汝珍說的雖然很含蓄，但他有時也很明顯：

多九公道：「治河既如此之易，難道他們國中就未想到麼？」唐敖道：「昨日九公上船安慰他們，我喚了兩個人役細細訪問。此地向來銅鐵甚少，兼且禁用利器，以杜謀爲不軌。國中所用，大約竹刀居多。惟富家間用銀刀，亦甚希罕。所有挑河器具一概不知……」

這不是明明的一個秦始皇的國家嗎？他又怕我們輕輕放過這一點，所以又用談諧的寫法，叫人不容易忘記：

多九公道：「原來此地銅鐵甚少，禁用利器。怪不得此處藥店所掛招牌，俱寫「咬片」「咀片」。我想好好藥品，自應切片，怎麼倒用牙咬。腌臢姑且不論，豈非舍易求難麼？老夫正疑此字用的不解。今聽唐兄之言，無怪要用牙咬了……」

請問讀者，如果著者沒有政治的意義，他爲什麼要在女兒國裏寫這種壓制的政策？女兒國的女子，把男子壓伏了，把他們的腳纏小了，又恐怕他們造反，所以把一切利器都禁止使用，『以杜謀爲不軌』。這是何等明顯的意義！

女兒國是李汝珍理想中女權伸張的一個烏託邦，那是無可疑的。但他又寫出一個黑齒國，那又是他理想中女子教育發達的一個烏託邦了。

黑齒國的人是很醜陋的；

其人不但通身如墨，連牙齒也是黑的。再加一點朱唇，兩道紅眉，一身黑衣，

其黑更覺無比。

然而黑齒國的教育制度，卻與衆不同。唐敖多九公一上岸，便看見一所『女學塾』。據那裏的先生說：

至做鄉考試歷來雖無女科，向有舊例，每到十餘年，國母卽有觀風盛典。凡

有能文處女，俱准赴試，以文之優劣，定以等第，或賜才女匾額，或賜冠帶榮身，或封其父母，或榮及翁姑，乃吾鄉勝事。因此，凡生女之家，到了四五歲，無論貧富，莫不送塾攻書，以備赴試。

再聽林之洋說：

俺因他們臉上比炭還黑，俺就帶了脂粉上來。那知這些女人因擦脂粉，反覺醜陋，都不肯買，倒是要買書的甚多。俺因女人不買脂粉，倒要買書，不知甚意；細細打聽，纔知道裏向來分別貴賤，就在幾本書上。

他們風俗，無論貧富，都以才學高的爲貴，不該書的爲賤。就是女人也是這樣。到了年紀略大，有了才名，方有人求親。若無才學，就是生在大戶人家，也無人同他配婚。因此，他們國中不論男女，自幼都要讀書。

這是不是一個女學發達的烏託邦？李汝珍要我們特別注意這個烏託邦，所以特別描寫兩個黑齒國的女子，亭亭和紅紅，把天朝來的那位多九公考的「目瞪口呆」、「面上紅一

陣白一陣，頭上只管出汗。」那女學堂的老先生，是個穩子，不會聽見他們的談論，只當多九公怕熱，拿出汗巾來替他揩汗，說道：

斗室屈尊，致令大賢受熱，殊抱不安。但汗爲人之津液，也須忍耐少出纔好。大約大賢素日喜喫麻黃，所以如此。今出這場痛汗，雖痢瘡之症，可以放心，以後如麻黃發汗之物，究以少喫爲是。

後來，多九公們好不容易逃出了這兩個女學生的重圍，唐敖說道：

小弟約九公上來，原想着他國人生的怎樣醜陋。誰知只顧談文，他們面上好醜我們還未看明，今倒被他們先把我腹中醜處看去了。

這樣，恭維黑齒國的兩個女子，只是著者要我們注意那提倡女子教育的烏託邦。

李汝珍又在一個很奇怪的背景裏，提出一個很重大的婦女問題：他在兩面國的強盜山寨裏，提出男女貞操的『兩面標準』（Double standard）的問題。兩面國的人，『個個

頭戴浩然巾，都把腦後遮住，只露一張正面；」那浩然巾的底下卻另「藏着一張惡臉，鼠眼鷹鼻，滿面橫肉。」（第二十五回）他們見了穿綢衫的人，也會「和顏悅色，滿面謙恭；」見了穿破布衫的人，便「陡然變了樣子，臉上的笑容也收了，謙恭也免了。」（第二十五回）這就是一種「兩面標準。」然而最慘酷的「兩面標準」却在男女貞操問題的裏面。男子期望妻子守貞操，而自己却可以納妾嫖娼；男子多妻是禮法許可的，而婦人多夫却是絕大罪惡；婦人和別的男子有愛情，自己的丈夫若寬恕了他們，社會上便要給他「烏龜」的尊號；然而丈夫納妾，妻子卻「應該」寬恕不妬，妬是婦人的惡德，社會上便要給他「妬婦」「母夜叉」等等尊號。這叫做「兩面標準的貞操。」在中國古史上，這個問題也曾有人提起，例如謝安的夫人說的「周婆制禮。」和李汝珍同時的大學者俞正燮，也曾指出「妬非婦人惡德。」但三千年的議禮的大家，沒有一個人能有李汝珍那樣明白爽快的。鏡花緣第五十一回裏，那兩面國的強盜想收唐閨臣等作妾，因此觸動了他的押案夫人大怒。這位夫人把他的丈夫打了四十大板，還數他的罪狀道：

既如此，爲何一心只想討妾？假如我要討個男妾，日日把你冷淡，你可歡喜你們作男子的，在貧賤時，原也講些倫常之道。一經轉到富貴場中，就生出許多炎涼樣子，把本來面目都忘了；不獨疏親慢友，種種驕傲，並將糟糠之情也置度外。這真是強盜行爲，已該碎屍萬段。你還只想置妾，那裏有個忠恕之道？我不打你，別的我只打你，只有己不知有人。把你打的驕傲全無，心裏冒出一個忠恕來，我纔甘心。今日打過，嗣後我也不來管你。總而言之，你不討妾則已，若要討妾，必須替我先討男妾，我纔依哩。我這男妾，古人叫作『面首』。

面哩，取其貌美；首哩，取其髮美。這個典故，並非是我杜撰，自古就有了。

讀者應該記得，這一大段訓詞，是對着那兩面國的強盜說的。在李汝珍的眼裏，凡一切『只知有己，不知有人』的男子，都是強盜，都是兩面國的強盜，都應該『碎屍萬段』，都應該被他們的夫人『打的驕傲全無，心裏冒出一點忠恕來』——什麼叫做『忠恕之道』？推己及人，用一個單純的貞操標準，男所不欲，勿施於女；所惡於妻，毋以取於夫。這叫做『忠』。

怨之道！

然而女學與女權，在我們這個「天朝上國」實在不容易尋出歷史制度上的根據。李汝珍不得已，只得從三千年的歷史上挑出武則天的十五年（六九〇—七〇五）做他的歷史背景。三千年的歷史上，女后垂簾聽政的確然不少，然而婦人不假借兒子的名義，獨立做女皇帝的，却只有呂后與武后兩個人。呂后本是一個沒有學識的婦人，他的政治也實在不足稱道。武則天却不然，他是一個有文學天才並且有政治手腕的婦人，他的十幾年的政治，雖然受了許多腐儒的誣謗，究竟要算唐朝的治世。他能提倡文學，他能提倡美術，他能賞識人才，他能使一班文人政客拜倒在他的旄旌之下。李汝珍抓住了這一個正式的女皇帝，大胆的把正史和野史上一切污穢武則天人格的謠言都掃的乾乾淨淨。鏡花緣裏對於武則天，只有褒詞而無謗語。這是李汝珍的過人卓識。

李汝珍明明是借武則天皇帝來替中國女子出氣的。所以他在第四十回，極力描寫

他對於婦女的德政。他寫的那十二條恩旨是：

(1) 旌表賢孝的婦女。

(2) 旌獎「悌」的婦女。

(3) 旌表貞節。

(4) 賞賜高壽的婦女。

(5) 「太后因大內宮娥，拋離父母，長處深宮，最爲淒涼，今命查明，凡入宮五年者，概行釋放，聽其父母自行擇配。嗣後採選擇放，均以五年爲期。其內外軍民人等，凡侍婢年二十以外，尙未婚配者，令其父母領回爲之婚配。如無父母親族，卽令其主代爲擇配。」

(6) 推廣「養老」之法，「命天下郡縣設造養媪院。凡婦人四旬以外，衣食無出，或殘病衰頹，貧無所歸者，准其報名入院，官爲養贍，以終其身。」

(7) 「太后因貧家幼女，或因衣食缺乏，貧不能育，或因疾病纏綿，醫藥無

出，非棄之道旁，卽送入尼庵，或賣爲女優，種種苦况，甚爲可憐，今命郡縣設造育女堂。凡幼女自襁褓以至十數歲者，無論疾病殘廢，如貧不能育，准其送堂，派令乳母看養。有願領回撫養者，亦聽其便。其堂內所育各女，候年至二旬，每名酌給粧資，官爲婚配。」

(8) 『太后因婦人一生衣食莫不倚於其夫，其有夫死而孀居者，既無丈夫衣食可恃，形隻影單，飢寒誰恤？今命查勘，凡嫠婦苦志守節，家道貧寒者，無論有無子女，按月酌給薪水之資，以養其身。』

(9) 『太后因古禮女子二十而嫁，貧寒之家往往二旬以外尙未議婚，甚至父母因無力粧奩，貪圖微利，或售爲侍妾，或賣爲優娼，最爲可憫，今命查勘，如女年二十，其家實係貧寒無力，粧奩不能婚配者，酌給粧奩之資，卽行婚配。』

(10) 『太后因婦人所患各症，如經癸帶下各疾，其症尙緩，至胎前產後，以及難產各症，不獨刻不容緩，並且兩命攸關，故孫真人著千金方，特以婦人爲首，

蓋卽易基乾坤，詩首關雎之義，其事豈容忽略？無如貧寒之家，一經患此，既無延醫之力，又乏買藥之資，稍爲耽延，遂至不救。婦人由此而死者，不知凡幾。亟應廣沛殊恩，命天下郡縣延訪名醫，各按地界遠近，設立女科，並發御醫所進經驗各方，配合藥料，按症施捨。」

(11) (略)

(12) (略)

這十二條之中，如(5)(7)(10)都是很重要的建議。第十條特別注重女科的醫藥，尤其是向來所未有的特識。

但李汝珍又要叫武則天創辦男女平等的選舉制度。注意，我說的是選舉制度，不單是一個兩個女扮男裝的女才子混入舉子隊裏考取一名科第。李汝珍的特識在於要求一種制度，使女子可以同男子一樣用文學考取科第。中國歷史上並不是沒有上官婉兒和李易安，只是缺乏一種正式的女子教育制度；並不是沒有木蘭和秦良玉，呂雉和武則天。

只是缺乏一種正式的女子參政制度。一種女子選舉制度，一方面可提倡女子教育，一方面可引到女子參政。所以李汝珍在黑齒國說的也是一種制度，在武則天治下說的也只是一種制度。這真是大膽而超卓的見解。

他擬的女子選舉制度，也有十二條，節鈔於下：

(1) 考試先由州縣考取，造冊送郡。郡考中式，始與部試。部試中式，始與殿試……

(2) 縣考取中，賜文學秀女匾額，准其郡考。郡考取中，賜文學淑女匾額，准其部試。部試取中，賜文學才女匾額，准其殿試。殿試名列一等，賞女學士之職，二等賞女博士之職，三等賞女儒士之職，俱赴紅文宴，准其年支俸祿。其有情願內廷供奉者，俟試俸一年，量材擢用……

(3) 殿試一等者，其父母翁姑及本夫如有官職在五品以上，各加品服一級。在五品以下，俱加四品服色。如無官職，賜五品服色祭身。二等者賜六

品服色，三等者賜七品服色。餘照一等之例，各爲區別，女悉如之。

(5) 試題，自郡縣以至殿試，俱照士子之例，試以詩賦，以歸體制。(因爲唐朝試用詩賦)

(6) 凡郡考取中，女及夫家，均免徭役。其赴部試者，俱按程途遠近，賜以路費。

但最重要的宣言，還在那十二條規例前面的諭旨：

大周金輪皇帝制曰：朕惟天地英華，原不擇人而畀。帝王輔翼，何妨破格而求？丈夫而擅詞章，固重圭璋之品；女子而嫻文藝，亦增蘋藻之光。我國家儲才爲重，歷聖相符；朕受命維新，求賢若渴。闕門顧俊，桃李已屬春官；內則遴才，科第尙遺閨秀。郎君旣膺鸞薦，女史未遂鵬飛，奚見選舉之公，難語人才之盛。昔帝典將墜，伏生之女傳經；漢書未成，世叔之妻續史。講藝則紗幮綾帳，博雅稱名；吟詩則柳絮椒花，清新獨步。羣推翹秀，古今歷重名媛。慎選賢能，閨閣宜

彰曠典。况今日靈秀不鍾於男子，貞吉久屬於坤元。陰教咸仰敷文，才藻益徵競美。是用博諮羣議，創立新科。於聖歷三年，命禮部諸臣特開女試……從此珊瑚在網，文博士本出宮中。玉尺量才，女相如豈遺苑外？不煥新猷，聿

昭盛事。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前面說『天地英華，原不擇人而畀』後面又說『况今日靈秀不鍾於男子』（此是用陸象山的門人的話，這是很明顯的指出男女在天賦的本能上原沒有什麼不平等。所以又說『郎君既膺鶚薦，女史未遂鵬飛，奚見選舉之公，難語人才之盛』這種制度便是李汝珍對於婦女問題的總解決。

有人說『這話未免太恭維李汝珍了。李汝珍主張開女科，也許是中了幾千年科舉的遺毒，也許仍是才子狀元的鄙陋見解。不過把舉人進士的名稱改作淑女才女罷了。用科舉虛榮心來鼓勵女子，算不得解決婦女問題。』

這話固也有幾分道理。但平心靜氣的讀者，如果細讀了黑齒國的兩回，便可以知道

李汝珍要提倡的並不單是科第，乃是學問。李汝珍也深知科舉教育的流毒，所以他寫漱士國（第二三四回）極端崇拜科舉，「凡庶民素未考試的，謂之遊民」——而結果弄的酸氣遍於國中，酒保也帶着儒巾，戴着眼鏡，嘴裏哼着之乎者也！然而他也承認科舉的教育究竟比全無教育好的多多，所以他說漱士國的人：

自幼莫不讀書。雖不能身穿藍衫，名列膠庠，只要博得一領青衫，戴個儒巾，得列名教之中，不在游民之內。從此讀書上進固妙，如或不能，或農或工，亦可各安事業了。

人人「自幼莫不讀書」即是普及教育！他的最低限度的效能是：

讀書者甚多，書能變化氣質；遵着聖賢之教，那爲非作歹的，究竟少了。

況且在李汝珍的眼裏，科舉不必限於詩賦，更不必限於八股。他在漱士國裏曾指出：「試考之例，各有不同。或以通經，或以明史，或以詞賦，或以詩文，或以策論，或以書啓，或以樂律，或以音韻，或以刑法，或以曆算，或以書畫，或以醫卜，要精通其

一、皆可取得一頂頭巾一領青衫。若要上進，卻非能文不可。至於藍衫，亦非能文不可得。

這豈是熱中陋儒的見解？

況且我在上文會指出，女子選舉的制度，一方面可以提倡女子教育，一方面可以引到女子參政。關於女子教育一層，有黑齒國作例，不消說了。關於參政一層，李汝珍在一百年前究竟還不敢作澈底的主張，所以武則天皇帝的女科規例裏，關於及第的才女的出身，偏重虛榮與封贈，而不明言政權，至多只說『其有情願內廷供奉者，俟試俸一年，量才擢用。』內廷供奉究竟還是文學侍從之官，不能算是澈底的女子參政。

然而我們也不能說李汝珍沒有女子參政的意思在他的心裏。何以見得呢？我們

看他於一百個才女之中，特別提出陰若花黎紅紅盧亭亭枝蘭音四個女子；他在後半部裏尤其處處優待陰若花，讓他回女兒國做國王，其餘三人都做他的大臣。最可注意的是他們臨行時亭亭的演說：

亭亭正色道：「……愚姊志豈在此？我之所以歡喜者，有個緣故。我同他們三位，或居天朝，或回本國，無非庸庸碌碌虛度一生。今日忽奉太后勅旨，伴送若花姊姊回國，正是千載難逢際遇。將來若花姊姊做了國王，我們同心協力，各矢忠誠，或定禮制樂，或興利剔弊，或除暴安良，或舉賢去佞，或敬慎刑名，或留心案牘，扶佐他做一國賢君，自己也落個女名臣的美號。日後史冊流芳，豈非千秋佳話……」

這。是。不。是。女。子。參。政？

三千年的歷史上，沒有一個人會大膽的提出婦女問題的各個方面來作公平的討論。直到十九世紀的初年，才出了這個多才多藝的李汝珍，費了十幾年的精力來提出這個極重大的問題。他把這個問題的各方面都大膽的提出虛心的討論，審慎的建議。他的女兒國一大段將來一定要成爲世界女權史上的一篇永永不朽的大文；他對於女子貞操，女

子。教。育。女。子。選。舉。等。等。問。題。的。見。解。將。來。一。定。要。在。中。國。女。權。史。上。佔。一。個。很。光。榮。的。位。置。這。是。我。對。於。鏡。花。緣。的。預。言。也。許。我。和。今。日。的。讀。者。還。可。以。看。見。這。一。日。的。實。現。

十二年，二月至五月，陸續草完。

原序

班志稱小說家流出於稗官，如淳注謂王者欲知閭巷風俗，立稗官使稱說之。此古義也。乃坊肆所行雜書，妄題爲第幾才子，其所描寫不過渾敦窮奇面目，卽或闡揚盛節，點綴閒情，又類土飯塵羹，味同嚼蠟。余嘗目爲不才子，似非過論。昔王臨川答曾南豐書，謂小說無所不讀，然後能知大體。而續文獻通考經籍一門亦采及琵琶荆釵，豈非以其言孝言忠，宜雅正人心，厚風俗，合於古者稗官之義哉。

鏡花緣一書，迺北平李子松石以十數年之力成之，觀者咸謂有益風化。惜向無鐫本，傳鈔既久，魯魚滋甚。近有同志輯而付之梨棗。是書無一字拾他人牙慧，無一處落前人窠臼，枕經靡史，子秀集華，兼貫九流，旁涉百戲，聰明絕世，異境天開。卽飲程鄉千里之酒，而手此一編，定能驅遣睡魔，雖包孝肅笑比河清，讀之必當噴飯。綜其體要，語近滑稽而意主

勸善；且津逮淵富，足裨見聞。昔人稱其正不入腐，奇不入幻，另具一副手眼，另出一種筆墨，爲虞初九百中獨開生面，雅俗共賞之作，知言哉！輒述此語以質之天下真才子，喜讀是書者。

海州許喬林石華撰。

王序

鏡花緣一書，雖爲小說家流，而兼才人學人之能事者也。人或詆其食古不化者，要不足病。觀其學問之淵博，攷據之精詳，搜羅之富有，於聲韻訓詁，歷算輿圖諸書，無不涉歷一周，時流露於筆墨間，閱者勿以說部觀，作異書觀，亦無不可。顧宜於雅人者，未必宜於俗人。閱至攷古論學，娓娓不休，恐如聽古樂倦而思睡；則卷中若唐放僭多九公林之洋周遊各國，所遇多怪怪奇奇，妙解人頤，談諧譏肆，玩世嘲人，揣摩畢肖，口吻如生，又足令閱者拍案稱絕。此真未易才也。竊謂熟讀此書，於席間可應專對之選，與他說部之但敘俗情，尤無故實者，奚翅上下牀之別哉。

聞嘗論之，唐武舉以一女子而奔走天下士，其才固亙古今而無對，宜其人之於無雙譜。

中。意其時必有閨闈之英，爲之黼黻隆平，贊襄政事者，當不止上官婉兒一人，乃並無聞焉。
唐閨臣諸才女應運而生，雖由作者意想所及，憑空幻造，然揆之於理，亦有可通。天之生人，陰陽對待，男女並重，巾幗之勝於須眉者，豈少也哉。特世無才女一科，故皆湮沒而無聞耳。
武如木蘭，文如崇嘏，久已膾炙人口。歷觀紀載，其奇特足傳者，固難以更僕數。婦德，婦言，婦容，婦工四者，本所不廢；自道學之說興，乃謂女子無才便足爲德，而閨閣少雋才矣。夫書也者，足以陶冶性情，增脩德行，何於女子而獨不。所謂婦言者，卽識字知書之謂也。乃以後世頭巾學究之迂見，而廢古聖賢所相傳，誠所不解矣。因諸才女一時文學之盛，暢論於之。質諸作者，作者必曰：『先生所論，實獲我心！』

光緒十有四年，春王正月，王韜序。

題詞

孫吉昌 詠齋

(一)

造物之奇巧，斯人盡得之。天付數寸管，揮灑無不宜。意蕊紛滿紙，心花開四時。洋洋千萬言，首尾貫以絲。稗官與小說，紛出若路歧。汗牛且充棟，指瑕難掩疵。此編二十卷，一覽無參差。不拾人唾餘，壓輦抽祕思。獨開真面目，逼肖古鬚眉。兼令願見者，如針之引磁。有如古訓語，詰屈而崎嶇。有如古諺詠，光怪而樸嫗。有如山海經，舉目逢魑魍。有如職方志，跬步識險巇。有如朝貢圖，丹陛集四夷。有如搜神記，古冢拜野狸。有如南山豹，隱霧而留皮。有如東海鼈，躍浪而揚鱗。恬退如老子，幽怨如楚詞。寄託如蒙叟，風雅如邱遲。忽如初春月，瘦影生羅幃。忽如盛夏雨，新涼落酒卮。忽如秋曉花，濃濃濃密滋。忽如冬暮雪，莽莽長風吹。疾如出瓶鵲，一瞥不可追。快如下坂馬，千里不可羈。靜

如古寺僧，禪突忘浙炊。怨如孤舟婦，愁眠懶櫛施。豔如曲江頭，忽見楊家姨。爭妍而逞媚，采入風人詩。猛如鐵幢浦，壯氣遏子胥。萬鏃迴怒潮，笑煞弄潮兒。其猛也如虎，其銳也如聲。其苦也如茶，其甘也如飴。肥如九月蟹，鮮如四月鮭。眩如登絕巘，悄如入古祠。牽情如葦菜，媚舌如蛤蜊。甜脆如玉笋，芳潔如楚離。其筆用全力，如縛五色獅。其文回古錦，如蟠千歲螭。其偶作細語，嗚嗚兒女私。其故作大言，巍巍廊廟儀。其尊崇之概，鳳闕而龍墀。峨峨列九鼎，榮榮罍小齋。其瀟灑之致，茅屋而竹籬。泥塗比軒冕，嘯傲輕皇羲。其變幻不測，如佛在須彌。彈指現樓閣，世界皆琉璃。其奇偉悲壯，如將在邊陲。平沙列萬帳，號令驚偏裨。其技之小者，書畫而琴棋。瑣事及星卜，賤役至巫醫。其學之大者，天地隨指揮。象緯俯可數，斗杓仰可持。可使人忘倦，可使人忘飢。可使人起舞，可使人解頤。雅俗共歎賞，遐邇無誹訾。

咄咄北平子，文采何陸離！生有此異質，乃不擁皋比。歌詠頌昇平，清聲誇鳳池。不學班生，投此囊中錐。虎頭飛食肉，斬將還搴旗。乃不作高隱，丰采傲霜姿。悠然對南山，微

醉拈吟髭。乃不爲大賈，坐擁百萬貲，蜀船與楚舶，檢點淮南資。乃不求神仙，商山采紫芝，服藥常壽考，免作被繡犧。而乃不得意，形骸將就衰，耕無負郭田，老大仍驅飢。可憐十數載，筆硯空相隨，頻年甘兀兀，終日惟孳孳。心血用幾竭，此身忘困疲。聊以耗壯心，休言作者痴。窮愁始著書，其志良足悲。有心弄狡獪，無意成歎噫。不失勸懲旨，絕無淫冶辭。古今小說家，應無過於斯。謂之集大成，此語不我欺。

傳鈔紙已貴，今既付闕劄，不脛且萬里，堪作稗官師。從此堪自慰，已爲世所推。試問把卷客，知否香沁脾。但恐宮人載，得之徒刈葵。皎月入明鏡，好花多繁枝。鏡花本空相，悟徹心無礙。有因必有緣，緣偶因乃奇。拈毫寄深意，其意欲何爲。憑空結蜃沫，蜃沫黏蛟螭。只可撞以筵，不能測以蠡。經營更慘淡，推敲復喔咿。豈僅三易稿，此情當告誰。

我昔讀未半，掩卷雙淚垂。今得見全豹，寒夜不停披。悲喜頃刻集，情久爲之移。一書彙百種，方矩而圓規。百讀百不厭，笑口常怡怡。江梅初破萼，小折供碧瓷。紙窗一痕月，春色來相窺。誰言作者心，只有明鏡知。

(二)

木之奇者莫若松，根柯夭矯如遊龍。有時倒挂一千尺，斜陽掩映青芙蓉。我入黃山

曾日觀，雨餘翠滴天都峯。長風獵獵振萬壑，濤聲怒捲蒼煙濃。

山之怪者莫如石，薜荔爲衣千載碧。山頭高插日輪紅，洞口橫遮水簾白。自憐瘦到

秋有魂，誰信清留月之魄。屹然砥柱立中流，萬丈洪濤巨靈擘。

松因石怪松更奇，根盤石罅多虬枝。扶蘇影動怒虬舞，糾結根絡欹石危。松或化石

有鱗皴，石或化松無枝垂。搖風蔭月經幾載，忽憶上古無人時。

石得松奇石逾怪，昂然不屑米顛拜。箕踞突兀現佛形，幾點松如瓔珞挂。憶昔秋深

登泰山，松石繞徑不知隘。松石相依信有緣，難償今古詩人債。

須知石怪松奇各有真，無非造物之靈秀，天地之精神。靈秀精神鍾一身，遂爲千古不

朽之傳人。其人清介比水石，節操同松筠，胸懷瀟灑常如春。

老子之後誰繼起，其書直可稱「少子」。落筆颯颯風人松，石奏流泉無此美。鏡花水月結因緣，宛委婀娜搜祕史。讀徧人間記載書，談諧風雅無與比。

心血煎熬二十年，螢窗雪案費鑽研。難投蟻垤時人眼，已壓雞林賈客肩。一時名譽盛都下，「脫帽露頂王公前」。寡和調高同白雪，無倚才大比青蓮。

壯心恥擊漸離筑，燕臺不見黃金築。畫餅虛名最誤人，浮雲富貴同蕉鹿。願作藤蘿松石間，纏綿牽引生幽谷。更得枕流漱石臥烟霞，清香飽吃松花粥。三生石上萬松巔，一笛騎牛過天竺。

是書初成，手香行者曾題百韻詩記其事，附刊卷首，一時傳爲美觀，故同人咸有題詞盛舉。茲以是編出自松石道人之手，復作松石歌一首，與前作洵稱雙璧。爰附二十八字以誌欽佩。

鏡花水月是前身，松石清風不染塵。笑我漆園蝴蝶夢，廿年辛苦作詩人。

劍
花
緣
詞

情田浦承恩識。

校讀後記

(一)我們點讀這部書，在未着手之先，很費了一番工夫來訪求此書的各種版本，很想要得一部離著者時代較近的一種印行本爲底本。無如求之兩年，竟不能得，只得着四種。近五十年中印行的本子。但這四種本子，我們一考其內容，實無大異處，故我們此次只得採用那四種本子中錯字較少的一種爲底本。

(二)本書所採用爲底本的那種本子，雖比較那三個本子錯處少一些，然仍有些顯明的錯誤。我們以能力所及，改掉的地方約近三百處，都是參照那三個本子有證據的修改。間有我們疑爲錯誤，而證據不足，不敢便改的，則仍照原書，不爲妄增一字，或妄刪一字，總期此本爲一種錯誤最少的版本。

(三)書中第四十一回內蘇若蘭織錦迴文璇璣圖的第一圖，各本皆錯：有用三十六字

一行排成二十四行的；有用四十字一行排成二十二行的；有用二十一字一行排成四十一行的；我們現今把他改爲二十九字一行排成二十九行的正方形，再用紅黑藍紫黃五色精印一圖，以合原書『史幽採用五彩顏色標出，分而爲六，合而爲一，內中得詩不計其數』的原式。

(四) 許喬林的序爲鏡花緣原序，今仍重載於此。此外各本尚有麥大鵬洪棣元謝葉梅三序，均是爲謝氏繪像本作的。今繪像既已刪去，諸序也就沒有重載的必要了。王韜一序在三十多年前而能知女子教育的重要，並且明白表示『男女並重』的主張，故可留存，以示一個時代的先進思想。其中間一段專論李氏繪像的，與此本無關，故從刪節。

(五) 原書卷首有題詞，每回之末有評語，很少好的，我們只於題詞中保留孫吉昌兩首可助考證的長詩，其餘的我們都刪去了。

(六) 此書原放點讀到四十回因事告假擱筆，他臨走時要我們接續點讀下去，我們當時尙未敢答應。後以此書出版預告已登出多時，每日來函詢問出書日期的必有數起，我

們無法中止，只得由我和昌之接續點讀。這部書不是一部容易標點的書，我們對於標點又是初次嘗試，這裏面錯誤必多，尙乞讀者指正爲幸！

十二，四，十六，章希呂。

我很感謝我的朋友章希呂和余昌之兩君不拒絕我的誠懇的請求，把我去年（一九二二）點讀了十分之四就因爲精神上萬分痛苦（魂靈不自由）實在打不起興趣一氣點讀完工的鏡花緣接續點讀完畢付印出版了。我遠遠地恭恭敬敬的慶祝他倆試驗的成功！

章余兩君和我用『標點』做信仰對象不止一年半載了，況且他們學識豐富過似我，工作能力強似我，校讀細心勝似我，料定他倆這次試驗的結果一定驚叫讀者諸君不失望而滿意。

江原放。十二，四，十九，晚十時，於南京。

鏡
花
緣
校讀後記

本書所用的標點符號說明

一。表一句的收束。

例：他們鬚鬚總是未出土先就白了。

二，表一頓或一讀。

例：兩個女子，你一言，我一語，把多九公說的臉上青一陣，黃一陣，身如針刺，無計可施。

三；表含有幾個小讀的長讀。

例：不但有緣，而且都有宿緣；因有宿緣，所以來結良緣；因結良緣，不免又續舊緣；因續

舊緣，以致普結衆緣；結了衆緣，然後纔了塵緣。

四：（甲）表冒下文。

例：女有四行：一曰婦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功。

(乙) 表總結上文。

例：只因錦楓姊姊頭一次起了一個雙張，做了一回老相公；第二次補牌又多補一張，又做一回老相公；第三次下家還未起牌，他又多起一張，又做一回老相公；一連做了三回老相公，因此他叫做三公。

五？表疑問。

例：阿父山下何日起身？離船幾日了？阿母阿妹身體可安？

六！(甲) 表驚嘆。

例：怎麼竟有如此奇事！

(乙) 表命令。

例：給我再打二十！

(丙) 表感情的招呼。

例：妹妹！你同我不啻嫡親手足，這個千斤擔子要放在你身上了！

丁) 表希望。

例：如今只好無日無夜趕去，倘改考期，那就好了。

七…… (甲) 表刪節。

例：據小弟看來，他這張真中珠……十一字，內中必藏奧妙。

(乙) 表不完的意思。

例：若是遇了那些負義忘恩之人……

八—— (甲) 表忽轉一個意思。

例：與其請你三本戲，倒不如認輸了；——也罷，我就請你，你說出大家聽聽，學個乖也是好的。

(乙) 表總結上文幾小段。【同四條(乙)例】

(丙) 表夾註的字句。

例：林之洋着了，也有認得的，也有認不得的，——諸如三苗丈夫之類——都向多九公暗

暗諷教一番。

(丁) 在字的左邊，表一切私名。

例：小人國 | 楚 | 林之洋 | 多九公

(戊) 表斷續的語氣。

例：你——你——你受不住，我——我——我又何曾受得住？

在此處了！

今——今——今日這命要送在！

九 『』 (甲) 表直接會話。

例：『是我家父。』

(乙) 表引用詞句的起迄。

例：古人云：『書讀千遍，其義自見。』

(丙) 表特別提出的名詞，句子。

例：『問道於盲』『清腸稻』『馬扁兒』『老元』

鏡
花
緣

本書所用的標點符號說明

鏡花緣目錄

- 第一回……………女魁星北斗垂景象……………老王母西池賜芳筵
- 第二回……………發正言花仙順時令……………定罰約月姊助風狂
- 第三回……………徐英公傳檄起義兵……………駱主簿修書寄良友
- 第四回……………吟雪詩暖閣賭酒……………揮醉筆上苑催花
- 第五回……………俏宮娥戲嘲椴皮樹……………武太后怒貶牡丹花
- 第六回……………乘宰承宣遊上苑……………百花獲譴降紅塵
- 第七回……………小才女月下論文科……………老書生夢中聞善果
- 第八回……………棄鷲塵結伴遊寰海……………覓勝迹窮蹤越遠山
- 第九回……………服肉芝延年益壽……………食朱草入聖超凡

- 第十回……誅大蟲佳人施藥箭……搏奇鳥壯士奮空拳
- 第十一回……觀雅化閒遊君子邦……慕仁風誤入良臣府
- 第十二回……雙宰輔暢談俗弊……兩書生敬服良箴
- 第十三回……美人入海遭羅網……儒士登山失路途
- 第十四回……談壽殛道經聒耳……論窮通路出無腸
- 第十五回……喜相逢師生談故舊……巧遇合賓主結新親
- 第十六回……紫衣女殷勤問字……白髮翁傲慢談文
- 第十七回……因字聲粗談切韻……聞雁唳細問來賓
- 第十八回……關清談幼女講義經……發至論書生尊孟子
- 第十九回……受女辱潛逃黑齒邦……觀民風聯步小人國
- 第二十回……丹桂巖山雞舞鏡……碧梧嶺孔雀開屏
- 第二十一回……逢惡獸唐生被難……施神鎗魏女解圍

- 第二十二回……遇白民儒士聽奇文……觀藥獸武夫發妙論
- 第二十三回……說酸話酒保咬文……講迂談腐儒嚼字
- 第二十四回……唐探花酒樓開善政……徐公子茶肆敘衷情
- 第二十五回……越危垣潛出淑士關……卷曲岸閒遊兩面國
- 第二十六回……遇強梁義女懷德……遭大厄靈魚報恩
- 第二十七回……觀奇形路過翼民郡……談異相道出家隊鄉
- 第二十八回……老書生仗義舞龍泉……小美女銜恩脫虎穴
- 第二十九回……服妙藥幼子回春……傳奇方老翁濟世
- 第三十回……覓蠅頭林郎貨禽鳥……因恙體枝女作螟蛉
- 第三十一回……談字母妙語指迷團……看花燈戲言猜啞謎
- 第三十二回……訪籌算暢遊智佳國……觀豔妝閒步女兒鄉
- 第三十三回……粉面郎纏足受困……長鬚女玩股垂情

- 第三十四回……觀麗人女主定吉期……訪良友老翁得兇信
- 第三十五回……現紅鸞林貴妃應課……揭黃榜唐義士治河
- 第三十六回……佳人喜做東牀婿……壯士愁爲舉案妻
- 第三十七回……新貴妃反本爲男……舊儲子還原作女
- 第三十八回……步玉橋茂林觀鳳舞……穿金戶寶殿聽鸞歌
- 第三十九回……軒轅國諸王祝壽……蓬萊島二老遊山
- 第四十回……入仙山撒手棄凡塵……走瀚海牽腸歸故土
- 第四十一回……觀奇圖喜遇佳文……述御旨欣逢盛典
- 第四十二回……開女試太后頒恩詔……篤親情佳人盼好音
- 第四十三回……因遊戲仙猿露意……念劬勞孝女傷懷
- 第四十四回……小孝女嶺上訪紅葉……老道姑舟中獻瑞草
- 第四十五回……君子國海中逢水怪……丈夫邦嶺下遇山精

- 第四十六回……施慈悲仙子降妖……發慷慨儲君結伴
- 第四十七回……水月村樵夫寄信……鏡花嶺孝女尋親
- 第四十八回……觀碑記默喻仙機……觀圖章徵明妙旨
- 第四十九回……泣紅亭書葉傳佳話……流翠浦寒裳覓舊蹤
- 第五十回……遇難成祥馬能伏虎……逢凶化吉婦可降夫
- 第五十一回……走窮途孝女絕糧……得生路仙姑獻稻
- 第五十二回……談春秋胸羅錦繡……講禮制口吐珠璣
- 第五十三回……論前朝數語分南北……書舊史揮毫貫古今
- 第五十四回……通智慧白猿竊書……顯奇能紅女傳信
- 第五十五回……田氏女細談妙劑……洛冢娃默騰靈籤
- 第五十六回……詣芳鄰姑嫂巧遇……遊瀚海主僕重逢
- 第五十七回……讀血書傷情思舊友……聞凶信仗義訪良朋

- 第五十八回……史將軍隴右失機……宰少女途中得勝
- 第五十九回……洛公子山中避難……史英豪嶺下招兵
- 第六十回……熊大郎途中失要犯……燕小姐堂上宴嘉賓
- 第六十一回……小才女亭內品茶……老總兵園中留客
- 第六十二回……綠香園四美巧相逢……紅文館羣芳小聚會
- 第六十三回……論科場衆女談果報……誤考試十美具公呈
- 第六十四回……賭石硯舅甥鬪趣……猜燈謎姊妹陶情
- 第六十五回……盼佳音虔心問卜……預盛典奉命掄才
- 第六十六回……借飛車國王訪儲子……放黃榜太后考閨才
- 第六十七回……小才女下府謁師……老國舅黃門進表
- 第六十八回……受榮封三孤膺敕命……奉寵召衆美赴華筵
- 第六十九回……百花大聚宗伯府……衆美初臨晚芳園

- 第七十四回……述奇形靈瀟當小帽……談異域酒罇作煙壺
- 第七十一回……觸舊事神往泣紅亭……聯新交情深凝翠館
- 第七十二回……古桐臺五美撫瑤琴……白荒亭八女寫春扇
- 第七十三回……看圍棋姚姝談弈譜……觀馬弔孟女講牌經
- 第七十四回……打雙陸嘉言述前賢……下象棋諧語談故事
- 第七十五回……弄新聲水榭吹簫……隱俏體紗牕聽課
- 第七十六回……講六壬花前闡妙旨……觀四課牖下竊真傳
- 第七十七回……鬥百草全除舊套……對羣花別出新裁
- 第七十八回……運巧思對酒縱諧談……飛舊句當筵行妙分
- 第七十九回……指迷團靈心講射……擅巧技妙算談天
- 第八十回……打燈虎亭中賭畫扇……拋氣毬園內舞花鞋
- 第八十一回……白荒亭董女談詩……凝翠館蘭姑設宴

- 第八十二回……行酒令書句飛雙聲……辯古文字音訛疊韻
- 第八十三回……說大書佐酒爲歡……唱小曲飛觴作樂
- 第八十四回……逞豪興朗吟妙句……發婆心敬誦真經
- 第八十五回……論韻譜冷言譏沈約……引毛詩佳句美莊姜
- 第八十六回……念親情孝女揮淚眼……談本姓侍兒解人頤
- 第八十七回……因舊事遊戲仿楚詞……卽美景談諧編月令
- 第八十八回……借月旦月姊釋前嫌……逞風狂風姨洩舊忿
- 第八十九回……闡元機歷述新詩……溯舊蹟質明往事
- 第九十回……乘酒意醉誦淒涼句……警芳心驚聞慘淡詞
- 第九十一回……拆妙字換杜抽梁……掣牙籤指鹿爲馬
- 第九十二回……論果羸佳人施慧性……辨壺廬婢子具靈心
- 第九十三回……百花仙卽景露禪機……衆才女盡歡結酒令

- 第九十四回……交豔王奉命回故里……女學士思親入仙山
- 第九十五回……因舊恙筵上談醫……結新交庭中舞劍
- 第九十六回……秉忠誠部下起雄兵……施邪術關前擺毒陣
- 第九十七回……仙姑山上指迷團……節度營中解妙旨
- 第九十八回……逞雄心挑戰无火關……啓愆念被圍巴刀陣
- 第九十九回……迷本性將軍遊幻境……發慈心仙子下凡塵
- 第一百回……建奇勳節度還朝……傳大寶中宗復位

鏡
花
緣

目
錄

鏡花緣

第一回

女魁星北斗垂景象

老王母西池賜芳筵

昔曹大家女誠云：『女有四行：一曰婦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功。』此四者，女人之大節而不可無者也。今開卷爲何以班昭女誠作引？蓋此書所載雖關門，村，華彩，瓊女閒情，然如大家所謂四行者，歷歷有人，不惟金玉其質，亦且冰雪爲心，非素箴，何能至此？豈可因事涉杳渺，人有妍媸，一併使之泯滅？故於戲墨，彙爲一編：其賢者彰之，不肖者鄙之；女有爲女，婦有爲婦；常近瑣細，而曲終之奏，要歸於正；淫詞穢語，概所不錄。其中奇本

端。試觀首卷，便知梗概。

且說天下名山，除王母所住崑崙之外，海島中有三座名山：一

洲。都是道路窳遠，其高異常。當日史記曾言這三座山都是神仙聚

記同博物志極言其中珍寶之盛，景致之佳。最可愛的：四時有不謝之花，八
他如仙果，瑞木，嘉穀，祥禾之類，更難枚舉。

內中單講蓬萊山有個薄命巖；巖上有個紅顏洞；洞內有位仙姑，總司天下名花，乃萃芳
之主，名百花仙子，在此修行多年。這日正值三月初三日王母聖誕，正要前去祝壽，有素日
相契的百草仙子來約同赴蟠桃勝會。百花仙子即命女童捧了『百花釀』又約了百果
百穀二位仙子、四位仙姑，各駕雲頭向西方崑崙而來。

行至中途，四面祥雲繚繞，紫霧繽紛。原來都是各洞神仙也去赴會。忽見北斗宮中
現出萬丈紅光，耀人眼目。內有一位星君，跳舞而出，裝束打扮，雖似魁星，而花容月貌，卻是

一位美女，左手執筆，右手執斗，四面紅光圍護，駕着彩雲，也向崑崙去了。

百穀仙人道：『這位星君如此模樣，想來必是魁星夫人。原來魁星竟有渾家，卻也罕見！』

百花仙子道：『魁星既爲神道，豈無匹偶。且神道變幻不測，亦難詳其底細。或者此時下界，別有垂兆，故此星以變相出現，亦未可知。』

百果仙子笑道：『據小仙看來，今日是西王母聖誕，所以魁星特命娘子祝壽，將來到了東王公聖誕，才是魁星親自拜壽哩。但這夫人四面紅光護體，紫霧盤旋，不知是何垂兆。』

百花仙子道：『小仙向聞魁星專司下界人文。近來每見斗宮紅光四射，華彩騰霄，今以變相出現，又復紫氣毫光，徹於天地，如此景象，卜界人文，定卜其盛。奈我輩道行淺薄，不知其兆應在何時何處。』

百草仙子道：『小仙聞海外小蓬萊有一玉碑，上具人文，近日常發光芒，與魁星遙遙相映，大約兆應玉碑之內。』

百花仙子道：『玉碑所載是何人文？我們可能一見？』

百草仙子道：『此碑內寓仙機，現有仙吏把守，須俟數百年後，得遇有緣，方得出現。此時機緣尚早，我們何能驟見？』

時
百花仙子道：『不知小仙與這玉碑可能有緣？可惜我們雖成正果，究係女身，將來即使得觀玉碑人文之盛，其中所載，設或俱是儒生，無一閨秀，我輩豈不減色？』

百草仙子道：『現在魁星既現女像，其爲坤兆無疑。况聞玉碑所放文光，每交午後，或逢雙日，尤其煥彩，較平時迥不相同。以陰陽而論，午後屬陰，雙亦屬陰；文光主才，純陰主女。據這景象，豈但一二閨秀，只怕盡是巾幗奇才哩！』

百花仙子道：『仙姑所見固是；小仙看來，即使所載竟是中幗，設或無緣，不能一見，豈非鏡花水月，終虛所望麼？』

百草仙子道：『這派景象，我們今日既得預觀，豈是無緣？大約日後總有一位聖姐恭逢其盛，此時渺渺茫茫，談也無用。我們且去赴會，何必只管猜這啞謎！』

只見魁星後面又來了四位仙長，形容相貌，與衆不同。第一位，綠面獠牙，綠髮蓋頂，頭戴束髮金箍，身披葱綠道袍；第二位，紅面獠牙，紅髮蓋頂，頭戴束髮金箍，身披朱紅道袍；第三位，黑面獠牙，黑髮蓋頂，頭戴束髮金箍，身披元色道袍；第四位，黃面獠牙，黃髮蓋頂，頭戴束髮金箍，身披杏黃道袍。各人都捧奇珍異寶，也向崑崙進發。

百花仙子道：『這四位仙長，向日雖在蟠桃會中見過，不知卻住那座名山，是何洞主？』
百果仙子道：『那位嘴上無鬚，脖兒長長，臉兒黑黑，行動迂緩，倒像一個假道學，仔細看去，宛似龜形，莫非烏龜大仙麼？』

草仙子道：『仙姑休得取笑。這四位仙長，乃麟鳳龜龍四靈之主；那穿綠袍的，總司天下毛族，乃百獸之主，名百獸大仙；那穿紅袍的，總司天下禽族，乃百鳥之主，名百鳥大仙；那穿黑袍的，總司天下介族，乃百介之主，名百介大仙；那穿黃袍的，總司天下鱗族，乃百鱗之主，名百鱗大仙。今日各攜寶物，大約也因祝壽而來。』

說話間，四靈大仙過去。只見福祿壽財喜五位星君，同著木公、老君、彭祖、張仙、月老、劉

海蟾和合二仙，也遠遠而來。後面還有紅孩兒，金童兒，青女兒，玉女兒，都脚駕風火輪，並各洞許多仙翁，仙姑，前前後後，到了崑崙。四位仙姑，也都跟著齊上瑤池行禮，各獻祝壽之物。侍從一一收了，留衆仙筵宴。王母坐在中間，旁有元女，織女，麻姑，嫦娥及衆女仙，左右相陪。其餘各仙，俱列瑤臺兩旁，遙遙侍坐。王母各賜仙桃一枚，衆仙拜謝，按次歸座。說不盡天庖盛饌，玉府仙醪。又聞仙樂和鳴，雲停風靜。

不多時，歌舞已罷，嫦娥向衆仙道：「今日金母聖誕，難得天氣清和，各洞仙長，諸位星君，莫不齊來祝壽，今年之會，可謂極盛。適纔衆仙女歌舞，雖然絕妙，但每逢桃筵，都曾見過小仙偶然想起，素聞鸞鳳能歌，百獸能舞。既有如此妙事，何不趁此良辰，請百鳥百獸二位大仙分付手下衆仙童來此歌舞一番。諸位大仙以爲何如？」

衆仙剛要答言，那百鳥百獸二仙，都躬身道：「蒙仙姑分付，小仙自當應命；但歌難悅耳，舞難娛目；兼恐衆童兒鹵莽性成，倘或失儀，王母見罪，小仙如何禁當得起？」王母笑道：「偶爾遊戲，這有何妨？」

百鳥仙同百獸仙聽了，隨即分付侍從傳命。登時只見許多仙童，圍著丹鳳青鸞兩個童兒，腳踏祥雲，到了瑤池，拜過王母，見了百鳥大仙，領了法旨，將身一轉，變出丹鳳青鸞兩個本相：一個是彩毫炫耀，一個是翠翼鮮明。那些隨來的童兒，也都變出各色禽鳥。隨後麒麟童兒，帶著許多仙童，也如飛而至，一個個參拜王母，見了百獸大仙，領了法旨，都變出本相：無非虎豹犀象，獐貓麋鹿之類。那邊是衆鳥圍著鸞鳳，歌喉宛轉；這邊是麒麟帶著衆獸，舞態盤旋。在瓊階玉砌之間，各獻所長。連那瑤草琪花，也分外披拂有致。

王母此時不覺大悅，隨命侍從把百花釀各賜衆仙一杯。

嫦娥舉杯向百花仙子道：『仙姑既將仙釀祝壽，此時鸞鳳和鳴，百獸率舞，仙姑何不趁此也發個號令，使百花一齊開放，同來稱祝。』既可助他歌舞聲容，又可添些酒興，豈不更覺有趣？』

衆仙聽了，齊聲說妙，都催百花仙子即刻施行，以成千秋未有一場勝會。

百花仙子連忙說道：『小仙所司各花，開放各有一定時序，非比歌舞，隨時皆可發令。』

月姊今出此言，這是苦我所難了。况上帝於花號令極嚴，稽查最密；凡下月應開之花，於上月先呈圖冊，其應否增減鬚瓣，改換顏色之處，俱候欽裁，上命披香玉女，細心詳察，務使巧奪人工，別開生面。所以同一梅花，有綠萼硃砂之異；同一蓮花，有重臺並蒂之奇。牡丹芍藥，佳號極繁；秋菊春蘭，芳名更夥。一枝一朶，悉遵定數而開；或後或先，俱待臨期而放。又命催花使者，往來保護，以期含苞吐萼之時，如式呈妍。果無舛錯，註明金籙雲籤，來歲即移雕欄之內，繡闥之前，令得淨土栽培，清泉灌溉，邀詩人之題品，供上客之流連，花日增榮，以爲獎勵。設有違誤，糾察靈官奏請分別示罰。其最重的，徙植津亭驛館，不特任人攀折，兼使沾泥和土，見蹂於馬足車輪；其次重的，蜂爭蝶鬧，旋見凋殘，雨打霜摧，登時零落；其最輕的，亦謫置深山窮谷，青眼稀逢，紅顏誰顧，聽其萎謝，一任沉埋。——有此種種考察，是以小仙奉令惟謹，不敢參差，亦不敢延緩。今要開百花於片刻，聚四季於一時，月姊此言，真是戲論了！

嫦娥聽這一片話，甚覺有理，再難勉強；當不起風姨與月府素日親密，與花氏向來不和，便說出一段話來。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發正言花仙順時令

定罰約月姊助風狂

話說風姨開百花仙子之言，在旁便說道：「據仙姑說得其難，其慎，斷不可逆天而行。但梅乃一歲之魁，臨春而放，莫不皆然，何獨嶺上有十月先開之異？仙姑所謂號令極嚴，不敢參差者安在？世間道術之士，以花爲戲，布種發苗，開花頃刻，仙姑所謂稽查最密，臨期而放者又安在？他如園叟花傭，將牡丹碧桃之類，澆肥炙炭，歲朝時候，亦復芬芳逞豔，名曰「唐花」，此又何人發號播令？總之，事權在手，任我施爲。今月姊既有所懇，無須推託。待老身再助幾陣和風，成此勝會。况在金母筵前，卽玉帝聞知，亦未便加罪。設有過失，老身情願與你分任，何如？」

百花仙子見風姨伶牙俐齒，以話相難，不覺吃驚，含笑道：「姨姨請聽小仙告白。那嶺

上梅開，乃地有南北暖寒之異。小春偶放，得氣稍先，好事者即見於吟咏，豈爲定論？至花開頃刻，乃道人幻術，過眼即空。若「唐花」不過矯揉造作，更何足道？此事非可任我施爲。即如姨姨職司風紀，四季不同，豈能於陽和之候，肆肅殺之威，解愠之時，發刁瀾之令？再如月輪晦明圓缺，晷刻難差。月姊能使皓魄常圓，夜夜對此青天碧海。今既承尊命，小仙即命桃花仙子、杏花仙子，各執上等木花來此歌舞一番，何如？」

嫦娥聽了，不覺冷笑道：「桃杏二花，此時遍地皆是，何勞費心？小仙所以相戀者，並非希冀娛目，意在趁此嘉辰，博金母盡日之歡，庶不虛此勝會。不意仙姑意存愛惜，恐勞手下諸位仙子，我又何必勉強？但仙姑不過舉口之勞，偏執意作難，一味花言巧語，這樣拿腔作勢，未免太過分了！」

百花仙子見話不是頭，不覺發話道：「羣花齊放，固雖甚易，第小仙向來承乏其事，係奉上帝之命；若無帝旨，即使下界人王有令，也不敢聽命，何況其餘？且小仙素本膽小，兼少作爲；既不能求不死之靈丹，又不能造廣寒之勝境，種種懦弱，概不如人；道行如此之淺，豈敢妄

爲此事？只好得罪，有方尊命了。」

嫦娥見他話中明明譏刺竊藥一事，不覺又羞又氣，因冷笑道：「你不肯開花也能了，爲何語中卻帶譏諷？」

織女勸道：「二位向以楸枰朝夕過從，何等情厚？今忽如此，豈不有傷和氣？况事涉游戲，何必紛爭？」

元女道：「二位角口，王母雖然寬宏，不肯出言責備，但以瑤池清靜之地，視同兒戲，任意喧譁，未免有失敬上之道。倘值日諸神奏聞上帝，他年桃會，恐不能再屈二位大駕了。」

嫦娥道：「適纔百花仙姑說，惟有上帝敕旨，才能羣花齊放；縱讓下界帝王有令，也不能應命。此去千百年後，倘下界有位高興帝王，使出回天手段，出此一令，那時竟是百花齊開，卻如何受罰？今趁王母並諸位仙長作個證見，倒要預先說明。」

麻姑戲說道：「據小仙愚見，將來如有此事，即罰百花仙子在廣寒殿打掃落花三年。月姊以爲何如？」

百花仙子道：『那人王乃四海九州之主，代天宣化，豈肯顛倒陰陽，強人所難？要便是嫦娥仙子臨凡，做了女皇帝，出這無道之令，別個再不肯的。那時我果糊塗，竟任百花齊放，情願墮落紅塵，受孽海無邊之苦，永無翻悔！』

話言未畢，那邊女魁星早已執筆過來，把百花仙子頂上點了一筆，駕著紅光，離了瑤池，竟奔小蓬萊保護玉碑去了。

這裏嫦娥聞百花仙子之言，正要發揮。織女勸道：『方纔魁星夫人因不肯開花，已將百花仙姑責了一管，憤然而去；月姊也可略消氣惱。二位如再喧譁，不獨耽誤嬌音妙舞，恐金母要下逐客之令了。』

王母暗暗點頭道：『善哉！善哉！這妮子道行淺薄，只願爲著遊戲小事，角口生嫌，豈料後來許多因果，莫不從此而萌？適才彩毫點額，已露元機。無奈這妮子猶在夢中，毫無知覺。這也是羣花定數，莫可如何！』

登時歌舞罷，王母都賞賜果品瓊漿，叩領而去。衆仙宴畢，也就拜謝四散。百花仙子與百果、百穀、四位仙姑，共坐雲耕，一同回洞。

百穀仙子在路說道：「今日是慶壽良辰，爭奈這嫦娥恃強倚寵，賣弄新鮮題目，平白惹這場閒氣！我至今還覺不平！幸虧百花姐姐有情有理，說得他滿面羞慚，無言可答。」

百果仙子道：「那歌舞是件有趣的事，怎麼要那不倫不類的百獸亂鬧起來！瑤池乃幽靜之所，今被獸蹄鳥迹，遭邇不堪，明日那些執事仙官，著人打掃，還不知怎樣埋怨嫦娥哩！」

百果仙子道：「幸而龜不能歌，蛟不能舞，若能歌舞，嫦娥少不得又請百介百鱗二仙發號施令。那時弄得滿瑤池盡是蝦兵蟹將，臭氣熏人，那纔是個笑話哩！當時我在座上，見百草妹妹嬉笑不止，不知爲甚？想是看得樂了。」

百草仙子道：「我看那些鳥兒，如鳳管鸞笙，鶯啼燕語，雖不成腔調，還不討厭；至於百獸，到底算些什麼東西！那笨牛，癩象，搖來擺去，已覺不雅；又弄個毛猴子，夾在裏頭，東奔西跳，

偏是他忙！最令人噴飯的，那小耗子又要舞，又怕貓，躲躲藏藏，賊頭賊腦，任他裝出斯文樣子，終失不了偷油的身分！還有那小兔子，站在旁邊，正自躲懶，忽然看見鳳凰手下那隻獼鷹，慌恐鷹來捉他，登時使出無窮身段，扭扭搗搗，向著獼鷹笑容可掬，百般跳舞；我因小兔子他也會哄騙，所以不覺好笑。看了他們這種樣子，無怪百花姐姐寧與我輩草木並腐，不屑與鳥獸同羣了！

百花仙子聽他三位問答，卻也化怒成懽。談笑間，已至蓬萊，各自歸洞。每逢閒暇，無非敲枰相聚。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也不知人間歲月幾何。

一日，百花仙子因時值殘冬，羣芳暫息，既少稽查之役，又無號令之煩，消閒靜攝，頗養天和。一時忽然靜中思動，因命牡丹蘭花衆仙子看守洞府，去訪百草仙子。不意適值外出，又訪百果百穀二仙，亦皆不遇。忽見陰雲四合，飄下幾點雪花；正要回洞，偶然想起麻姑久未會面，於是來到麻姑洞府。彼此見面，各道久闊。

麻姑道：「今日這般寒冷，滿天雪片飄揚，仙姑忽來下顧，真是意想不到。如果消閒，趁

此六出紛霏之際，我們雖不必學人間暖閣圍爐那些俗態，何妨清吟聯句，遣此長宵。現在家釀初熟，先請共飲數杯，好助詩興。」

百花仙子道：「佳釀延齡，乃不易得的，一定遵命拜領。至於聯句，乃冷淡生涯，有何趣味？不如以黑白雙丸賭個勝負，倒還有些意思。莫要偷棋摸着，施出狡獪伎倆，我就不敢請教了。」

未知後事如何，再看下回分解。

魏
花
緣
第
二
回

第三回

徐英公傳檄起義兵

駱主簿修書寄良友

話說麻姑聞百花仙子之言，不覺笑道：「你既要驅我酒吃，又關我圍棋，偏有這些尖嘴薄舌的話說。」我看你只怕未必延齡，反要促壽哩。若講著棋，我雖喜同你著，卻又嫌你。」

百花仙子道：「這卻爲何？」

麻姑道：「我喜你者，因你棋不甚高，臭的有趣，同你對着，可以無須用心，即可取勝，所謂殺屎棋以作樂，頗可借此消遣。無如你棋品平常，每每下到半盤，看勢頭不好，不是一擄，就想推故要走。古人云：「未角智，先練品。」誰知你是未角智，先練擄，又練走。所以我又嫌你。我們今日預先講定，或三盤五盤，必須見個勝負，不准半塗而廢。如果有事，請辦過再來，免得臨時鬧說。」

百花仙子笑道：『小仙今拜南極仙翁爲師，若論高手，大約除了敝老師就要輪到小仙，豈可與從前一例看待？就下十盤，我也不懼。且命貴仙女煖酒安杯，我兩人好一飲一着，分個高下。』

麻姑道：『仙姑休得誇張。到了終局，你纔知利害。那纔後悔不該同我對局哩！』

百花仙子道：『仙姑今日如果得勝，小仙聞得下界高手甚多，我去凡間訪求明師，就便將弈秋請來，看你可怕！』

麻姑道：『那弈秋老先生連孟夫子都佩服的，我如何不怕？但仙姑下凡訪師，這句話未免動了紅塵之念，將來只怕下界有人聘你去做棋中高手哩。』

一面說笑，隨命仙女擺設酒肴，安排棋局。登時各逞心思，對著起來。

百花仙子只顧在此著棋，那知下界帝王忽有御旨命他百花齊放。

原來這位帝王並非鬚眉男子，係由太后而登大寶，乃唐中宗之母，姓武，名曩，自號則天。

按天星心月狐臨凡。當日太祖太宗本是隋朝臣子，後來篡了楊帝江山，雖是天命，但殺戮過重，且涉於淫私，傷殘手足，所以楊帝並各路烟塵，趁他這個虧處，都在陰曹控告唐家父子種種暴戾荼毒之苦。冥官具奏，幸虧衆神條陳，與其合楊氏出世報仇，又結來生不了之案，莫若令一天魔下界，擾亂唐室，任其自興自滅，以彰報施。適有心月狐思凡獲譴，即請勅令投胎爲唐家天子，錯亂陰陽，銷此罪案。

心月狐得了此信，歡喜非常，日盼下凡吉期。這日來到廣寒與太陰告辭。嫦娥觸動前事，因悄悄說道：『星君此去下界爲帝，享受富貴，玉食萬方，皆不足道。倘能於一日之中，使四季名花莫不齊放，普天之下盡是萬紫千紅，那纔稱得錦繡乾坤，花園世界，不獨名傳千古，也顯得星君通天手段。』

心月狐笑道：『這有何難！我既爲帝，莫講百花教他齊放，他不敢不遵，就是那從不開花的鐵樹也要開，采花兒給我看看哩。此時說來無憑，日後便見明白。』說罷作別。後來下凡，託生爲則天皇帝，即唐中宗之母。

當時中宗在位，一切謹守韓訓，天下雖然太平，無如做人仁慈，不合武太后之意，未及一載，廢爲庶陵王，貶在三州。武后自立爲帝，改國號周，年號光宅。自中宗嗣聖元年甲申卽位，賴唐家一點庇蔭，天下倒也無事。

無奈武后一味尊崇武氏弟兄，荼毒唐家子孫。那時惱了一位豪傑，是英國公徐勣之孫徐敬業，在外聚集英雄，同駱賓王做了一道檄文，布告天下，以討武后。武后卽發強兵三十萬，命李孝逸率領衆將征勦。徐敬業手下雖有兵十萬，究竟寡不敵衆，兼之不聽魏思溫之言，誤從薛仲璋之計，以致大敗虧輸。後來被周兵追到至急之際，手下只剩千餘人。

彼時徐敬業駱賓王各有一子，跟在軍前，都不滿十歲。徐敬業見事機萬無挽回，卽同駱賓王商議，選了四名精壯偏將，保護兩位公子，暗暗奔逃，並將所討武氏檄文，割下袍襟，咬破手指，每人各書一張，交付兩位公子，叮嚀屬付，教他日後務保主上復位，以承父志。所以徐敬業之子取名徐承志，駱賓王之子取名駱承志。

當時駱賓王又割一幅袍襟，恩恩寫了一封血書，遞給兒子道：「此信日後送到隴右節

度使史伯處。此人名叫史逸，向日同我結拜至交，爲人忠心赤膽，素諳天文，刻下雖有勤王之意，因兵微將寡，未敢妄動，將來首先起兵勦滅武氏，必是此人。我兒前去，得能替我出得半臂之勞，我亦含笑九泉。切須勉力爲之！

徐敬業也寫兩封血書，遞給兒子道：「此信吾兒一送淮南節度使文伯伯處，一送河東節度使章伯伯處。文伯伯名隱，章伯伯名更，爲人都是血心仗義，本欲起兵勦除內亂，迎主還朝，因兵馬甚少，尙未舉事。吾兒只要逃得性命，或在淮南，或在河東，投了此信，得能安身，將來自有出頭之日。」

丁寧未畢，後面追兵甚近。父子四人，只得洒淚而別。後來徐敬業被偏將王那相刺死，即持敬業首級投降，除黨具被擒捕。其兄徐敬功帶領家眷，逃在外洋。駱賓王竟無下落。其父駱龍帶領孫女亦逃海外。除如唐之奇，杜求仁，魏思溫，薛仲璋諸人，悉皆奔逃。

武后勦滅徐敬業，惟恐城池不固，日與武氏弟兄計議，大興土木，於長城外，另起東西南北四座高關，把個長安團團圍在居中，真是水泄不通。

這四座關就命武氏弟兄把守。武四思鎮守北關。北方屬水，兼之關下河道西通西陽之水，取名西水關。武五思鎮守西關。西方屬金，主肅殺之象，兼因地近巴蜀，取名巴刀關。武六思鎮守東關。東方屬木，又因關內河道向產紫貝木，名木貝關。他因「木」字犯了武氏祖諱，卻把「木」字少寫一筆，名叫才貝關。武七思鎮守南關。南方屬火，因造此關之後，關內屢遭回祿，恐火太旺，取名無火關。弟兄四個都得異人傳授，頗有妖術。關前各設「迷魂陣」一座，極其利害。因此四方聞風而懼。

當時雖有幾家忠良欲爲勤王之計，因有此關阻隔，未敢冒昧興師，暫且臣服於周，相時而動。

武后特有高關，又仗武氏弟兄驍勇，自謂穩如泰山，十分得意。一日，正值殘冬，同太平公主在暖閣飲酒，推窗賞雪，並與宮娥上官婉兒唱和吟詩。武后因雪越下越大，不覺道：

「古人云：『雪兆豐年。』朕才登極，就得如此佳兆，明歲自然五穀豐登，天下太平了。」公

主同上官婉兒率領衆宮娥都山呼叩賀。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回

吟雪詩暖閣賭酒

揮醉筆上苑催花

話說武后賞雪心歡，趁著酒興，又同上官婉兒賭酒吟詩。

上官婉兒每做雪兆豐年詩

一首，武后即飲一杯。起初是一首詩一杯酒，後來從兩首詩一杯酒慢慢加到十首詩一杯酒。上官婉兒剛把詩機做的略略活了，詩興還未一分，武后酒已十分。

正飲得高興，只覺陣陣清香撲鼻。

武后朝外一望，原來庭前有幾株蠟梅開了，不覺讚

道：『這樣寒天，蠟梅忽然大放，豈非知朕飲酒，特來助興？如此殷勤，自應懋賞。』分付挂

紅賞金牌。宮娥答應，登時俱挂紅綾金牌。

武后醉眼朦朧，又分付宮人道：『此地蠟梅既來伺候，想來園中各花素知朕有愛花之

癖，自然也都大放。即刻備輦，朕同公主往羣芳園上林苑賞花去。』衆宮娥只得答應，傳

旨備輦。

公主道：「蠟梅本係冬花，此時得了雪氣滋潤，所以大放。至別的花卉，開放各有其時，此刻離春令雖近，天氣甚寒，焉能都開呢？」

武后道：「各花都是一樣草木。蠟梅既不畏寒，與朕陶情，別的花卉，自然也都討朕歡喜。古人云：『聖天子百靈相助。』我以婦人而登大寶，自古能有幾人？將來真可上得

無雙譜的。此時朕又豈止百靈相助？這些花卉小事，安有不遂朕心所欲？即便朕要挽回造化，命他百花齊放，他又焉能違拗？你們且隨朕去。只怕園內名花早已伺候開了。」

公主再三諫阻。武后那裏肯聽，隨卽乘輦，命公主上官婉兒同去賞花；到了羣芳圃，下得輦來，四處一望，各樣花木，除蠟梅、水仙、天竺、迎春之外，盡是一派枯枝，莫講賞花，要求賞個青葉也是難的；看了一遍，不覺面紅過耳，真是衆口之下，羞愧難當，幾乎把酒都羞醒了。

正要到上林苑去，只見有個小太監走來奏道：「奴婢才到上苑看過，那邊也同這邊一樣。據奴婢看來，大約衆位花仙還不曉得萬歲要來賞花，所以未來伺候。方纔奴婢已向

各花宜過聖意，倘萬歲親自再下一道御旨，明日自然都來開花了。

武后聽罷，心中忽然動了一動，倒像觸起從前一件事來，再四尋思，卻又無從捉摸，不覺把頭點了兩點道：「也罷，今日已晚，權且施恩，限他明日開罷。」分付預備金箋筆硯，提起筆來，想了一想，在那箋紙上醉筆草草寫了四句道：

明朝游上苑，火速報春知。
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催。

寫罷，分付太監擊去用了御寶，即發上林苑張挂，並令御膳房明早預備賞花酒宴。公主同上官婉兒聽了，都不覺暗笑。武后酒醉難支，即帶衆人乘輦回宮。太監遵旨，把金箋用了御寶，張挂上林苑內。

那上林苑蠟梅仙子同水仙仙子見了這道御旨，忙到洞中送信。誰知這日百花仙子

正同麻姑著棋，因天晚落雪，尙未回洞。當時牡丹仙子得了此信，不知洞主下落，即同蘭花

仙子冒雪分頭到百草百果各位仙姑洞中尋訪，毫無蹤跡；天已夜晚，雪仍不止，只得回洞。

牡丹仙子道：『此旨限期又迫，偏偏洞主又無下落，這卻怎好？』

桃花仙子道：『據小仙愚見，爲今之計，惟有各司本花，前去承旨。况我們這座蓬萊，周

圍七萬里，上面仙姑洞府不計其數，焉能個個徧訪？設或逾限，違了聖旨，豈同兒戲？此時

卽尋著洞主稟知此事，除承旨之外，安能另有別見？且洞主向來謹慎，從不越分妄爲，豈有

違旨之理？』

楊花仙子在旁聽了，不覺暗暗點頭。牡丹仙子道：『話雖如此，洞主究係衆人領袖，豈

可不候號令，擅自前去？不知蘭桂二位仙姑可另有高見？』

蘭花仙子道：『小仙同桂花仙姑所司之花，原有四季之名，四時莫不可放，此刻就去承

旨，也無不合；但細細忖度，自應找尋洞主稟知爲是。况罰不責衆，如果立意都不承旨，諒那

世主亦難遽將羣芳盡廢。且衆姊妹雖以花卉爲名，並非獨供玩賞；其中隸於藥品濟世的，

亦復不少；若都廢了，何以療疾？以此看來，更可放心。况時值隆冬，概令羣花齊放，未免時

序顛倒。雖皇皇聖諭，究竟於理不順。即使違誤，諒難加罪。所謂言不順則事不成。若

名正言順，事在必行，我們一經開命，自應即去承旨，又何須稟知洞主？現在行止，在於兩可，所以不能不候洞主之命。小仙拙見如此。」

桂花，梅花，菊花，蓮花，四位仙子聽了，莫不點頭，都道：「仙姑所見極是。」只見楊花，蘆花，藤花，蓼花，萱花，葵花，蘋花，菱花，八位仙子彼此交頭接耳，商議多時，一齊說道：「諸位仙姑去不去，小仙也不敢勉強，但我等雖忝列羣芳，質極微賤，道行本淺，位分又卑，既乏香豔之姿，兼無濟世之用，何能當此違旨重譴？一經被謫，區區微末，豈能保全？再四斟酌，不能不遵且願眼前之計。此時業經交丑，一那旨內說，「莫待曉風催。」——轉瞬就要發曉，我們惟有各司本花，先去承旨。日後即使洞主責備，亦當垂鑒下情。且吾輩倘竟違旨，俱獲重罪，洞主身爲領袖，又安能置身事外？今既循分承旨，彼此均無過失，洞主犒賞不暇，豈有責備之理？」因向桃花仙子道：「適纔仙姑曾言，惟恐逾限獲罪，何不趁此結伴同行？」不由分說，即拉了桃花仙子，竟自一同而去。

九位仙子剛去，只見上林苑土地並值日功曹也來相催。登時衆仙子莫不紛紛前往。

那時天已漸曉，雪已住了。

牡丹仙子向蘭花仙子歎道：「衆心不齊，又將奈何？小仙惟有再去尋訪。至於行止

只好悉聽諸位。」說著去了。

蘭花仙子等之許久，總無音信。功曹、土地、絡繹來催。轉眼間，紅日已升。衆花仙

十去八九，洞中只剩桂花、梅花、菊花、蓮花、海棠、芍藥、水仙、蠟梅、玉蘭、杜鵑、蘭花，共十一位仙子。大家商議多時，並無良策，只得勉強一同去了。

牡丹仙子又在四處訪問，直到辰時，仍無影響，回到洞中，只剩兩個女童看守洞門，呆了半晌，無計可施，惟恐違旨，只得也向上林苑而來。

武后自從上林苑回宮，睡到黎明，宿酒已消，猛然想起昨日寫詔之事，連忙起來，心內著實懊悔，酒後舉動過於孟浪，倘羣花竟不開放，將來傳揚出去，這場羞愧，如何遮掩。

正在尋思，早有上林苑羣芳圃司花太監來報各處羣花大放。武后這一喜非同小可，

登時把公主宣來，用過早膳，齊到上林苑。只見滿園青翠繁昌，紅紫迎人，真是錦繡乾坤，花花世界。天時甚覺和暖，池沼都已解凍，陡然變成初春光景。正是：

池魚戲葉仍含凍，谷鳥啼花乍報春。

武后細細看去，只見衆花惟牡丹尙未開放，卽查羣芳圃，亦是如此，不覺大怒道：『朕自進宮以來，所有上林苑羣芳圃各花，每於早晚，俱令宮人加意澆灌，百般培養，自號督花天王；因素喜牡丹，尤加愛護，冬日則圍布幔以避嚴霜，夏日則遮涼篷以避烈日，三十餘年，習以爲常；朕待此花，可謂深仁厚澤，不意今日羣芳大放，彼獨無花，負恩昧良，莫此爲甚！』分付太監卽將各處牡丹連根掘起，多架柴炭，立時燒燬。

公主勸道：『此時衆花旣放，牡丹爲花中之王，豈敢不遵御旨？但恐其花過大，開放不易。尙望主上再寬半日限期，倘仍無花，再治其罪。』
彼草木有知，諒亦無怨。

武后道：『你旣替他懇求，姑且施恩，再限兩個時辰，如再無花，就怨不得朕了。』因問太監道：『此處牡丹若干株？』
太監奏道：『上林苑共約二千餘株，與羣芳圃數目相彷彿。』

武后道：「此時已交辰初，就以辰時爲限。爾等卽燒炭火千盆，先把千株枝梗炙枯，不可傷根。炙後如放葉開花，卽將炭火撤去。俟到巳時無花，再將所餘千餘株也用炭火炙枯。一交午時，如再不開，立將各處牡丹一總掘起，用刀斧搥爲齏粉。那時朕再降旨，令天下盡絕其種。所有羣芳圃牡丹亦照此處一例辦理。」太監答應，登時炭火齊備。

未知牡丹果開與否，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俏宮娥戲嘲槐皮樹

武太后怒貶牡丹花

此。話說太監把炭火預備，上林苑牡丹二千株，轉眼間已用炭火炙了一半，羣芳圃也是如此。

上官婉兒向公主輕輕笑道：「此時只覺四處焦香撲鼻，倒也別有風味。向來公主最

喜賞花，可曾聞過這樣異香麼？」公主也輕輕笑道：「據我看來，今日不獨賞花，還炮製藥

料哩。」

上官婉兒道：「請教公主，是何藥料？」公主笑道：「好好牡丹，不去澆灌，卻用火炙，豈

非六味丸用的炙丹皮麼？」

上官婉兒笑道：「少刻再把所餘二千株也都炙枯，將來倒可開個丹皮藥材店哩。向

來俗傳有擊鼓催花之說，今主上催花與衆不同，純用火攻，可謂霸王風月了。」

公主道：「聞得向來你將各花有「十二師」「十二友」「十二婢」之稱，不知何意？此時主上正在指撥宮人炮製牡丹，趁此無事，何不將師友婢的寓意談談呢？」

上官婉兒道：「這是奴婢偶爾遊戲，倘說的不是，公主莫要發笑。所謂師者，卽如牡丹，

蘭花，梅花，菊花，桂花，蓮花，芍藥，海棠，水仙，蠟梅，杜鵑，玉蘭之類，或古香自異，或國色無雙，此十二種品列上等，當其開時，雖亦玩賞，然對此態濃意遠，骨重香嚴，每覺肅然起敬，不啻事之如師，因而叫作十二師。他如珠蘭，茉莉，瑞香，紫薇，山茶，碧桃，玫瑰，丁香，桃花，杏花，石榴，月季之類，或風流自賞，或清芬宜人，此十二種品列中等，當其開時，憑欄拈韻，相顧把盃，不獨藹然可親，真可把袂共話，亞似投契良朋，因此呼之爲友。至如鳳仙，薔薇，梨花，李花，木香，芙蓉，藍菊，

梔子，繡毬，罌粟，秋海棠，夜來香之類，或嬌紅膩翠，或送媚含情，此十二種品列下等，當其開時，不但心存愛憎，並且意涉褻狎，消閒娛目，宛如解事小鬟一般，故呼之爲婢。惟此三十六種，可師，可友，可婢，其餘品類雖多，或產一隅之區，見者甚少，或乏香豔之致，別無可觀，故奴婢悉

皆不取。」

公主道：「你把三十六花借師友婢之意，分爲上中下三等，固因各花品類與之區別；據我看來，其中似有愛憎之偏。卽如芙蓉應列於友，反列於婢；月季應列於婢，反列於友，豈不教芙蓉抱屈麼？」

上官婉兒道：「芙蓉生成媚態嬌姿，外雖好看，奈朝開暮落，其性無常，如此之類，豈可與友？」

正在談論，已交巳初。只見宮人紛紛來報，此處同羣芳圃牡丹俱已放葉含苞，頃刻就要開花了。武后道：「原來他也曉得朕的炮製利害。旣如此，權且賜恩，把火撤去。」

宮人遵旨撤去火盆。霎時，各處牡丹大放，連那炭火炙枯的也都照常開花。如今世上所傳的枯枝牡丹，淮南卞倉最多；無論何時，將其枝梗摘下，放入火內，如乾柴一般，登時就可燒馨。這個異種，大約就是武則天留的甘棠遺愛。

時武后見牡丹已放，怒氣雖消，心中究竟不快，因下一道御旨道：「昨朕賞雪，偶爾高

興，欲赴上苑賞花，曾降勅旨，令百花於來晨黎明齊放，以供玩賞。牡丹乃花中之王，理應遵旨先放；今開在羣花之後，明係玩誤。本應盡絕其種，姑念素列藥品，尙屬有用之材，著貶去洛陽。所有大內牡丹四千株，俟朕宴過羣臣，即命兵部派人解赴洛陽，著該處節度使章更每歲委員採貢丹皮若干石，以備藥料之用。此旨下過，後來紛紛解往，日漸滋生，所以天下牡丹，至今惟有洛陽最盛。

武后又命司花太監將上林苑羣芳圃所開各花，細細查點，共計若干種，開單呈覽。其中如有外域及各處所貢者，亦皆一一載明。太監領旨，登時查明，共九十九種，把名目開列清單呈上。

武后見各花開的如許之多，頗有喜色，把單子遞給公主觀看，因向上官婉兒笑道：「你向有才女之名，最是博古通今，可曾見過靈芝鐵樹均在殘冬開花？那洛如、青囊、瑞聖、曼陀羅，各花來歷，可都曉得麼？」

上官婉兒奏道：「臣婢向聞靈芝產自名山，乃神仙所服，因其每歲三花，又名三秀；雖

前古聖明之世，亦屬罕有；今不獨芬芳大放，並有五色之異。至鐵樹開花，尤屬罕見。相傳每逢丁卯年，或可一放；今係甲申，更非其時。不意竟於寒冬與靈芝一齊吐豔，實爲國家嘉祥。洛如花據古人傳說，其種既不易得，其花尤爲少見，惟國有文人，始能放花。青囊花案史鑑本出契丹，其詳雖不可考，然以青囊二字言之，據晉書當日郭公會得青囊之秘，象屬文明，今同洛如一並開放，必主人文輔佐聖明之兆。他如瑞聖花一經開放，必經九月之久，象主國祚永長。曼陀羅花當日世尊說法上天雨之象，主四方寧謐。——以上各花，皆爲希世之寶，今俱遵旨立時齊放，真是主上洪福齊天所致。可謂亘古未有盛事，亦是千秋一段佳話。」

公主道：「今觀洛如青囊所放之花，不獨鮮豔冠於羣芳，而且枝多連理，花皆並蒂。以陰陽奇偶而論，連理並蒂爲雙，屬陰。陰爲女象。適纔上官婉兒所奏洛如青囊主文，以臣女所見，連理並蒂主女。據這景象，將來必主聖上廣得閨才之兆。蓋聖上既奉天運承了大統，天下閨中，自應廣育英才，以爲輔弼，亦如古之八元八愷，風雲際會，所以草木有知，也都

預爲呈兆。臣等叨蒙聖上洪福，恭逢其盛，不勝歡欣頌禱。」於是率領衆宮人山呼叩賀。

武后聽罷，不覺大悅道：「此雖上天垂象，但朕何德何能，豈敢妄冀巾幗中有八元八愷之盛？倘得一二良才，共理朝綱，得備顧問，心願也就足了。」於是分付宮人，卽與衆花挂

紅，並降勅旨，封洛如花爲文運女史，青囊花爲文化女史；又命太監製金牌二面，一鐫「文運女史」，一鐫「文化女史」，登時製就，挂於洛如青囊之上。誰知各花一經挂紅，開的更覺鮮豔。那洛如青囊挂了金牌，尤其茂盛，不獨並蒂，且從花心又出一花。

武后越看越愛，不覺喜笑顏開道：「此時洛如青囊二花，經朕封爲女史，莫不蒂中結蒂，花中套花，真是雙雙吐豔，兩兩爭妍。若以奇偶而論，其爲坤象無疑。公主所言閨才之兆，實非無因。但向來兩花並放，謂之並蒂；至花心又出一花，卻是罕見，歷來亦無其名。若據形狀，宛然子伏母懷，似宜呼爲「懷中抱子」。現在各花將及百種，至並蒂以及懷中抱子，只得洛如青囊二種，今特降旨，衆花中如再開有並蒂或懷中抱子者，卽賜金牌一面，並賞御酒三杯。」說罷，將旨寫了，隨卽張挂。

卻也作怪不多時，各花中竟有十餘種開出並蒂，至懷中抱子雖有數種，內中惟石榴最盛。武后卽命宮人各賞金牌，並奠御酒。

公主道：「臣女向在上苑遊玩，石榴甚少，今歲忽有數百株之多，不獨五色備具，並有花心另挺枝葉，復又生出懷中抱子，奇奇幻幻，奪盡造物之巧。如此異種，不知從何而來？」

武后道：「此時石榴乃朕特命隴右節度使史逸從西域採辦來的。據說此花顏色種

類既多不同，並有夏秋常開者。此時不但開出異色，且多懷中抱子，世俗本有榴開見子之說，今又開出懷中抱子，多子之象，無過於此，宜封爲多子麗人。朕見此花，偶然想起姪兒武

八思年已四旬，尙無子息，昨朕派往東海郡鎮防海口，何不將此送去，以爲姪兒得子之兆？」

於是分付太監，俟宴過羣臣，卽將石榴二百株傳諭兵部解交武八王爺查收。此花後

來送至東海郡附近流傳，莫不保護，所以沈陽地方至今仍有異種，並有一株而開五色者，每花一盆，非數十金不可得，真可甲於天下。

武后正在分付，只見宮人奏道：「現在查點各處牡丹，除解洛陽四千株，仍餘四百株，應

專 慧 勉 儒

栽何處，語旨定奪。」武后道：『所有大內牡丹，俟宴賞後，毋許留存一株。這樣喪心負恩，豈可仍留於此？所餘四百株，朕聞淮南節度使文隱，昨在劍南勦滅倭寇，頗爲出力，現在積勞成疾，聞彼處牡丹甚少，可將此花賞給文隱，令其玩花養病，以示朕軫念勞臣之意。』

宮人領旨。武后又到羣芳圃看了一遍，分付擺宴與公主賞花飲酒。未知後事如何，再看下回分解。

第六回

衆宰承宣遊上苑

百花獲譴降紅塵

話說武后分付擺宴與公主賞花飲酒；次日下詔，命羣臣齊赴上苑賞花，大排筵宴，並將九十九種花名，寫牙籤九十九根，放於筒內，每掣一籤，俱照上面花名做詩一首。

武后因前日賞雪，上官婉兒做了許多詩，毫不費力，知他學問非凡，意欲賣弄他的才情，所以也令上官婉兒與羣臣一同做詩。先交卷者，賜大緞二疋；交卷過遲者，罰酒三巨觥。

所有題目，或五言七言，或用何韻，皆臨時掣籤，以免衆人之疑。誰知一連做了幾首，總是上官婉兒第一交卷。這日共做了五十首詩，上官婉兒就得了五十分賞賜。次日又同羣臣做了四十九首詩，上官婉兒只得了四十八分半的賞賜；因交卷之時，內有一位臣子，不前不後，恰恰同他一齊交卷，因此分了一半賞賜。總而言之，一連兩日，並無一人在上官婉兒之

先交卷，不但才情敏捷，而且語句清新，真是胸羅錦繡，口吐珠璣。諸臣看了，莫不吐舌；都道：『天生奇才！自古無二！』

武后連日賞花，雖然歡喜，就只怕上苑地勢太闊，衆花開的過多，每每一眼望去，那派美景，竟不能全在目前，心裏只覺美中不足；於是下一道旨意，飭令工部於上苑適中之地立時起一高臺，以便四面眺望，就取各花開放將及百種之意，名『百花臺』。自從宴過羣臣，日與公主在百花臺賞花。

那百花仙子那日同麻姑著棋，因落雪無事，足足著到天明及至五盤著完，已有辰時光景。只見女童來報：『外面衆花齊放，甚覺可愛。請二位仙姑出去賞花。』二人出洞朝外一望，果然羣花齊放，四處青紅滿目，豔麗非常，迥然別有天地。

百花仙子看了，甚覺駭異，連忙推算，只嚇的驚疑不止道：『昨日我們著棋時，仙姑無意中曾有終局後悔之話。彼時小仙聽了，就覺生疑。不意今日果然生出一事。剛才我見

衆花開的甚奇，細細推算，誰知下界帝王，昨午偶爾高興，命我羣花齊放。小仙只顧在此著棋，不知其詳，未去奏明上帝，以致數百年前與嫦娥所定那個罰約，竟自輸了。這卻怎好？

麻姑不覺嘆道：『這總怪我們道行淺薄，只能曉得已往，不能深知未來。當日所定罰約，那知數百年後卻有此事。昔日嫦娥因仙姑當衆仙之面，語帶譏刺，每每同我談起，還有嗔怪之意；今既如此，他豈肯干休？仙姑要求無事，爲今之計，惟有先將失於覺察，未及請官的話，具表自行檢舉，一面卽向嫦娥請罪，或可挽回；若不如此，不但嫦娥不肯干休，兼恐稽查各神參奏，必須早做準備，以免後患。』

百花仙子道：『具表自請處分，乃應分當行之事，若向嫦娥請罪，小仙實無此厚顏。况嫦娥自從與我角口，至今見面不交一言，我又何必懇他？』

麻姑道：『仙姑既不陪罪，將來可肯替他打掃落花？』

百花仙子道：『小仙修行多年，並非他的侍從，安能去作灑掃之事？當年我原有言在先，如爽前約，教我墮落紅塵。今既犯了此誓，神明鑒察，豈能逃過此厄？這是小仙命該如

此，所以不因就有羣花齊放一事，更有何言？只好靜聽天命。至於自行檢舉，也可不必了。」說罷，不覺滿面愁容，道聲「失陪。」卽至本洞。兩個女童把連日奉詔之事稟過。只見嫦娥那邊命女童來請仙姑去掃落花。

百花仙子只羞的滿面緋紅，因說道：「你回去告知你家仙姑：我當日有言在先，如爽前約，情願墮落紅塵；今我既已失信，將來自然要受一番輪迴之苦。只要你家仙姑留神，看我在紅塵中，自有根基，可能不失本性；日後緣滿，還是另須苦修，方能返本；還是縱棄紅塵，就能還原。到了那時，才知我的道行並非淺薄之輩哩。」

女童答應去了。到了下晚，只見百草、百果、百穀三位仙子，滿面愁容，來至洞中，恩恩行禮，按次歸坐。

百草仙子道：「適聞有位尊神上了彈章，把仙姑參了一本。小仙同他二位偵聽真實，特來探望。不知仙姑可曾得信？」

百花仙子歎道：「小仙自知身獲重罪，追悔莫及，惟有閉門思過，敬聽天命。今承下殿，

足感盛情。被參之事，小仙並無所聞。尙求明示。」

百果仙子道：「仙姑被參，就因羣花齊放一事。所上彈章，大略言下界帝王雖有御詔，

但非爲國計民生起見，且係酒後遊戲，該仙子何以迫不及待，並不奏聞請旨，任聽部下逞豔於非時之候，獻媚於世主之前，致令時序顛倒，駭人聽聞。况身爲一洞之主，任情開曠，不能約束所屬，既已失察獲愆，有乖職守，仍不自請處分，而屬下目無洞主，亦不恪遵約束，均有不合。請旨一併謫入紅塵，受其磨折，以爲不能約束不遵約束者戒。聞仙姑謫在嶺南，年未及笄，遍歷海外，走蠻烟瘴雨之鄉，受駭浪驚濤之險，以應前誓，以贖前愆，即日就要下凡。我等敬治薄酒一杯奉餞，特來面請。」

百花仙子道：「請教三位仙姑，水仙蠟梅幾位仙子可在被謫之列？」

百殺仙子道：「聞得他們所司之花，雖係當令，原無不合，但不能力阻衆人，亦屬非是，因此也都謫入紅塵，連仙姑共計百人。限約雖遲早不等，大約不出三年，都要陸續下凡。」

百花仙子道：「小仙身獲重譴，今被參謫，固罪所應得，第拖累多人，於心何安。此後一

別，不惟天南地北，後會無期，而風流雲散，綠暗紅稀，回首仙山，能毋慘目！說罷，歎息不止。

百草仙子道：『仙姑不消煩惱。小仙探得將來被謫之人，或在十道，或在外域，雖散居四處，日後自能團聚一方。俟仙姑歷過各國塵緣期滿，那時王母自然命我等前來相迎，仍至瑤池，以了這段公案。此是仙機，我等竊聽而來，萬萬不可洩漏。』

百花仙子道：『請教仙姑是那十道，是何外域？』

百草仙子道：『如今唐朝地理，因山川形勢，分天下爲十道。凡縣分隸於郡，卽歸於道。道卽後世之省。如關內，河南，河東，河北，山南，隴右，淮南，江南，劍南，嶺南之類。至於外域，海外甚多，不能歷舉。若以衆仙姑降生而論，如君子，黑齒，淑士，歧舌，智佳，女兒，各國，大約亦有幾人謫在其內。』

說話間，元女，織女，麻姑，也來探望，談起此事，嘆息之間，大家都埋怨百花仙子並不自請處分，又不與嫦娥陪罪，以致降落紅塵，將來棋會少了一人，好不掃興。

麻姑道：『當日仙姑同嫦娥角口時，小仙曾見王母不作點頭，似有嗟嘆之意，彼時其覺

不解。及至今日，才曉得王母當日嗟嘆，已料定有此一事。若論過去未來，我們雖亦略知一二，至數百年後之事，我們道行淺薄，何能深知？」

元女道：「此事固有定數；當日倘能謹言，不必紛爭，今日再能容忍，略盡人事，想來也不至此。此時無可如何，只好歸之於命了。」

百花仙子道：「據仙姑所言，此事固由不能慎言而起，難道小仙此厄竟非天命造定麼？」

元女道：「仙姑豈不聞『小不忍則亂大謀』。又諺云：『盡人事以聽天命。』今仙姑既不能忍，又人事未盡，以致如此，何能言得天命？早間若聽麻姑之言，具表自行檢舉，並與嫦娥陪罪，此時或仍被謫，所謂人事已盡，方能委之於命。卽如下界俗語言：『天下無場外舉子，一蓋未進場，如何言中？就如人事未盡，如何言得天命？世上無論何事，若人力未盡，從無坐在家中就能平空落下，隨心所欲。事來強求，固屬不可；至應分當行之事，坐失其機，及至事後委之於命，常人之情，往往如此。不意仙姑也有此等習氣，無怪要到凡間走一

遭了。」

織女道：「成事不說，既往不咎。我們原是各治水酒餞行的，還說我們餞行正文罷。」

於是衆仙姑都當面定了日期，接二連三，各備酒宴替百花仙子餞行。那牡丹仙子同

衆仙子在上林苑伺候武后宴畢，陸續回洞，都在洞主面前請罪。百花仙子不但並不責備

一概歸罪於己。衆仙子見洞主如此寬洪，心中更覺不安。那楊花、蘆花、藤花、梨花、萱花、葵

花、蕪花、菱花，八位仙子，更是追悔無及。過了幾日，這九十九位仙子也有素日許多相好仙

姑，接連連，分著餞行。

一日，紅孩兒、金童兒、同青女兒、玉女兒，在入夢巖游幻洞備了酒果，替百花仙姑並諸位

仙子餞行，請百草、白果、百穀、元女、織女、麻姑，並四靈大仙，相陪飲酒。百花仙子因百草仙子

說他將來下凡要遍歷海外各國，恐有風波及妖魔盜賊之害，甚爲憂懼。

紅孩兒道：「仙姑只管放心；今日大家既來祖餞，都是休戚相關之人，將來設有危急，豈

有袖手之理？此後倘在下界有難，如須某人即可解脫，不妨直呼其名，令其速降。我們一

時心血來潮，自然即去相救。

金童兒道：『何謂心血來潮？小仙自來從未潮過，也不知心血是什麼味。畢竟怎樣

潮法？求大仙把這情節說明，日後好等他來潮。』

紅孩兒道：『我見下界說部書上往往有此一說，其實我也不知怎樣潮法。大仙要問

來歷，你只問那做書的就明白了。』

玉女兒道：『下界說部原有幾種好的，但如心血來潮，舊套滿篇的也就不少。你若追

他來歷，連他也是套來的，何能知道怎樣潮法？剛才紅孩大仙說，百花仙姑如在下界有難，

教他呼我衆人之名前去相救，這話只怕錯了。百花仙姑既已託生，豈能記得前生之事？

若能呼我衆人之名，與仙家何異？既是仙家，豈不自知趨避？何須呼人解脫？此話令人

不解。』

紅孩兒道：『呸！呸！這話我說錯了！將來百花諸位仙姑如在下界有難，今日我等

在坐諸人，如係某位大仙或某位仙姑，應分當去拯救的，本人即去相救；如須某人相幫，立即

知會同往。彼此務須時時在意。事關百位仙姑，非同小可。倘有遺誤，怠緩不前，教他也墮紅塵。」

只因紅孩兒這句話，又生出許多事來。當時青女兒、玉女兒都與百花仙子把盞。酒過數巡，百獸、百鳥、百介、百鱗、四仙，向百花仙子道：「仙姑此去，小仙等無以奉餞，特贈靈芝一枝。此芝產於天皇盛世，至今二百餘萬年，因得先天正氣，受日月精華，故仙凡服食，莫不壽與天齊。些須微意，望仙姑哂存。」

百花仙子剛要道謝，只見百草、百果、百穀、元女、織女、麻姑、六位仙子，也接著說道：「我等偶於海島深山，覓得回生仙草一枝，特來面呈，以爲臨別之贈。此草生於開闢之初，歷年既深，故功有九轉之妙，洵爲希世奇珍。無論仙凡，一經服食，不惟起死回生，並能同天共老。區區微敬，略表離衷。亦望仙姑笑納。」

百花仙子忙向衆仙道謝拜領，即託百草仙子代爲收存，以備他年返本還原之用。青女兒道：「這兩種仙品，都是不死金丹。百草仙姑雖代收存，切莫偷吃纔好。誠恐日後百

花仙姑在下界須用，一時呼名，命你送去，那時你雖心血來潮，若兩手空空，無物可送，不獨仙姑心血枉自來潮，並恐百花仙姑在下界守候著，他的心血也要來潮哩。」說罷，合座不覺大笑。

衆仙祖饒未能，早有幾位仙姑限期已到，一個個各按年月，都朝下界投胎去了。那百花仙子降生嶺南唐秀才之家，乃河源縣地方。

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鏡
花
緣
第
六
回

第七回

小才女月下論文科

老書生夢中聞善果

話說這位唐秀才，名敖，表字以亭，祖籍嶺南循州海豐郡河源縣，妻子久已去世，繼娶林氏。兄弟名唐敏，也是本郡秀士；弟婦史氏。至親四口。上無父母。喜得祖上留下良田數頃，儘可度日。

唐敏自進學後，無志功名，專以課讀爲業。唐敖素日雖功名心勝，無如秉性好遊，每每一年倒有半年出遊在外，因此學業分心，以致屢次赴試，仍是一領青衫。

恰喜這年林氏生下一女，將產時，異香滿室，既非冰麝，又非旃檀，似花香而非花香，三日之中，時刻變換，竟有百種香氣，鄰舍莫不傳以爲奇，因此都將此地喚作『百香衢』。未生之先，林氏夢登五彩峭壁，醒來卽生此女，所以取名小山。隔了兩年，又生一子，就從姐姐小

山之意，取名小峯。

小山生成美貌端莊，天姿聰俊；到了四五歲，就喜讀書，凡有書籍，一經過目，即能不忘；且喜家中書籍最富，又得父親叔叔指點，不上幾年，文義早已精通。兼之膽量極大，識見過人，不但喜文，並且好武，時常舞鎗耍棒，父母也禁他不住。

這年唐敖又去赴試。一日，正值皓月當空，小山同唐敏坐在簷下玩月談文。

小山問道：『爹爹屢赴科場，叔叔也是秀才，爲何不去應試？』唐敏道：『我素日功名心淡，且學業未精，去也無用；與其奔馳辛苦，莫若在家課讀，倒覺自在。况命中不能發達，也強求不來的。』

小山道：『請問叔叔：當今既開科考文，自然男有男科，女有女科了。不知我們女科幾年一考？』求叔叔說明，姪女也好用功，早作準備。唐敏不覺笑道：『姪女今日怎麼忽然講起女科？我只曉得醫書有個女科。若講考試，有甚女科，我卻不知。如今雖有太后爲

帝朝中並無女臣，莫非姪女也想發科發甲去做官，真是你爹爹一樣心腸，可謂一父女天性了。」

小山道：「姪女並非要去做官，因想當今既是女皇帝，自然該有女秀才，女丞相，以做女君輔弼，庶男女不致混雜，所以請問一聲，那知竟是未有之事。若這樣說來，女皇帝倒用男丞相，這也奇了。既如此，我又何必讀書？跟著母親嬪嬪習學針黹，豈不是好？」過了兩日，把書果真放過去學針黹。學了幾時，只覺毫無意味，不如吟詩作賦有趣。於是仍舊讀書。

小山本來穎悟，再加時刻用功，腹中甚覺淵博，每與叔叔唱和，唐敏竟敵他不住，因此外面頗有才女之名。

誰知唐敏前去赴試，雖然連捷中了探花，不意有位言官，上了一本，言唐敏放於宏道年間，曾在長安同徐敬業、駱賓王、魏思溫、薛仲璋等結拜異姓兄弟，後來徐駱諸人謀爲不軌，唐敏

雖不在內，但昔日既與叛逆結盟，究非安分之輩，今名登黃榜，將來出仕，恐不免結黨營私，請旨誦爲庶人，以爲結交匪類者戒。本章上去，武后密訪唐敖並無劣蹟，因此施恩，仍舊降爲秀才。

唐敖這番氣惱，非同小可，終日思想，遂有棄絕紅塵之意。唐敏得了連捷喜音，恐哥哥需用，早已差人送了許多銀兩。唐敖有了路費，更覺放心，卽把僕從遣回，自己帶著行囊，且到各處遊玩，暫解愁煩；一路上逢山起早，遇水登舟，遊來遊去，業已半載，轉瞬臘盡春初。這日不知不覺到了嶺南，前面已是妻舅林之洋門首，相隔自己家內不過二三十里，路途雖近，但意懶心灰，羞見兄弟妻子之面，意欲另尋勝境暢遊，又不知走那一路才好。一時無聊，因命船戶把船攏岸，上得岸來，走未數步，遠遠有一古廟，進前觀看，上寫『夢神觀』三個大字，不覺歎道：『我唐敖年已半百，歷來所做之事，如今想起，真如夢境一般。從前好夢歹夢，俱已做過，今看破紅塵，意欲求仙訪道，未卜此後何如。何不去求神明指示？』

於是走進神殿，暗暗禱告，拜了神像，就在神座旁席地而坐。恍惚間，有個垂髫童子走

來道：『我家主人奉請處士，有話面談。』

唐敖跟著來至後殿，有一老者迎出。隨卽上前行禮，分賓主坐下道：『請問老丈尊姓？』

不知見召有何台命？』老者道：『老夫姓孟，向在如是觀居住。適因處士有求仙訪道之意，所以奉屈一談。請問處士向來有何根基？如今所恃何術？畢竟如何修爲，去求仙道？』

唐敖道：『我雖無甚根基，至求仙一事，無非遠離紅塵，斷絕七情六慾，一意靜修，自然可入仙道了。』老者笑道：『此事談何容易！處士所說清心寡慾，不過略延壽算，身無疾病而已。若講這仙道，那葛仙翁說的最好。』他道：『要求仙者，當以忠孝和順仁信爲本。若德行不修，務求元道，終歸無益。』要成地仙，當立三百善；要成天仙，當立一千三百善。今處士既未立功，又未立言，而又無善可立，一無根基，忽要求仙，豈非『緣木求魚』枉自費力麼？』

唐敖道：『賤性庸愚，今承指教，嗣後自當衆善奉行，以求正果。但小子初意，原想努力上進，恢復唐室，以解生靈塗炭，立功於朝。無如甫待登第，忽有意外之災。境遇如此，莫可』

若何。老丈何以教我？」那老者道：「處士有志未遂，甚爲可惜。然一塞翁失馬，安知非福。」此後如棄浮幻，另結良緣，四海之大，豈無際遇。現聞百花獲愆，俱降紅塵，將來雖可團聚一方，內有名花十二，不幸飄零外洋。倘處士憫其凋零，不辭勞瘁，遍歷海外，或在名山，或在異域，將各花力加培植，俾歸福地，與羣芳同得返本還原，不致淪落海外冥冥之中，豈無功德。再能衆善奉行，始終不懈，一經步入小蓬萊，自能名登寶籙，位列仙班。此中造化，處士本有宿緣，卽此前進，自有不期然而然者。今承下問，故述梗概，亟須勉力行之。」

唐敖聽罷，正要朝下追問，那個老者忽然不見，連忙把眼揉了一揉，四處觀看，誰知自己仍坐神座之旁；仔細一想，原來卻是一夢；將身立起，再看神像，就是夢中所見老者，因又叩拜一番，來到船上，隨卽開船；細想夢中光景，暗暗忖道：「此番若到海外，其中必有奇緣。」第一百
花不知因何獲愆，畢竟都降何處？爲何卻又飄流外洋？此事虛虛實實，令人難解。好在我生性好遊，今功名無望，業已看破紅塵，正思海外暢遊，以求善果，恰好又得此夢，可謂「天從人願。」適纔夢神所說名花十二，不知卻喚何名。可惜未曾問得詳細。將

了海外，惟有處處留神，但遇好花，卽加培植。倘逢仙緣，亦未可知。此時且去尋訪妻舅。

他常出外飄洋，倘能結伴同行，那纔更好了。」

於是把船攏到妻舅林之洋門首。只見裏面挑發貨物，恩恩忙忙，倒像遠出樣子。原來林之洋乃河北德州平原郡人氏，寄居嶺南，素日作些海船生意。父母久已去世，妻子呂氏跟前一女名喚婉如，年方十三，生得品貌秀麗，聰慧異常，向日常在海船跟著父母飄洋。如今林之洋又去販貨，把家務託丈母江氏照應，正要起身，忽見唐敖到他家來，彼此道了久闊，讓至內室，同呂氏見禮。婉如也來拜見。

唐敖還禮道：「姪女向未讀書，今兩年未見，爲何滿面書卷秀氣？大約近來也學小山不做針黹，一味讀書了。」林之洋道：「他心心念念原想讀書。俺也知道讀書是件好事，平時俺也替他買了許多書，奈俺近年多病窮忙，那有工夫教他。」

唐敖道：「舅兄可知近來女子讀書，如果精通，比男子登科發甲還妙哩。」林之洋道：「爲甚有這好處？」唐敖道：「這個好處，你道從何而起？卻是宮娥上官婉兒起的根苗。」

鏡花緣 第七回

此話已有十餘年了。舅兄既不知道，待小弟慢慢講來。
未知後話如何，再俟下回分解。

第八回

棄器塵結伴遊寰海

覓勝蹟窮蹤越遠山

話說唐敖向林之洋道：「舅兄，你道爲何女子讀書甚妙？」只因太后有個宮娥，名喚上官婉兒，那年百花齊放，曾與羣臣作詩，滿朝臣子都作他不過，因此文名大振，太后十分寵愛，將他封爲昭儀；因要鼓勵人才，並將昭儀父母也封官職；後來又命各處大臣細心查訪，如有能文才女，准其密奏，以備召見，量才加恩。外面因有這個風聲，所以數年來無論大家小戶，凡有幼女，莫不讀書。目今召見曠典雖未舉行，若認真用功，有了文名，何愁沒有奇遇？姪女如此清品，任其耽擱，豈不可惜？」

呂氏道：「將來全仗姑夫指教。如識得幾字，那纔好了。但他雖未讀書，卻喜寫字；每日拿着字帖臨寫，時刻不離。教他送給小山姐姐批改，他又不肯。究竟不知寫的何如。」

唐敖道：『姪女所臨何帖？何不取來一看？』林婉如道：『姪女立意原想讀書，無奈父親最怕教書煩心，只買一本字帖教俺學字。姪女既不認得，又不知從何下筆，只好依樣葫蘆，細細臨寫。平時遇見小山姐姐，怕他恥笑，從未談及。今寫了三年，字體雖與帖上相仿，不知寫的可是。求姑夫批改。』說罷取來。

唐敖接過一看，原來是本漢隸；再將婉如所臨細細觀看，只見筆筆藏鋒，字字秀挺，不但與帖無異，內有幾字，竟高出原帖之上；看罷，不覺歎道：『如此天資，若非宿慧，安能如此！此等人若令讀書，何患不是奇才？』

林之洋道：『俺因他要讀書，原想送給甥女作伴，求妹夫教他；偏這幾年妹夫在家日子少，只好等你作了官，再把他送去。誰知去年妹夫剛中探花，忽又鬧出結盟事來。俺聞前朝並無探花這個名號，是太后新近取的。據俺看來，太后特將妹夫中個探花，必因當年百花齊放一事，派你去探其花消息哩。』

唐敖道：『小弟記得那年百花齊放，太后曾將牡丹貶去洛陽，其餘各花至今仍在上苑，

所有名目，現有上官昭儀之詩可憑，何須查探。舅兄此言未免過於附會。但我們相別許久，今日見面，正要談談，不意府上如此匆忙。看這光景，莫非舅兄就要遠出麼？」

林之洋道：「俺因連年多病，不會出門；近來喜得身子強壯，販些零星貨物到外洋碰碰財運，強如在家「坐吃山空」。這是俺的舊營生，少不得又要吃些辛苦。」

唐敖聽罷，正中下懷，因趁勢說道：「小弟因內地山水連年遊玩殆遍，近來毫無消遣，而且自從邵中回來，鬱悶多病，正想到大洋看看海島山水之勝，解解愁煩。舅兄恰有此行，真是天緣湊巧，萬望攜帶攜帶。小弟帶有路費數百金，途中斷不有累。至於飯食、舟資，悉聽分付，無不遵命。」

林之洋道：「妹夫同俺骨肉至親，怎說起船錢飯食來？」因向妻子道：「大娘，你聽妹夫這是甚話？」

呂氏道：「俺們海船甚大，豈在姑爺一人？就是飯食，又值幾何？但海外非內河可比，俺們常走，不以爲意，若膽小的，初上海船，受了風浪，就有許多驚恐。你們讀書人，茶水是不

離口的，盥漱沐浴也日日不可缺的，上了海船，不獨沐浴一切先要從簡，就是每日茶水也只能略潤喉嚨，若想盡量，卻是難的。姑爺平素自在慣了，何能受這辛苦？」

林之洋道：『到了海面，總以風為主，往返三年兩載，更難預定，妹夫還要忖度。若一時高興，悞了功名正事，豈非俺們耽擱你麼？』

唐敖道：『小弟素日常聽令妹說海水極鹹，不能入口，所用甜水，俱是預裝船內，因此都要攪節。恰好小弟平素最不喜茶，沐浴一切更是可有可無。至洋面風浪甚險，小弟向在長江大湖也常行走，這又何足為奇？若講往返難以刻期，恐誤正事，小弟只有赴考是正事，今已功名絕望，但願遲遲回來，纔趁心願，怎麼倒說你們耽擱呢？』

林之洋道：『你既這般立意，俺也不敢相攔。妹夫出門時，可將這話告知俺家妹子。』唐敖道：『此話我已說過，舅兄如不放心，小弟再寄一封家信，將我們起身日子也教令妹知道，豈不更好？』

林之洋見妹夫執意要去，情不可卻，只得應允。唐敖一面修書央人寄去，一面開發船

錢把行李發來，取了一封銀子，以作舟資飯食之費。筆之用。

林之洋執意不收，只好給了婉如爲紙

林之洋道：『妹夫給他這多銀子，若買紙筆，寫一世還寫不清哩！俺想妹夫既到海外，爲甚不買些貨物碰碰機會？』唐敖道：『小弟纔拏了銀子，正要去置貨，卻被舅兄道著，可謂意見相同。』於是帶了水手，走到市上，買了許多花盆並幾擔生鐵回來。

林之洋道：『妹夫帶這花盆，卻是冷貨，難以出脫。這生鐵俺見海外到處都有，帶這許多，有甚用處？』

唐敖道：『花盆雖係冷貨，安知海外無惜花之人？倘乏主顧，那海島中奇花異草，諒也不少，就以此盆栽植數種，沿途玩賞，亦可陶情。至於生鐵，如遇買主固好，設難出脫，舟中得此亦壓許多風浪，縱放數年，亦無朽壞。小弟熟思許久，惟此最妙，因而買來。好在所費無多，舅兄不必在意。』

林之洋聽了，明知此物難以退回，只得點頭道：『妹夫這話也是。』不多時，收拾完畢，大家另坐小船，到了海口。衆水手把貨發完，都上三板渡上海船，趁

著順風揚帆而去。

此時正是正月中旬，天氣甚好。行了幾日，到了大洋。唐敖四圍眺望，眼界爲之一寬。真是『觀於海者難爲水』，心中甚喜。走了多日，繞出門戶山，不知不覺順風飄來，也不知走了若干路程。

唐敖一心記挂夢神所說名花，每逢崇山峻嶺，必要泊船，上去望望。林之洋因唐敖是讀書君子，素木敬重，又知他秉性好遊，但可停泊，必令妹夫上去。就是茶飯一切，呂氏也甚照應。唐敖得他夫妻如此相待，十分暢意；途中雖因遊玩不無耽擱，喜得常遇順風，兼之飄洋之人，以船爲家，多走幾時也不在意。倒是林之洋惟恐過於耽擱，有誤妹夫考試。誰知唐敖立誓不談功名，因此只好由他盡興遊。遊玩之暇，因婉如生的聰慧，教他念念詩賦，恰喜他與詩賦有緣，一讀便會，毫不費事。沿途借著課書，倒解許多煩悶。

這日正行之際，迎面又有一座大嶺。

唐敖道：「請教舅兄，此山較別處甚覺雄壯，不知

何名？」林之洋道：「這嶺名叫東口山，是東荒第一大嶺。聞得上面景致甚好。俺路過幾次，從未上去。今日妹夫如高興，少刻停船，俺也奉陪走走。」

唐敖聽見「東口」二字，甚覺耳熟，偶然想起道：「此山既名東口，那君子國，大人國，自然都在鄰近了。」林之洋道：「這山東連君子，北連大人，果然鄰近。妹夫怎麼得知？」

唐敖道：「小弟聞得海外東口山有君子國，其人衣冠帶劍，好讓不爭；又聞大人國在其北，只能乘雲而不能走。不知此話可確？」林之洋道：「當日俺到大人國，曾見他們國人都有雲霧把脚托住，走路並不費力。那君子國無論甚人，都是一派文氣。這兩國過去就是黑齒國，渾身上下，無處不黑。其餘如勞民，聶耳，無腸，犬封，元股，毛民，毗窳，無腎，深目等國，莫不奇形怪狀，都在前面，將來到彼，妹夫去看看就曉得了。」

說話間，船已泊在山脚下，郎舅兩個，離船上了山坡。林之洋提着烏鎗火繩，唐敖身佩寶劍，曲曲彎彎，越過前面山頭，四處一看，果是無窮美景，一望無際。

唐敖付道：「如此崇山，豈無名花在內？不知機緣如何？」只見遠遠山峯上，走出一

個怪獸，其形如豬，身長六尺，高四尺，渾身青色，兩隻大耳，口中伸出四個長牙，猶如象牙一般，拖在外面。

唐敖道：『這獸如此長牙，卻也罕見。舅兄可知其名麼？』林之洋道：『這個俺不知道。俺們船上有位舵工，剛纔未邀他同來。他久慣飄洋，海外山水，全能透徹，那些異草奇花，野鳥怪獸，無有不知。將來如再遊玩，俺把他邀來。』

唐敖道：『船上既有如此能人，將來遊玩，倒是不可缺的。此人姓甚？可識字麼？』林之洋道：『這人姓多，排行第九。因他年老，俺們都稱多九公。他就以此爲名。那些水手，因他無一不知，都同他取笑，替他起個反面綽號，叫作『多不識』。幼年也曾入學。因不得中，棄了書本，作些海船生意。後來消折本錢，替人管船，掌舵爲生，儒巾久已不戴。爲人老誠，滿腹才學。今年八旬向外，精神甚好，走路如飛。平素與俺性情相投，又是內親，特地邀來相幫照應。』

恰好多九公從山下走來。

林之洋連忙招手相邀。

唐敖迎上拱手道：『前與九公會』

而尙未深談。剛纔舅兄說起，纔知都是至親。又是學中先輩。小弟向日疏忽失敬，尙求恕罪。多九公連道豈敢。林之洋道：『九公想因船上拘束，也來舒暢舒暢。俺們正在盼望，來的恰好。』因指道：『請問九公那個怪獸，滿嘴長牙，喚作甚名。』多九公道：『此獸名叫「當康」，其鳴自叫，每逢盛世，始露其形。今忽出現，必主天下太平。』話未說完，此獸果然口呼『當康』，鳴了幾聲，跳舞而去。

唐敖正在眺望，只覺從空落一小石塊，把頭打了一下，不由吃驚道：『此石從何而來。』林之洋道：『妹夫，你看那邊，羣黑鳥，都在山坡啄取石塊。方纔落石打你的，就是這鳥。』唐敖進前細看，只見其形似鴉，身黑如墨，嘴白如玉，兩隻紅足，頭上斑斑點點，有許多花文，都在那里啄石，來往飛騰。林之洋道：『九公可知這鳥搬取石塊，有甚用處。』多九公道：『當日炎帝有個少女，偶遊東海，落水而死，其魂不散，變爲此鳥；因懷生前落水之恨，每日銜石吐入海中，意欲把海填平，以消此恨；那知此鳥年深日久，竟有匹偶，日漸滋生，如今竟成一類了。』唐敖聽了，不覺歎息不止。

未知此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回

服肉芝延年益壽

食朱草入聖超凡

話說唐放聞多九公之言，不覺問道：『小弟向來以爲銜石填海，失之過癡，必是後人附會；今日目覩，纔知當日妄議，可謂少所見多所怪了。』據小弟看來，此鳥秉性雖癡，但如此難爲之事，並不畏難，其志可嘉。每見世人明明放着易爲之事，他卻畏難偷安，一味蹉跎，及至老大，一無所能，追悔無及。如果都像精衛這樣立志，何患無成？——請問九公：小弟聞得此鳥生在發鳩山，爲何此處也有呢？

多九公笑道：『此鳥雖有銜石填海之異，無非是個禽鳥，近海之地，何處不可生？何必定在發鳩山？』况老夫只聞鸚鵡不踰濟，至精衛不踰發鳩，這卻未曾聽過。』

林之洋道：『九公，你看前面一帶樹林，那些樹木，又高又大，不知甚樹。俺們前去看看，

如有鮮果，摘取幾個，豈不是好？」登時都至崇林。迎面有株大樹，長有五丈，大有五圍，上面並無枝節，惟有無數稻鬚，如禾穗一般，每穗一個，約長丈餘。

唐敖道：「古有「木禾」之說，今看此樹形狀，莫非木禾麼？」多九公點頭道：「可惜

此時稻還未熟；若帶幾粒大米回去，這是罕見之物。」唐敖道：「往年所結之稻，大約都被

野獸吃去，竟無一顆在地。」林之洋道：「這些野獸就算嘴饞好吃，也不能吃得顆粒無存。

俺們且在草內搜尋，務要找出長長見識。」說罷，各處尋覓。不多時，擎着一顆大米道：

「俺找着了。」二人進前觀看，只見那米有三寸寬，五寸長。

唐敖道：「這米若煮成飯，豈不有一尺長麼？」多九公道：「此米何足為奇！老夫向

在海外，曾吃一個大米，足足飽了一年。」林之洋道：「這等說，那米定有兩丈長了。」當日

怎樣煮他？這話俺不信。」

多九公道：「那米寬五寸，長一尺，煮出飯來，雖無兩丈，吃過後滿口清香，精神陡長，一年

總不思食。」此話不但林兄不信，就是當時老夫自己也覺疑惑。後來因聞當年宣帝時背

陰國來獻方物，內有「清腸稻」，每食一粒，終年不飢，纔知當日所食大約就是清腸稻了。」
林之洋道：「怪不得令人射鵠，每每所發的箭離那鵠子還有一二尺遠，他卻大爲可惜，只說差得一米。俺聽了着實疑惑，以爲世上那有那樣大米？今聽九公這話，纔知他說差得一米，卻是煮熟的清腸稻。」唐敖笑道：「煮熟二字，未免過刻。舅兄此話，被好射歪箭的聽見，只怕把嘴還要打歪哩！」

忽見遠遠有一小人，騎着一匹小馬，約長七八寸，在那裏走路。多九公一眼瞥見，早已如飛奔去。林之洋只顧找米，未曾理會。唐敖一見，那敢怠慢，慌忙追趕。那個小人也朝前奔走。多九公腿腳雖便，究竟筋力不及；兼之山路崎嶇，剛離小人不遠，不防路上有一石塊，一脚絆倒；及至起來，腿上轉筋，寸步難移。唐敖得空，飛忙越過，趕有半里之遙，這纔趕上，隨即捉住，吃入腹內。

多九公手扶林之洋，氣喘噓噓走來，望着唐敖嘆道：「一飲一啄，莫非前定，何況此等大事？這是唐兄仙緣湊巧，所以毫不費事，竟被得着了。」林之洋道：「俺聞九公說有

個小人小馬被妹夫趕來。俺們遠遠見你放在嘴邊。難道連人帶馬都吃了？俺甚不明。倒要請問有甚仙緣？」

唐敖道：「這個小人小馬，名叫『肉芝』。當日小弟原不曉得，今年從都中回來，無志功名，時常看看古人養氣服食等法，內有一條，言行山中如見小人乘著車馬，長五七寸的名叫肉芝，有人吃了，延年益壽，並可了道成仙。此話雖不知真假，諒不致有害，因此把他捉住，有偏二兄吃了。」

林之洋笑道：「果真這樣，妹夫竟是活神仙了。你今吃了肉芝，自然不飢，只願遊玩，俺倒餓了。剛纔那個小人小馬，妹夫吃時，可還剩條腿兒，給俺解解饑麼？」

多九公道：「林兄如餓，恰好此地有個充飢之物。」隨向碧草叢中摘了幾枝壽草，道：「林兄把他吃了，不但不飢，並且頭目還覺清爽。」

林之洋接過，只見這草宛如韭菜，內有嫩莖，開著幾朵青花，即放口內，不覺點頭道：「這草一股清香，倒也好吃。請問九公，他叫甚麼名號？」已後俺若遊山餓時，好把他來充飢。」

唐敖道：『小弟聞得海外鷓山有青草花如韭，名「祝餘」，可以療飢。大約就是此物了。』
多九公連連點頭。於是又朝前走。

林之洋道：『好奇怪！果真飽了！這草有此好處，俺要多找兩擔，放在船上，如遇缺糧，把他充飢，比當年妹夫所傳辟穀方子，豈不省事？』
多九公道：『此草海外甚少，何能找得許多？况一經離土，其葉即枯，若要充飢，必須嫩莖，枯即無用了。』

只見唐敖忽然路旁折了一枝青草，其葉如松，青翠異常，葉上生着一子，大如芥子，把子取下，手執青草道：『舅兄纔吃祝餘，小弟只好以此奉陪了。』說罷，吃入腹內，又把那個芥子放在掌中，吹氣一口，登時從那子中生出一枝青草來，也如松葉，約長一尺；再吹一口，又長一尺；一連吹氣三口，共有三尺之長，放在口邊，隨又吃了。

林之洋笑道：『妹夫要這樣狠嚼，只怕這裏青草都被你喫盡哩！這芥子忽變青草，這是甚故？』
多九公道：『此是一躡空草，一名「掌中芥」。取子放在掌中，一吹長一尺，再吹又長一尺，至三尺止。人若吃了，能立空中，所以叫作躡空草。』
林之洋道：『有這好

處，俺也吃他幾枝，久後回家，儼房上有賊，俺躡空捉他，豈不省事？」

於是各處尋了多時，並無蹤影。多九公道：「林兄不必找了。此草不吹不生。這空

山中有誰吹氣栽他。剛纔唐兄所吃的，大約此子因鳥雀啄食，受了呼吸之氣，因此落地而生，並非常見之物，你卻從何尋找。老夫在海外多年，今日也是初次纔見。若非唐兄吹他，老夫還不知就是躡空草哩。」

林之洋道：「吃了這草，就能站在空中，俺想這話到底古怪，要求妹夫試試。果能平空站住，俺纔信哩。」唐敖道：「此草纔吃未久，如何就有效驗——也罷，小弟權且試試。」隨即將身一縱，就如飛舞一般，攆將上去，離地約有五六丈，果然兩脚登空，猶如腳踏實地，將身立住，動也不動。

林之洋拍手笑道：「妹夫如今竟是平步青雲了。果真吃了這草就能攆空，倒也好頑。妹夫何不再走幾步。若走的靈便，將來行路，你就空中行走，兩脚並不沾土，豈不省些鞋襪？」

唐敖聽了，果真就要空中行走；誰知方纔舉足，隨即墜下。林之洋道：「恰好那邊有顆棗樹，上面有幾個大棗。妹夫既會擻高，爲甚不去摘他幾個，解解口渴，也是好的。」都至樹下仔細一看，並非棗樹。

多九公道：「此果名叫『刀味核』，其味全無定準，隨刀而變，所以叫作刀味核。有人吃了，可成地仙。我們今日如得此核，卽不能成仙，也可延年益壽。無如此核生在樹杪，其高十數丈。唐兄縱會擻高，相去懸遠，何能到手？」林之洋道：「妹夫只管擻去，設或殼著，也不可定。」唐敖道：「小弟擻空離地不過五六丈，此樹高不可攀，何能摘他。這是一癩蝦蟆想吃天鵝肉了。」

林之洋聽了，那肯甘心；因低了頭，付了一付，不覺喜道：「俺纔想個主意，妹夫擻在空中，略停片時，隨又朝上一擻，就如登梯一般，慢慢擻去，不怕這核不能到手。」

唐敖聽了，仍是不肯。無奈林之洋再三催逼。唐敖只得將身一縱，擻在空中，停了片刻，靜氣寧神，將身立定，復又用力朝上一擻，只覺身如蟬翼，悠悠揚揚，飄飄蕩蕩，登時間不知

不覺，倒像斷線風箏一般，落了下來。

林之洋頓足道：「妹夫怎麼不朝上擻，倒朝下墜？這是甚意？」唐敖道：「小弟剛纔

明明朝上擻去，誰知並不由我作主，何嘗是我有意落下？」多九公笑道：「你在空中要朝

上擻，兩腳勢必用力，又非腳踏實地，焉有不墜？若依林兄所說，慢慢一層一層擻去，儻擻千

百遍，豈不擻上天麼？」安有此理？」唐敖道：「此時忽覺一陣清香，莫非此核還有香味

麼？」多九公道：「這股香氣，細細聞去，倒像別處隨風刮來。我們何不順着香味，各處看

看？」於是三人分路找尋。

唐敖穿過樹林，走過峭壁，各處探望。只見路旁石縫內生出一枝紅草，約長二尺，赤若

塗朱，甚覺可愛。端詳多時，猛然想起：「服食方內言：『朱草』狀如小桑，莖似珊瑚，汁流如

血，以金玉投之，立刻如泥。」投金名叫「金漿」，投玉名叫「玉漿」。一人若服了，皆能入聖

超凡，且喜多林二人俱未同來，今我得遇仙草，可謂有緣。奈身邊並無金器，這卻怎好？」

因想了一想，頭巾上有個小小玉牌，「何不試試？」想罷，取下玉牌，把朱草從根折斷，齊放

掌中連揉帶搓，果然玉已成泥，其色甚紅，隨即放入口內，只覺芳馨透腦。方纔吃完，陡然精神百倍，不覺喜道：『朱草纔吃未久，就覺神清氣爽，可見仙家之物，果非小可！此後如能斷穀，其餘別的工夫更好做了。今日吃了許多仙品，不知努力可能加增？』只見路旁有一殘碑，倒在地下，約有六七百觔，隨即走進，彎下腰去，毫不費力，輕輕用手捧起，借着躡空草之柄，乘勢將身一縱，擲在空中，略停片刻，慢慢落下，走了兩步，將碑放下道：『此時服了朱草，只覺耳聰目明，誰知回想幼年所讀經書，不但絲毫不忘，就是平時所作詩文，也都目前在。不意朱草竟有如許妙處！』

只見多九公攜着林之洋走來道：『唐兄忽然滿口通紅，是何緣故？』唐放道：『不瞞九公說，小弟纔得一枝朱草，卻又有偏二位吃了。』林之洋道：『妹夫吃他有甚好處？』多九公道：『此草乃天地精華凝結而生，人若服了，有根基的，即可得道成仙。老夫向在海外，雖然留心，無如從未一見。今日又被唐兄遇着，真是仙緣湊巧。將來優游世外，名列仙班，已可概見。那知這陣香氣，卻成就了唐兄一段仙緣。』林之洋道：『妹夫不久就要成

仙爲甚忽然愁眉苦臉。難道捨不得家鄉，怕做神仙麼？」唐敖道：「小弟喫了朱草，此時只覺腹痛，不知何故。」

話言未了，只聽腹中響了一陣，登時濁氣下降，微微有聲。林之洋用手掩鼻道：「好了！

這草把妹夫濁氣趕出身上，想必暢快。不知腹中可覺空疎。舊日所作詩文可還依舊在腹麼？」

唐敖低頭想了一想，口中只說奇怪，因向多九公道：「小弟起初喫了朱草，細想幼年所作詩文，明明全都記得；不意此刻腹痛之後，再想舊作，十分中不過記得一分，其餘九分再也不想不出，不解何意？」多九公道：「卻也奇怪。」林之洋道：「這事有甚奇怪？據俺看來，

妹夫想不出的那九分就是剛纔那股濁氣，朱草嫌他有些氣味，把他趕出，他已露出本相，鑽入俺的鼻內，你卻那裏尋他？其餘一分，並無氣味，朱草容他在內，如今好好在你腹中，自然一想就有了。俺只記挂妹夫中探花那本卷子，不知朱草可肯留點情兒。妹夫平日所作窗稿，將來如要發刻，據俺主意，不須託人去選，就把今日想不出的那九分全部刪去，只刻想

得出的那一分包你必是好的。若不論好歹一概發刻在你自己刻的是詩。那知朱草卻大爲不然。可憐這草甚少；若帶些回去給人吃了，豈不省些刻工——朱草有這好處，九公爲甚不吃兩枝？難道你無窗稿要刻麼？」多九公笑道：「老夫雖有窗稿要刻，但恐趕出濁氣，只怕連一分還想不出哩。」林兄爲何不吃兩枝，趕趕濁氣？」林之洋道：「俺又不刻酒經，又不刻食譜，吃他作甚？」唐敖道：「此話怎講？」林之洋道：「俺這肚腹不過是酒囊飯袋，若要刻書，無非酒經食譜，何能比得二位？怪不得妹夫最好遊山玩水。今日俺見這些奇禽怪獸，異草仙花，果然解悶。」多九公道：「林兄剛說果然，湊巧竟有「果然」來了。」

只見山坡上有個異獸，形象如猿，渾身白毛，上有許多黑文，其體不過四尺，後面一條長尾，由身子盤至頂上，還長二尺有餘，毛長而細，頰下許多黑鬚，守着一個死獸在那裏慟哭。

林之洋道：「看這模樣，竟像一個絡腮鬍子。不知爲甚這樣啼哭？」難道他就叫作「果然」麼？」多九公道：「此獸就是「果然」，又名「燃獸」。其性最義，最愛其類。獵戶取皮作褥，貨賣獲利。往往捉住一個打死，放在山坡，如有路過之燃，一經看見，即守住

啼哭，任人捉獲，並不逃竄。此時在那裏守着死熬慟哭，想來又是獵戶下的鷄子。少刻獵戶看見，毫不費力，就捉住了。」

忽見山上起一陣大風，刮的樹木刷刷亂響。三人見風來的古怪，慌忙躲入樹林深處。風頭過去，有隻斑毛大蟲從空墮了下來。

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回

誅大蟲佳人施藥箭

搏奇鳥壯士奮空拳

話說三人躲入樹林，風頭過去，有隻斑毛大蟲，從高峯擲至果然面前，果然一見，嚇的發抖，還是守着死燃不肯遠離。那大蟲擲下，如山崩地裂一般，吼了一聲，張開血盆大口，把死燃咬住。只見山坡旁隱隱約約，倒像擲出一箭，直向大蟲面上射去。大蟲着箭，口中落下死燃，大吼一聲，將身縱起，離地數丈，隨即落下，四脚朝天，眼中插着一箭，竟自不動。

多九公喝彩道：「真好神箭！」

果然見血封喉！

唐敖道：「此話怎講？」

多九公道：

「此箭乃獵戶放的藥箭，係用毒草所製。凡猛獸着了此箭，任他凶猛，登時血脈凝結，氣噤緊閉。所以叫他見血封喉。但虎皮甚厚，箭最難入。這人把箭從虎目射入，因此藥性行的更快，若非本領高強，何能有此神箭？不意此處竟有如此能人。少刻出來，倒要會他一

會』

忽見山旁又走出一隻小虎，行至山坡，把虎皮揭去，卻是一個美貌少女，身穿白布箭衣，頭上束着白布漁婆巾，臂上跨着一張雕弓，走至大蟲跟前，腰中取出利刃，把大蟲胸膛剖開，取出血淋淋斗大一顆心，提在手中，取了利刃，捲了虎皮，走下山來。

林之洋道：『原來是個女獵戶。這樣小年紀，竟有這般膽量，俺且嚇他一嚇。』說罷，舉起火繩，迎着女子放了一聲空鎗。那女子叫道：『我非歹人，諸位暫停貴手，婢子有話告稟。』登時下來，萬福道：『請教三位長者上姓，從何至此。』唐敖道：『他二人一位姓多，一位姓林，老夫姓唐，都從中原來。』女子道：『嶺南有位姓唐的，號叫以亭，可是長者一家。』唐敖道：『以亭就是賤字，不知何以得知。』

女子聽了，慌忙下拜道：『原來唐伯伯在此。』姪女不知，望求恕罪。唐敖還禮道：『請問小姐尊姓，爲何如此稱呼。』府上還有何人，適纔取了虎心，有何用處。』女子道：『姪女中原人氏，姓賂，名紅蕖。父親曾任長安主簿，後降臨海丞，因同敬業伯伯獲罪不

知去向。官差緝捕家屬，母親無處存身，同祖父帶了姪女，逃至海外，在此古廟中敷衍度日。此山向無人煙，尚可藏身。不意去年大蟲趕逐野獸，將住房壓倒，母親肢體折傷，疼痛而死。姪女立誓殺盡此山之虎，替母報讎。適用藥箭射死大蟲，取了虎心，正要回去祭母，不想得遇伯伯。姪女常聞祖父說伯伯與父親向來結拜，所以纔敢如此相稱。』

唐敖歎道：『原來你是賓王兄弟之女。幸逃海外，未遭毒手。不知老伯現在何處？』

身體可安。望姪女帶去一見。』
駱紅蕖道：『祖父現在前面廟內。伯伯既要前去，姪女在前引路。』

說罷，四人走不多時，來至廟前，上寫『蓮花菴』三字，四面牆壁俱已朽壞，並無僧道，惟剩神殿一座，廂房兩間，光景雖然頹敗，喜得怪石縱橫，碧樹叢雜，把這古廟圍在居中，倒也清雅。進了廟門，駱紅蕖提着虎心，先去通知。三人隨後進了大殿，只見有個鬚髮皆白的老翁迎出。唐敖認得是駱龍，連忙搶進行禮。多林二人也見了禮。一同讓坐獻茶。

駱龍問了多林二人名姓，略談兩句，因向唐敖歎道：『吾兒賓王不聽賢姪之言，輕舉妄

動，以致合家離散。孫兒跟在軍前，未卜存亡。老夫自從得了凶信，卽帶家口奔逃，偏偏媳婦身懷六甲，好容易逃至海外，生下紅蕖孫女，就在此處敷衍度日。屈指算來，已一十四載。不意去歲大蟲壓倒房屋，媳婦受傷而亡。孫女慟恨，因此棄了書本，終日搬弓弄箭，操練武藝，要替母親報讎；自製白布箭衣一件，誓要殺盡此山猛虎，方肯除去孝衣。果然有志竟成，上月被他打死一個，今日又去打虎，誰知恰好遇見賢姪。邂逅相逢，真是「萬里他鄉遇故知」，可謂三生有幸！惟是老夫年已八旬，時常多病。現在此處，除孫女外，還有乳母老蒼頭二人。老夫爲痴兒賓王所累，萬不能復回故土，自投羅網。况已老邁，時光有限。紅蕖孫女，正在少年，困守在此，終非長策。老夫意欲拜懇賢姪，俯念當日結義之情，將紅蕖作爲己女，帶回故鄉，俟他年長，代爲擇配，完其終身。老夫了此心願，雖死九泉，亦必銜感。」說着，落下淚來。

唐放道：「老伯說那裏話來！小姪與賓王兄弟，情同骨肉，姪女紅蕖，就如自己女兒一般。今蒙慈命帶回家鄉，自應好好代他擇配，何須相託？若論子姪之分，原當奉請老伯同

回故鄉侍奉餘年，稍盡孝心，庶不負當日結拜之情。奈近日武后純以殺戮爲事，唐家子孫，誅戮殆盡，何況其餘？且老伯昔日出仕多年，非比他們婦女可以隱藏。儻走露風聲，不獨小姪受累，兼恐老伯受驚。因此不敢冒昧勸駕。小姪初意原想努力上進，約會幾家忠良，共爲勤王之計，以復唐業。無如功名未遂，鬢已如霜，既不能顯親揚名，又不能與邦定業，碌碌人世，殊愧老大無成，所以浪遊海外。今雖看破紅塵，歸期未卜，家中尚有兄弟妻子，此女帶回故鄉，斷不有負慈命。老伯只管放心。」

駱龍道：「蒙賢姪慷慨不棄，真令人感激涕零！但你們貿易不能耽擱，有誤程途，老夫寓此古廟，也不能屈留。」因向紅蕖道：「孫女就此拜認義父，帶著乳母，跟隨前去，以了我的心願。」

駱紅蕖聽了，不由大放悲聲，一面哭着，走到唐放面前，四雙八拜，認了義父，又與多林二人行禮，因向唐放泣道：「姪女蒙義父天高地厚之情，自應隨歸故土，奈女兒有兩樁心事：一者祖父年高，無人侍奉，何忍遠離；二者此山尚有兩虎，大讎未報，豈能捨之而去？」義父如念

苦情，即將嶺南住址留下，他年儘遇皇恩大赦，那時再同祖父投奔嶺南，庶免兩下牽挂。此時若教拋撇祖父，一人獨去，即使女兒心如鐵石，亦不能忍心害理至此。」

駱龍聽了，復又再三解勸，無奈紅蕖意在言外，總要侍奉祖父百年後方肯遠離，任憑苦勸，執意不從。多九公道：『小姐既如此立志，看來一時也難挽回。據老夫愚見，與其此時

同到海外，莫若日後回來，唐兄再將小姐帶回家鄉，豈不更使？」唐敖道：『日後小弟設或

不歸，卻將如何？』林之洋道：『妹夫，這是甚話。今日我們一同去，將來自然一同來，怎麼

叫作設或不歸？俺倒不懂。』唐敖道：『這是小弟偶爾失言。舅兄爲何如此認真？』

回問駱龍道：『寄女有此孝心，將來自有好處。老伯倒不可強他所難。况他立志甚堅，勸

也無益。』說罷，取過紙筆，開了地名。駱紅蕖道：『義父此去，可由巫咸國路過。當日薛

仲璋伯伯被難，家眷也逃海外。數年前在此路過，女兒曾與薛蘅香姐姐拜爲異姓姊妹，並

在神前立誓，無論何人，儘有機緣得歸故土，總要攜帶同行。去歲有絲貨客人帶來一信，纔

知現在寄居巫咸。女兒有書一封，如係便路，求義父寄去。』多九公道：『巫咸乃必由之

路將來林兄亦要任彼賣貨，帶去甚便。」當時駱紅蓮去寫書信。唐放即託林之洋上船。

取了兩封銀子給駱龍，以爲貼補薪水之用。

不多時，駱紅蓮書信寫完。唐放把信接過，不覺歎道：「原來仲璋哥哥家眷也在海外。

當日敬業兄弟若聽思溫哥哥之言，不從仲璋哥哥之計，唐業久已恢復。此時天下何至屬

周？彼此又何至離散。這是氣數如此，莫可如何。」說罷叩辭，大家互相囑付一番，洒淚

而別。駱紅蓮送至廟外，自去祭母，侍奉祖父。

唐放三人因天色已晚，回歸舊路。多九公道：「如此幼女，既能不避艱險，替母報讎，又

肯盡孝，侍奉祖父餘年，惟知大義，其餘全置度外，可見世間忠孝節義之事，原不在年之大小。

此女如此立志，大約本山大蟲從此要除根了。」

林之洋道：「剛纔俺見大蟲吃那果然，因想起聞得人說，虎豹吃人，總是那人前生造定，

該喪虎豹之口，若不造定，就是當面遇見，他也不吃。請問九公，這話可是？」多九公搖頭

道：「虎豹豈敢吃人！至前生造定，更不足憑。當日老夫曾見有位老翁說的最好。他說

虎豹從來不敢吃人，並且極其怕人，素日總以禽獸爲糧；往往吃人者，必是此人近於禽獸，當其遇見之時，虎豹並不知他是人，只當也是禽獸，所以吃他。人與禽獸之別，全在頂上靈光。

禽獸頂上無光，如果然之類，縱有微光，亦甚稀罕。人之天良不滅，頂上必有靈光，虎豹看見，

卽遠遠迴避；儻天良喪盡，罪大惡極，消盡靈光，虎豹看見，與禽獸無異，他纔吃了。至於靈光

或多或少，總在爲人善惡分別。有善無惡，自然靈光數丈，不獨虎豹看見逃竄，一切鬼怪莫

不遠避。卽如那個果然，一心要救死撚回生，只管守住啼哭，看他那般行爲，雖是獸面，心裏

卻懷義氣，所謂獸面人心，頂上豈無靈光？縱讓大蟲覷面，也不傷他。大蟲見了獸面人

心的，既不敢傷，若見了人面獸心的，如何不啖？世人只知恨那虎豹傷人，那知有一緣故。

唐放點頭道：『九公此言，真可令人回心向善，警戒不小。』

林之洋道：『俺有一個親戚，做人甚好，時常吃齋念佛；一日，同朋友上山進香，竟被老虎

吃了。難道這樣行善，頭上反無靈光麼？』多九公道：『此等人豈無靈光？但恐此人素

日外面雖然吃齋念佛，或者一時把持不定，一念之差，害人性命，或忤逆父母，忘了根本，或淫

人妻女，壞人名節，其惡過重，就是平日有些小小靈光，陡然大惡包身，就如杯水車薪一般，那裏抵得住？所以登時把靈光消盡，虎纔吃了。不知此人除了吃齋念佛，別的行爲如何？林之洋道：「這人諸般都好，就只忤逆父母。」聞得還有甚麼桑間月下之事。除了這兩樣，總是吃齋行善，並無惡處。」多九公道：「萬惡淫爲首，百善孝爲先。」此人既忤逆父母，又有桑間月下損人名節之事，乃罪之魁，惡之首，就讓吃齋念佛，又有何益？」

林之洋道：「據九公這話，世人如作了孽，就是極力修爲，也不中用了。」多九公道：

「林兄，這是甚話？善惡也有大小。以善抵惡，就如將功贖罪。其中輕重，大有區別，豈能一概而論？即如這人忤逆父母，淫人妻女，乃罪大惡極，不能寬宥的；你卻將他吃齋念佛，那些小善，就要抵他兩樁大惡，豈非拏了杯水要救車薪之火麼？況吃齋念佛不過外面向善，究竟不知其心如何。若外面造作行善虛名，心裏卻懷着凶惡，如此險詐，其罪尤重。總之，爲人心地最是要緊。若謂吃齋念佛都是善人，恐未盡然。」

說話間，鰲船不遠。只見路旁林內飛出一隻大鳥，其形如人，滿口豬牙，渾身長毛，四肢

五官，與人無異，惟肋下舒着兩個肉翅，頂上兩個人頭，一頭像男，一頭像女，額上有文，細細看去，却是『不孝』二字。多九公道：『我們剛說不孝，就有不孝鳥出來。』林之洋聽見

『不孝』二字，忙舉火繩，放了一箭。此鳥着傷墜地，仍要展翅飛騰。林之洋趕去，一連幾拳，早已打倒。三人近前細看，不但額有『不孝』二字，並且口有『不慈』二字，臂有『不道』二字，右脅有『愛夫』二字，左脅有『憐婦』二字。

唐敖歎道：『當日小弟離開古人有此傳說，以為未必實有其事，今親目所覩，果真不錯。可見天地之大，何所不有。據小弟看來，這是世間那些不孝之人行為近於禽獸，死後不能復投人身，戾氣凝結，因而變為此鳥。』

多九公點頭道：『唐兄高見，真是格物至論。當日老夫曾見此鳥，雖是兩個人頭，却都是男像，並無『愛夫』二字。因天下並無不孝婦女，所以都是男像。他這人頭時常變幻，還有兩個女頭之時。聞得此鳥最通靈性，善能修真悟道，起初身上雖有文字，每每修到後來竟會一字全無；及至文字脫落，再加靜修，不上幾年，脫了皮毛，登時成仙去了。』唐敖道：

「此非放下屠刀，立刻成佛麼？可見上天原許衆生回心向善的。」

只見船上衆水手因在山泉取水，也來觀看，問知詳細，都鼓譟道：「他既不孝，我們就要得罪了！這樣一身好翎毛，就是帶些回去，做個掃帚，也是好的。」說罷，上前，這個一把，那個一把，只見拔的翎毛滿地飛舞。唐敖道：「他額上雖有『不孝』二字，都是戾氣所鍾，與他何干？」衆人道：「我們此時只算替他除戾氣，把戾氣除淨，將來少不得要做好人。況他身上翎毛着實富厚，可見他生前吝嗇，是一毛不拔的。如今我們將這『一』字換個『無』字，他是一毛不拔，我們是無毛不拔，把他拔的一乾二淨，看他如何！」

翎毛拔完，正要回船，忽見林內噴出許多膠水，腥臭異常。衆人連忙跑開。林內飛出一隻怪鳥，其形如鼠，身長五尺，一隻紅腳，兩個大翅，飛到不孝鳥跟前，隨即抱住，騰空而起。林之洋忙拏鎗裝藥，對准此鳥，正要放時，誰知火繩沾水已熄，轉眼間，那鳥去遠。

衆水手道：「我們常在海外，像這樣怪鳥，倒也少見。向來九公最是知古識今，大約今日也要難住了。」多九公道：「此鳥海外犬封國最多，名叫『飛涎鳥』，口中有涎如膠。」

如遇飢時，以涎灑在樹上，別的鳥兒飛過，沾了此涎，就被黏住。今日大約還未得食，所以口內垂涎。此時得了不孝鳥，必是將他飽餐。可見這股戾氣是犯萬物所忌的。不但人要拔他的毛，禽獸還要吃他的肉哩！

說罷，一齊回船。唐敖把信收了。

林之洋取出大米給婉如呂氏看了，無不稱奇。登

時揚帆。不多幾日，到了君子國，將船泊岸。林之洋上去賣貨。唐敖因素聞君子國好讓不爭，想來必是禮樂之邦，所以約了多九公上岸，要去瞻仰；走了數里，離城不遠，只見城門上寫着「惟善爲寶」四個大字。

未知以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觀雅化閒遊君子邦

慕仁風誤入良臣府

話說唐多二人把匾看了，隨即進城，只見人烟輳集，作買作賣，接連不斷，衣冠言談，都與中原一樣。唐敖見言語可通，因向一位老翁問其何以好讓不爭之故，誰知老翁聽了，一毫不懂；又問國以「君子」爲名是何緣故，老翁也回不知；一連問了幾個，都是如此。

多九公道：「據老夫看來，他這國名以及「好讓不爭」四字，大約都是鄰邦替他取的，所以他們都回不知。剛才我們一路看來，那些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光景，已是不爭之意，而且士庶人等，無論富貴貧賤，舉止言談，莫不恭而有禮，也不愧「君子」二字。」唐敖道：「話雖如此，仍須慢慢觀玩，方能得其詳細。」

說話間，來到鬧市，只見有一隸卒在那里買物，手中擎着貨物道：「老兄，如此高貨，却討

恁般賤價，教小弟買去，如何能安？務求將價加增，方好遵教。若再過謙，那是有意不肯賣光交易了。」

唐敖聽了，因暗暗說道：「九公，凡買物只有賣者討價，買者還價；今賣者雖討過價，那買者並不還價，卻要添價，此等言談，倒也罕聞。據此看來，那「好讓不爭」四字，竟有幾分意思了。」

只聽賣貨人答道：「既承照顧，敢不仰體。但適才妄討大價，已覺厚顏；不意老兄反說貨高價賤，豈不更教小弟慚愧？况敝貨並非言無二價，其中頗有虛頭。俗云：『漫天要價，就地還錢。』今老兄不但不減，反要加增，如此克己，只好請到別家交易，小弟實難遵命。」

唐敖道：「『漫天要價，就地還錢，』原是買物之人向來俗談。至『並非言無二價，其中頗有虛頭，』亦是買者之話。不意今皆出於賣者之口，倒也有趣。」只聽隸卒又說道：「老兄以高貨討賤價，反說小弟克己，豈不失了忠恕之道？凡事總要彼此無欺，方為公允。試問那個腹中無算盤？小弟又安能受人之愚哩？」

談之許久，賣貨人執意不增。隸卒賭氣照數付價，拏了一半貨物，剛要舉步。賣貨人那里肯依，只說價多貨少，攔住不放。路旁走過兩個老翁，作好作歹，從公評定，令隸卒照價拏了八折貨物，這才交易而去。

唐多二人不覺暗暗點頭。走未數步，市中有個小軍，也在那里買物。小軍道：『剛才請教貴價若干，老兄執意吝教，命我酌量付給；及至遵命付價，老兄又怪過多。其實小弟所付業已刻減，若說過多，不獨太偏，竟是違心之論了。』

賣貨人道：『小弟不敢言價，聽兄自付者，因敝貨既欠新鮮，而且平常，不如別家之美。若論價值，只照老兄所付減半，已屬過分，何敢謬領大價？』

唐敖道：『貨色平常，原是買者之話；付價刻減，本係賣者之話；那知此處却句句相反，另是一種風氣。』

只聽小軍又道：『老兄說那里話來？小弟於買賣雖係外行，至貨之好醜，安有不知以醜爲好，亦愚不至此。第以高貨只取半價，不但欺人過甚，亦失公平交易之道了。』

賣貨人道：『老兄如真心照顧，只照前價減半，最爲公平；若說價少，小弟也不敢辦，惟有請向別處再把價錢談談，才知我家並非相欺哩。』

小軍說之至再，見他執意不賣，只得照前減半付價，將貨略略選擇，拏了就走。賣貨人忙攔住道：『老兄爲何只將下等貨物選去？難道留下好的給小弟自用麼？我看老兄如此討巧，就是走遍天下，也難交易成功的。』

小軍發急道：『小弟因老兄定要減價，只得委曲從命，略將次等貨物拏去，於心庶可稍安；不意老兄又要責備。且小弟所買之物，必須次等，方能合用，至於上等，雖承美意，其實倒不適用了。』

賣貨人道：『老兄既要低貨方能合用，這也不妨；但低貨自有低價，何能付大價而買醜貨呢？』

小軍聽了，也不答言，拏了貨物，只管要走。那過路人看見都說小軍欺人不公。小軍難違衆論，只得將上等貨物下等貨物各攜一半而去。

二人看罷，又朝前進，只見那邊又有一個農人買物。原來物已買妥，將銀付過，攜了貨物要去。

那賣貨的接過銀子仔細一看，用戥子秤了一秤，連忙上前道：「老兄慢走。銀子平水都錯了。此地向來買賣都是大市中等銀色，今老兄既將上等銀子付我，自應將色扣去。剛纔小弟秤了一秤，不但銀水未扣，而且戥頭過高。此等平色小事，老兄有餘之家，原不在此；但小弟受之無因，請照例扣去。」

農人道：「些須銀色小事，何必錙銖較量？既有多餘，容小弟他日奉買寶貨，再來扣除，也是一樣。」說罷，又要走。

賣貨人攔住道：「這如何使得？去歲有位老兄照顧小弟，也將多餘銀子存在我處，曾言後來買物再算；誰知至今不見。各處尋他，無從歸還。豈非欠了來生債麼？今老兄又要如此，倘一去不來，到了來生，小弟變驅變馬歸還先前那位老兄，業已儘數一忙，那里還有工夫再還老兄？豈非下一世又要變驅變馬歸給老兄？據小弟愚見，與其日後買物再算，

何不就在今日？况多餘若干，日子久了，倒恐難記。」

彼此推讓許久，農人只得將貨拏了兩樣作抵此銀而去。賣貨人仍口口聲聲只說銀

多貨少，過於偏枯；奈農人業已去遠，無可如何。忽見有個乞丐走過，賣貨人自言自語道：

「這個花子只怕就是討人便宜的後身，所以今生有這報應。」一面說着，即將多餘平色用戥秤出，盡付乞丐而去。

唐敖道：「如此看來，這幾個交易光景，豈非好讓不爭一幅行樂圖麼？我們還打聽甚

麼？且到前面再去暢遊。如此美地，領略領略風景，廣廣識見，也是好的。」只見路旁走

過兩個老者，都是鶴髮童顏，滿面春風，舉止大雅。

唐敖看罷，知非下等之人，忙侍立一旁。四人登時拱手見禮，問了名姓。原來這兩個

老者都姓吳，乃同胞兄弟：一名吳之和，一名吳之祥。

唐敖道：「不意二位老丈都是泰伯之後，失敬，失敬！」吳之和道：「請教二位貴鄉何

處？來此有何貴幹？」多九公將鄉貫來意說了。吳之祥躬身道：「原來貴邦天朝。小

子向聞天朝乃聖人之國，二位大賢，榮列膠庠，爲天朝清貴，今得幸遇，尤其難得。弟不知，到，有失迎迓，尙求海涵。」唐多二人連道：「豈敢。」吳之和道：「二位大賢由天朝至此，小子誼屬地主，意欲略展杯茗之敬，少敘片時，不知可肯枉駕？」如蒙賞光，寒舍就在咫尺，敢勞玉趾一行。」二人聽了，甚覺欣然，於是隨著吳氏弟兄一路行來。

不多時，到了門前。只見兩扇柴扉，周圍籬牆，上面盤著許多青藤薜荔，門前一道池塘，塘內俱是菱蓮，進了柴扉，讓至一間敞廳，四人重復行禮讓坐，廳中懸着國王賜的小額，寫著「渭川別墅」。再向廳外一看，四面都是翠竹，把這敞廳團團圍住，甚覺清雅。小童獻茶。唐敖問起吳氏昆仲事業，原來都是閒散進士。

多九公付道：「他兩個既非公卿大宦，爲何國王卻替他題額……看來此人也就不凡了。」

唐敖道：「小弟才同敝友瞻仰貴處風景，果然名不虛傳，真不愧「君子」二字。」吳之和躬身道：「敝鄉僻處海隅，略有知識，莫非天朝文章教化所致，得能不致隕越，已屬草野

之幸，何敢遽當「君子」二字。至於天朝乃聖人之邦，自古聖聖相傳，禮樂教化，久爲八荒景仰，無須小子再爲稱頌。但貴處向有數事，愚弟兄草野固陋，似多未解。今日難得二位大賢到此，意欲請示，不知可肯賜教？」唐敖道：「老丈所問，還是國家之事。還是我們世俗之事？」吳之和道：「如今天朝聖人在位，政治純美，中外久被其澤，所謂巍巍蕩蕩，惟天爲大，惟天朝則之；國家之事，小子僻處海濱，毫無知識，不惟不敢言，亦無可言。今日所問，卻是世俗之事。」唐敖道：「既如此，請道其詳。倘有所知，無不盡言。」吳之和聽罷，隨卽說出一番話來。

未知所說何話，再聽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雙宰輔暢談俗弊

兩書生敬服良箴

話說吳之和道：『小子向聞貴處世俗，於殯葬一事，作子孫的，並不計及死者以入土爲安，往往因選風水，置父母之柩多年不能入土，甚至耽延兩代三代之久，相習成風，以至菴觀寺院，停柩如山，曠野荒郊，浮厝無數，並且富日有力時，因選風水蹉跎，及至後來無力，雖要求其將就殯葬，亦不可得，久而久之，竟無入土之期。此等情形，死者稍有所知，安能瞑目？』

『况善風水之人，豈無父母？若有好地，何不留爲自用？如果一得美地，卽能發達，那通曉地理的發達會有幾人？今以父母未曾入土之骸骨稽遲歲月，求我將來毫無影響之富貴，爲人子者，於心不安，亦且不忍。此皆不明人傑地靈之義，所以如此。卽如伏羲文王孔子之陵，皆生著草，卜筮極靈。他處雖有，質旣不佳，卜亦無效。人傑地靈，卽此可見。』

「今人選擇陰地，無非欲令子孫興旺，怕其衰敗。試以興衰而論，如陳氏之昌，則有鳳鳴之下；季氏之興，則有同復之筮。此由氣數使然，非陰地所致。况卜筮既有先兆，可見陰地好醜，又有何用？」

「總之，天下事非大善不能轉禍爲福，非大惡亦不能轉福爲禍。易經「餘慶餘殃」之言，卽是明證。今以陰地，意欲挽回造化，別有希冀，豈非「緣木求魚」？與其選擇徒多浪費，何不遵着易經「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之意，替父母多做好事，廣積陰功，日後安享餘慶之福。較之陰地渺渺茫茫，豈不勝如萬萬？」

「據小子愚見，殯葬一事，無力之家，自應急辦，不可蹉跎；至有力之家，亦惟擇高阜之處，得免水患，卽是美地；父母瞑目無恨，人子捫心亦安。此海外愚談，不知可合尊意？」

唐多二人正要回答，只見吳之祥道：「小子聞得貴處世俗：凡生子女，每有三朝，滿月，百日，週歲之稱；富貴家至期，非張筵卽演戲，必豬羊鷄鴨類大爲宰殺。吾聞「上天有好生之德」，今上天既賜子女與人，而人不知仰體好生之意，反因子女宰殺許多生靈，是上天賜一

生靈，反傷無數生靈，天又何必再以子女與人？凡父母一經得有子女，或西廟燒香，或東菴許願，莫不望其無災無病，福壽綿長；今以他的毫無緊要之事，殺無數生靈，花許多浪費，是先替他造孽，懺悔猶恐不及，何能望其福壽？往往貧寒家子女多享長年，富貴家子女每多夭折，揆其所以，雖未必盡由於此，亦不可不以為戒。為人父母的，倘以子女開筵花費之資，盡爲周濟貧寒及買物放生之用，自必不求福而福自至，不求壽而壽自長。

『並聞貴處世俗有將子女送入空門的，謂之「捨身」。』蓋因俗傳做了佛家弟子，蒙神佛護佑，其有疾者從此自能脫體，壽短者亦可漸轉長年。此是僧尼誘人上門之語，而愚夫愚婦無知，莫不奉爲神明，相沿既久，故僧尼日見其盛。此教固無害於人，第爲數過多，不獨陰陽有失配合之正，亦生出無窮淫奔之事。

『據小子愚見：凡鄉愚誤將子女送入空門的，本地父老即將「壽夭有命」以及「無後爲大」之義向其父母愷切勸諭，久之捨身無人，其教自然漸息。此教既息，不惟陰陽得配合之正，並且鄉愚亦可保全無窮貞婦。』

『總之，天下少一僧或少一道，則世間即多一貞婦。此中固賢愚不等，一生未近女色者自不乏人，然如好色之輩，一生一世，又豈止姦淫一婦女而已？鄙見是否，尙求指教。』

吳之和道：『吾聞貴處尙有爭訟之說。小子讀古人書，雖於「訟」字之義略知梗概，但敵地從無此事，不知究竟從何而起。細訪貴鄉興訟之由，始知其端不一。或因口角不能容忍，或因財產較量以致相爭，偶因一時尙氣，鳴之於官。訟端既起，彼此控告無休。其初莫不苦思惡想，掉弄筆頭，不獨妄造虛言，並以毫無影響之事，硬行牽入，惟期聳聽，不管喪盡天良；自訟之後，即使百般浪費，並不愛惜錢財，終日屈膝公堂，亦不顧及顏面。幸而官事了結，花卻無窮浪費，焦頭爛額，已屬不堪；設或命途坎坷，從中別生枝節，拖延日久，雖要將就了事，欲罷不能，家道由此而衰，事業因此而廢。此皆不能容忍，以致身不由己；即使醒悟，亦復何及？』

「尤可怪的，又有一等唆訟之人，哄騙愚民，勾引興訟，捕風捉影，設計鋪謀，或誣控良善，或妄扳無辜，引人上路，卻於暗中分肥；設有敗露，他即遠走高飛。小民無知，往往爲其所愚。」

莫不被害。此固峻詆之人造孽無窮，亦由本人貪心自取。

「據小子看來：爭訟一事，任你百般強橫，萬種機巧，久而久之，究竟不利於己。所以易經說：「訟則終凶。」世人若明此義，共臻美俗，又何爭訟之有？」

「再聞貴處世俗，每每屠宰耕牛。小子以爲必是祭祀之用。及細爲探聽，卻是市井小人，爲獲利起見，因而饕餮口饑之輩，競相購買，以爲口食。全不想人非五穀不生，五穀非耕牛不長；牛爲世人養命之源，不思所以酬報，反去把他飽餐，豈非恩將讎報。雖說此牛並非因我而殺，我一人所食無幾；要知小民屠宰，希圖獲利，那良善君子倘盡絕口不食，購買無人，聽其腐爛，他又安肯再爲屠宰。可見宰牛的固然有罪，而吃牛肉之人其罪更無可逃。」

「若以罪之大小而論，那宰牛的原算罪魁，但此輩無非市井庸愚，只知惟利是趨，豈知善惡果報之道。况世間之牛又焉知不是若輩後身？」

「據小子愚見：春秋責備賢者，其罪似應全歸買肉之人。倘仁人君子終身以此爲戒，勝如吃齋百倍。冥冥中豈無善報？」

「又聞貴處宴客往往珍羞羅列，窮極奢華。桌椅既設，賓主就位之初，除果品冷菜十餘種外，酒過一二巡，則上小盤小碗，其名南喚「小吃」，北呼「熱炒」，少者或四或八，多者十餘種至二十餘種不等。其間或上點心一二道。小吃上完，方及正餚。菜既奇豐，碗亦奇大，或八九種至十餘種不等。主人雖如此盛設，其實小吃未完而客已飽，此後所上的，不過虛設，如同供獻而已。」

「更可怪者：其餚不辨味之好醜，惟以價貴的爲尊。因燕窩價貴，一餚可抵十餚之費，故宴會必以此物爲首。既不惡其形似粉條，亦不厭其味同嚼蠟。及至食畢，客人只算吃了一碗粉條子，又算喝了半碗雞湯，而主人只覺客人滿嘴吃的都是「元絲鏢」，豈不可笑。至主人待客，偶以盛饌一二品略爲多費，亦所不免；然惟美味則可，若主人花錢而客人嚼蠟，這等浪費，未免令人不解。」

「敵地此物甚多，其價極賤，貧者以此代糧，不知可以爲菜。向來市中交易，每穀一升，可換燕窩一擔。庶民因其淡而無味，不及米穀之香，吃者甚少，惟貧家每多屯積，以備荒年。」

不意貴處尊爲衆餽之首。可見口之於味，竟有不同嗜者。

『孟子云：「魚，我所欲；熊掌，亦我所欲。」魚則取其味鮮，熊掌取其肥美。今貴處以燕窩爲美，不知何所取義？若取其味淡，何如嚼蠟？如取其滋補，宴會非滋補之時。况葷腥滿腹，些須燕窩，豈能補人？如謂希圖好看，可以誇富，何不卽以元寶放在菜中？其實燕窩縱貴，又安能以此誇富？這總怪世人眼界過淺，把他過於尊重，以致相沿竟爲衆餽之首，而並有主人親上此菜者。此在貴處固爲敬客之道，若在敵地觀之，竟是捧了一碗粉條子上來，豈不肉麻可笑？』

『幸而貴處倭瓜甚賤；倘竟貴於諸菜，自必以他爲首。到了宴會，主人恭恭敬敬捧一碗倭瓜上來，能不令人噴飯？』

『若不論菜之好醜，亦不辨其有味無味，競取價貴的爲尊，久而久之，一經宴會，無可賣弄，勢必煎炒真珠，烹調美玉，或煮黃金，或煨白銀，以爲首菜了。』

『當日天朝上大夫曾作「五簋論」一篇，戒世俗宴會不可過奢。菜以五樣爲度，故

曰「五簋」。其中所言，不豐不儉，酌乎其中，可爲千古定論。後世最宜效法，敝處至今敬謹遵守。無如流傳不廣，倘惜福君子將「五簋論」刊刻流傳，並於鄉黨中不時勸誡，宴會不致奢華，居家飲食自亦節儉，一歸純樸，何患家室不能充足。此話雖近迂拙，不合時宜，後之君子，豈無採取？」

吳之祥道：「吾聞貴地有三姑六婆，一經招引入門，婦女無知，往往爲其所害，或哄騙銀錢，或拐帶衣物，及至婦女察知其惡，惟恐聲張家長得知，莫不忍氣吞聲，爲之容隱。此皆事之小者。最可怕的來往既熟，彼此親密，若輩必於此中設法，生出姦情一事，以爲兩處起發銀錢地步，慫恿之初，或以美酒迷亂其性，或以淫詞搖蕩其心，一俟言語可入，非誇某人豪富無比，即讚某人美貌無雙，諸如哄騙上廟，引誘朝山，其法種種不一。總之，若輩一經用了手脚，隨你三貞九烈，玉潔冰清，亦不能跳出圈外。甚至以男作女，暗中姦騙，百般淫穢，更不堪言。良家婦女因此失身的不知凡幾。幸而其事不破，即壞門風，吃虧已屬不小；設或敗露，名節盡喪，醜聲外揚，而家長如同墮墮，仍在夢中。此固由於婦女無知所致，但家長不能預爲防

飾，預爲開導，以致綠頭巾戴在頂上，亦由自取，歸咎何人？小子聞禮經有云：「內言不出於相，外言不入於相。」古人於婦女之言，尙且如此謹慎；况三姑六婆，裏外搬弄是非，何能不生事端？至於出頭露面，上廟朝山，其中曖昧不明，更不可問。儻明哲君子洞察其奸，於家中婦女不時正言規勸，以三姑六婆視爲寇讎，諸事預爲防範，毋許入門，他又何所施其伎倆？

『再聞貴處向有「後母」之稱，此等人待前妻兒女莫不視爲禍根，百般荼毒，或以苦役致使勞頓，或以疾病故令纏綿，或任聽飢寒，或時常打罵，種種磨折，苦不堪言。其父縱能愛護，安有後眼？此種情形，實爲兒女第一黑暗地獄。貧寒之家，其苦尤甚。至富貴家，雖其乳母親族照管，不能過於磨折，一經生有兒女，希冀獨吞家財，莫不鋪謀設計，枕邊讒言，或誣其女不聽教訓，或誣其兒忤逆晚娘，或誣好吃懶做，或誣胡作非爲，甚至誣男近於偷盜，誣女事涉奸淫，種種陷害。此等弱女幼兒，從何分辯？一經拷打，無非哀號。因此磨折而死，或憂忿而亡。歷來命喪後母者，豈能勝計？無如其父始而保護嬰兒，亦知防範，繼而讒言入耳，即身不由己；久之染了後母習氣，不但不能保護，並且自己漸漸亦施毒手。是後母之

外，又添後父。內外夾攻，百般凌辱，以致「枉死城」中，不知添了若干小鬼。此皆耳軟心活，只重夫婦之情，罔顧父子之恩。請看大舜捐階焚廩，閔子冬月蘆衣，申生遭謗，伯奇負冤，千古之下，一經談起，莫不心傷。處此境者，視此前車之鑒，仍不加意留神，豈不可悲？」

吳之和道：「吾聞尊處向有婦女纏足之說，始纏之時，其女百般痛苦，撫足哀號，甚至皮腐肉敗，鮮血淋漓，當此之際，夜不成寐，食不下咽，種種疾病，由此而生。小子以為此女或有不肖，其母不忍置之於死，故以此法治之；誰知係為美觀而設，若不如此，即不為美。試問鼻大者削之使小，額高者削之使平，人必謂為殘廢之人，何以兩足殘缺，步履艱難，卻又為美？即如西子，王嬙，皆絕世佳人，彼時又何嘗將其兩足削去一半？况細推其由，與造淫具何異？此聖人之所必誅，賢者之所不取。惟世之君子，盡絕其習，此風自可漸息。」

「又聞貴處世俗於風鑑卜筮外，有算命合婚之說。至境界不順，希冀連轉時來，偶一推算，此亦人情之常，即使推算不準，亦屬無傷。婚姻一事，關係男女終身，理宜慎重，豈可草草？既要聯姻，如果品行純正，年貌相當，門第相對，即屬絕好良姻，何必再去推算？」左氏云：

「卜以決疑。不疑何卜？」若謂必須推算，方可聯姻，當日河上公陶宏景未立命格之先，

又將如何？命書豈可做得定準？那推算之人，又安能保其一無錯誤？

「尤可笑的：俗傳女命北以屬羊爲劣，南以屬虎爲凶。其說不知何意，至今相沿，殊不

可解。人值未年而生，何至比之於羊？寅年而生，又何至竟變爲虎？且世間懼內之人，未

必皆係屬虎之婦。况鼠好偷竊，蛇最陰毒，那屬鼠屬蛇的，豈皆偷竊陰毒之輩？牛爲負重

之獸，自然莫苦於此，豈丑年所生，都是苦命？此皆愚民無知，造此謬論。往往讀書人亦染

此風，殊爲可笑。

「總之，婚姻一事，若不論門第相對，不管年貌相當，惟以合婚爲準，勢必將就勉強從事，雖有極美良姻，亦必當面錯過，以致日後兒女抱恨終身，追悔無及。爲人父母的，倘能洞察合婚之謬，惟以品行年貌門第爲重。至於富貴壽考，亦惟聽之天命。即日後別有不虞，此心亦可對住兒女，兒女似亦無怨了。」

吳之祥道：「小子向聞貴地世俗最尙奢華，卽如嫁娶葬殯，飲食衣服，以及居家用度，莫

不失之過侈。此在富貴家不知惜福，妄自浪費，已屬造孽；何況無力下民，只圖目前適意，不顧日後飢寒？倘惜福君子於鄉黨中不時開導，毋得奢華，各留餘地，所謂「常將有日思無日，莫待無時想有時」。如此剴切勸諭，奢侈之風，自可漸息，一歸儉樸，何患家無蓋藏？即偶遇饑歲，亦可無虞。况世道儉樸，愚民稍可餬口，即不致流為奸匪。奸匪既少，盜風不禁自息。盜風既息，天下自更太平。可見「儉樸」二字所關也非細事。」

正說的高興，有一老僕，慌慌張張進來道：「稟二位相爺，適纔官吏來報，國主因各處國王約赴軒轅祝壽，有軍國大事面與二位相爺相商，少刻就到。」

多九公聽了，暗暗忖道：「我們家鄉每每有人會客，因客坐久不走，又不好催他動身，只好暗向僕人丟個眼色，僕人會意，登時就來回話，不是某大老即刻來拜，就是某大老立等說話，如此一說，客人自然動身。誰知此處也有這個風氣，並且還以相爺嚇人。即或就是相爺，又待如何？未免可笑。」因同唐敖打躬告別。

吳氏弟兄忙還禮道：『蒙二位大賢光降，不意國主就臨敵宅，不能屈留大駕，殊覺抱歉。倘大賢尚有耽擱，愚弟兄俟送過國主，再至寶舟奉拜。』

唐多二人恩恩告別，離了吳氏相府。只見外面灑道清塵，那些庶民都遠遠迴避。二人看了，這纔明白果是實情；於是回歸舊路。

多九公道：『老夫看那吳氏弟兄舉止大雅，器宇軒昂，以為若非高人，必是隱士；及至見了國王那塊匾額，老夫就覺疑惑：這二人不過是個進士，何能就得國王替他題額？那知卻是兩位宰輔。如此謙恭和藹，可謂脫盡仕途習氣。若令器小易盈，妄自尊大，那些驕傲俗吏看見，真要愧死！』

唐敖道：『聽他那番議論，卻也不愧「君子」二字。』

不多時，回到船上，林之洋業已回來。大家談起貨物之事，原來此地連年商販甚多，各色貨物，無不充足，一切價錢，均不得利。

正要開船，吳氏弟兄差家人拏著名帖，送了許多點心果品，並賞衆水手倭瓜十擔，燕窩十擔。名帖寫著『同學教弟吳之和之林之祥頓首拜』。唐敖同多九公商量把禮收了，因

吳氏弟兄位尊，回帖上寫的是「天朝學教弟多某唐某頓首拜。」

來人剛去，吳之和隨即來拜。讓至船上見禮讓坐。唐多二人再三道謝。吳之和道：

「家弟因國主現在做宅，不能過來奉候。小弟適將二位光降之話奏明，國主聞係天朝大賢到此，特命前來奉拜。小弟理應恭候解纜，因要伺候國主，只得暫且失陪。倘寶舟尚緩開行，容日再來領教。」即恩恩去了。

衆水手把倭瓜燕窩搬到後梢，到晚吃飯，煮了許多倭瓜燕窩湯，都歡喜道：「我們向日只聽人說燕窩貴重，卻未吃過；今日倭瓜叨了燕窩的光，口味自然另有不同。連日辛辛苦苦，開開胃口，也是好的。」彼此用箸，都把燕窩夾一整瓢，放在嘴裏嚼了一嚼，不覺皺眉道：「好奇怪！爲何這樣好東西到了我們嘴裏把味都走了？」內中有幾個啞嘴道：「這明明是粉條子，怎麼把他混充燕窩？我們被他騙了！」及至把飯吃完，倭瓜早已乾乾淨淨，還剩許多燕窩。

林之洋聞知，暗暗歡喜，即託多九公照粉條子價錢給了幾貫錢，向衆人買了，收在艙裏，

道：「怪不得迎日喜鵲只嘗朝俺叫！人喊叫救命。」

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原來卻有這般財氣！

這日收口，正要停泊，忽聽有

鏡
花
緣

第十三回

美人入海遭羅網

儒士登山失路途

話說林之洋船隻方纔收口，忽聽有人喊叫救命。唐敖連忙出艙，原來岸邊攏著一隻極大魚船，因命水手將船攏靠漁船之旁。多九公林之洋也都過來。只見漁船上站着一個少年女子，渾身水濕，生得齒白唇紅，極其美貌，頭上束著青紬包頭，身上披著一件皮衣，內穿一件銀紅小襖，腰中繫着絲縑，下面套着一條皮褲，胸前斜插一口寶劍，絲縑上挂着一個小小口袋，項上扣着一條草繩，拴在船桅上。旁邊立着一個漁翁漁婆。

三人看了，不解何意。唐敖道：「請教漁翁：這個女子是你何人？爲何把他扣在船上？你是何方人氏？此處是何地名？」

漁翁道：「此係君子國境內。」

並帶國人，專以打

此處庶民都是

正人君子所爲不肯攻其不備暗下

來產魚甚多

來此打魚。此

番局運不好，來了數日，竟未網著大魚。

今正在煩惱，恰好網著這個女子。

將來回去，多

賣幾貫錢，也不枉辛苦一場。

誰知這女子只管求我。

不瞞三位客人說：我從數百里

到此，吃了若干辛苦，花了許多盤費，若將落在網的仍舊放去，小子只好喝風了。

唐放向女子道：『你是何方人氏？

爲何這樣打扮？

還是失足落水？

還是有意輕生？

快把實情講來，以便設法救你。

女子聽了，滿眼垂淚道：『婢子卽本地君子國人氏，家住水仙村。

現年十四歲，幼讀詩

書。父親廉禮，曾任上大夫之職。

三年前鄰邦被兵，遣使求救，國王因念鄰國之誼，發兵救

應命我父參謀軍機。

不意至彼失算，誤入重地，兵馬折損，以致發遣遠戍，死於異鄉，家產因

此耗散，僕婢亦皆流亡。

母親良氏素有陰虛之症，服藥卽吐，惟以海參養食，始能稍安。此

物本國無人貨賣，向來買自鄰邦。

自從父親獲罪，母病又發，點金無術，惟有焦愁。後聞此

物產自大海，如熟水性，入海可取。

婢子因思人生同一血肉之軀，他人既能熟諳水性，將身

入海，我亦人身，何以不能？因置大缸一口，內中貯水，日日伏在其中，習其水性。久而久之，竟能在水一日之久。得了此技，隨即入海取參，母病始能脫體。今因母病又來取參，不意忽遭羅網。婢子一身如同蒿草，上有寡母，無人侍奉，惟求大德拯救。倘得重見母面，來生當變犬馬以報大恩。」說着，不覺放聲慟哭。

唐敖聽罷，甚覺詫異道：「女子且慢傷悲。剛纔你說幼讀詩書，自然該會寫字了。」女子聽了，連連點頭。

唐敖因命水手把紙筆取來，送至女子面前道：「小姐請把名姓寫來賜我一看。」女子提筆在手，略想一想，恩恩寫了幾字。水手擎來。唐敖接過，原來是首七言絕句：不是波臣暫水居，竟同涸鮒困行車。願開一面仁人網，可念兒魚是孝魚。

詩後寫著「君子國水仙村虎口難女廉錦楓和淚拜題。」

唐敖看罷，忖道：「方纔我因此女子語過於離奇，所以教他寫幾個字，試他可真讀書；誰知他不假思索，舉筆成文。」並非虛言。真！因向漁翁

道：「據這詩句看來，此女要備暗下……我今給你十貫錢，也發個善心，把這小姐放了，積些陰功。」林之洋道：「你果放，以後包你網不虛發，生意興隆。」漁翁搖頭道：「我得這股財氣，後半世全要指他過日，豈是十貫錢就放的？」奉勸客人，何必管這閒事？」

多九公不悅道：「我們好意出錢給你，爲何倒說不必管閒事？難道好好千金小姐，落在網裏，就由你主張麼？」林之洋道：「俺對你說魚落網裏，由你做主；如今他是人，不是魚，你莫眼瞎認差了！你教俺們莫管閒事，你也莫想分文！你不放這女子，俺偏要你放！就跟著你，看你把他怎樣！」說罷，將身一縱，跳過船去。那個漁婆大哭大喊道：「青天白日，你們這些強盜敢來打劫！我將老命拚了罷！」登時就要跳過船來。衆水手連忙攔住。

唐敖道：「漁翁，你究竟須得幾貫錢方肯放這小姐？」漁翁道：「多也不要，只須白金也就夠了。」唐敖進艙，即取一百銀子付給漁翁。漁翁把銀收過，這纜解去草繩。廉錦

楓同林的洋走過大船，除去皮衣皮襖，就在船頭，
詢問了三人姓名。漁船隨即開去。

唐敖道：「請問小姐，貴府離此多遠？」廉錦楓道：「婢子住在前面水仙村。此去不

過數里。村內向來水仙花最盛，所以以此爲名。」唐敖道：「離此既近，我們就送小姐回

去。」廉錦楓道：「婢子剛纔所取之參，都是漁翁拏去。我家雖然臨海，彼處水淺，無處可

取。婢子意欲就此下去，再取幾條，帶回奉母。不知恩人可肯稍等片時？」唐敖道：「小

姐只管請便。就候片時何妨？」

錦楓聽罷，把皮衣皮襖穿好，隨即將身一縱，擲入水中。林之洋道：「妹夫不該放這女

子下去。這樣小年紀，入這大海，據俺看來，不是淹死，就被魚吞，枉送性命。」多九公道：

「他時常下海，熟諳水性，如魚入水，焉能淹死？况有寶劍在身，諒那隨常魚鼈也不足懼。

林兄放心。少刻得參，自然上來。」

三人閒談，等了多時，竟無蹤影。林之洋道：「妹夫，你看俺的話靈不靈？這女子總不

上來，諒被大魚吞了。俺們不能下去探信，這便怎處？」
多九公道：「老夫聞得我們船上有個水手，下得海去，可以換得五口水。何不教他下去，看是怎樣？」
只見有個水手，答應一聲，攛下海去。不多時，回報道：「那女子同一大蚌相爭，業已殺了大蚌，頃刻就要上來。」

說話間，廉錦楓身帶血跡，攛上船來，除去皮衣皮褲，手捧明珠一顆，向唐敖下拜道：「婢子蒙恩人救命，無以報德。適在海中取參，見一大蚌，特取其珠，以為黃雀銜環之報。望恩人笑納。」
唐敖還禮道：「小姐得此至寶，何不敬獻國王？或可沾沐殊恩，稍助萱堂甘旨。何必拘拘以圖報爲念？」
况老夫非望報之人。請將寶珠收回，獻之國王，自有好處。」
廉錦楓道：「國主向有嚴諭，臣民如將珠寶獻進，除將本物燒毀，並問典刑。國門大書『惟善爲寶』，就是此意。此珠婢子拏去無用，求恩人收了，恐心旌可稍安。」

唐敖見他出於至誠，只得把珠收下，隨命水手揚帆望水仙村進發。大家進艙。錦楓拜了呂氏，並與婉如見禮。彼此一見如故，十分親愛。登時到了水仙村，將船停泊。錦楓別了婉如呂氏，取了參袋皮衣。寒苦，隨身帶了銀子，攜了多林二人，一同

渡到岸上。錦楓在前引路。

不多時，到了廉家門首。錦楓敲門。裏面走出一個老媽，把門開了，接過皮衣道：「小

姐爲何回來恁晚？」夫人比前略覺好些。可曾取得參來？」

廉錦楓不及答話，把唐敖三人讓至書房，隨卽進內接扶良氏夫人出來拜謝唐敖救命之恩，並與多林二人見禮。談起世業，原來廉錦楓曾祖向居嶺南，因避南北朝之亂，逃至海外，就在君子國成家立業。唐敖曾祖乃廉家女婿。細細敘起，唐敖同夫人是平輩表親。

良氏不覺喜道：「難得恩人卻是中表至親。寒家在此雖住了三代，究係寄居，親友甚少。兼之丈夫去世，並無弟兄，又無產業。跟前一子，尙在年幼。賤妾母家，久已彫零，一切更無倚靠。現在嶺南尙有嫡親支派，賤妾久有回鄉之願，奈迢迢數萬里，寡婦孤兒，帶着弱女，何能前往？今幸得遇恩人，又屬親誼，將來回府，倘蒙垂念孤寡，攜帶母子得歸故鄉，不致做了海外餓殍，生生世世，永感不忘。」唐敖道：「表嫂既有回鄉之意，他日小弟如回家鄉，自然奉請同往。但我們各處賣貨，歸期遲早未定，貴體有恙，斷不可時常牽挂。表姪現年

幾歲？何不請出一見？」

良氏即將公子廉亮喚出，與唐敖三人行禮。唐敖道：「表姪生得眉目清秀，器宇軒昂，

日後定成大器。今年貴庚多少？」所譜何書？」廉亮答道：「小姪今年十三歲，因家寒無

力延師，跟隨姐姐念書。九經業已讀完，現讀老莊子書之類。」良氏道：「賤妾這所住宅

雖已倒敗，尙有空房三間。去歲有一秀才來此開館，小兒跟隨肄業，以房資作爲修金，彼此

都便。無如此人今歲另就他館，以致小兒又復蹉跎。」唐敖道：「表兄去世，既未留下產

業，表嫂何以度日？」表姪如在外面讀書，每歲修金約須若干？」良氏道：「小兒外面附館，

每年不過一二十金；至於家中用度，虧得連年米糧甚賤，母女每日作些針黹貨賣，衣食尙可

敷衍。」

唐敖聽罷，從懷中取出兩封銀子，遞給廉亮，向夫人道：「此銀留爲表姪讀書並貼補薪

水之用。表姪乃極美之材，讀書一事，萬萬不可耽擱。如果努力用功，將來到了故鄉，自必

科名聯捷，家道復興。表嫂有此佳兒，日後福分不小。」良氏拜謝，垂淚道：「恩人大德，今

生諒難圖報。賤妾之恙，雖得女兒取參略延殘喘，奈病入膏肓，不啻風中之燭。將來無論或存或亡，恩人如同故土，所有兒女一切終身大事，尙望留意代爲主張。」唐敖道：「旣蒙表嫂見委，又屬至親，小弟自當在意。只管放心。」當時辭別回船。唐敖談起廉錦楓如此至孝，頗有要將此女聘爲兒媳之意。

走了幾日，到了大人國。林之洋因此處與君子國地界比連，風俗言談，以及土產，都與君子國相仿。君子國連年商販旣多，此地相去甚近，看來也難得價，所以不去賣貨。因唐敖要去遊玩，卽約多九公一齊登岸。

唐敖道：「當日小弟聞大人國只能乘雲而不能走，每每想起，恨不能立刻見之；今果至其地，真是天從人願！」多九公道：「到雖到了，離此二十餘里，纔有人烟。我們必須趨行，恐回來過晚，路上不便。且前面有一危嶺，岔路甚多。他們國小，就以此嶺爲城。嶺外俱是稻田，嶺內纔有居民。」

走了多時，離嶺不遠，田野中已有人烟。其人較別處略長二三尺不等，行動時下面有雲託足，隨其轉動，離地約有半尺，一經立住，雲即不動。三人上了山坡，曲曲折折，繞過兩個峯頭，前面俱是岔路，走來走去，只在山內盤旋，不能穿過嶺去。

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談壽妖道經聶耳

論窮通路出無腸

話說三人走了多時，不能穿過嶺去。多九公道：『看這光景，大約走錯了。恰好那邊有個茅菴，何不找個僧人問問路徑？』登時齊至庵前。

正要敲門，前面來了一個老叟，手中提着一把酒壺，一個猪首，走至庵前，推開庵門，意欲進去。唐敖拱手道：『請教老丈，此庵何名？裏面可有僧人？』

老叟聽罷，道聲得罪，連忙進內，把猪首酒壺放下，即走出拱手道：『此庵供著觀音大士。小子便是僧人。』林之洋不覺詫異道：『你這老兄既是和尚，爲甚並不削髮？你既打酒買肉，自然養著尼姑了。』

老叟道：『裏面雖有一個尼姑，卻是小僧之妻。此庵並無別人，只得小僧夫婦自幼在

此看守香火。至僧人之稱，國中向無此說。因聞天朝自漢以後住廟之人俱要削髮，男謂之僧，女謂之尼，所以此地也遵天朝之例。凡入廟看守香火的，雖不吃齋削髮，稱謂卻是一樣。即如小子稱爲僧，小子之妻即稱爲尼。不知三位從何到此？」

多九公告知來意。老叟躬身道：「原來二位卻是天朝大賢。小僧不知，多多有罪。何不請進獻茶？」唐敖道：「我們還要趕過嶺去，不敢在此耽延。」

林之洋道：「你們和尚尼姑生出兒女叫作甚麼？難道也同俺們一樣麼？」老叟笑道：「小僧夫婦不過在此看守香火，既不違條犯法，又不作盜爲娼，一切行爲，莫不與人一樣，何以生出兒女稱謂就不同呢？」大賢若問僧人所生兒女喚作甚麼，只問貴處那些看守文廟的所生兒女喚作甚麼，我們兒女也就喚作甚麼。」

唐敖道：「適見貴邦之人都有雲霧護足，可是自幼生的？」老叟道：「此雲本由足生，非人力所能勉強。其色以五彩爲貴，黃色次之，其餘無所區別，惟黑色最卑。」多九公道：「此地離船往返甚遠，我們即懇大師指路，趁早走罷。」老叟於是指引路徑。

三人曲曲彎彎穿過嶺去，到了市中，人煙輳集，一切光景，與君子國相仿，惟各人所登之雲，五顏六色，其形不一。只見有個乞丐脚登彩雲走過。唐敖道：「請教九公雲之顏色，既以五彩爲貴，黑色爲卑，爲何這個乞丐卻登彩雲？」

林之洋道：「嶺上那個禿驢，又吃葷，又喝酒，又有老婆，明明是個酒肉和尚，他的脚下也是彩雲，難道這個花子同那和尚有甚好處麼？」

多九公道：「當日老夫到此，也會打聽。原來雲之顏色雖有高下，至於或登彩雲，或登黑雲，其色全由心生，總在行爲善惡，不在富貴貧賤。如果胸襟光明正大，足下自現彩雲；倘或滿腔奸私暗昧，足下自生黑雲。雲由足生，色随心變，絲毫不能勉強。所以富貴之人，往往竟登黑雲，貧賤之人，反登彩雲。」

「話雖如此，究竟此間民風淳厚，脚登黑雲的竟是百無一二。蓋因國人皆以黑雲爲恥，遇見惡事，都是藏身退後，遇見善事，莫不踴躍爭先，毫無小人習氣，因而鄰邦都以大人國呼之。遠方人不得其詳，以爲大人國卽是長大之義，那知是這緣故。」

唐敖道：『小弟正在疑惑，每每聞得人說海外大人國身長數丈，為何卻只如此。原來卻是訛傳。』多九公道：『那身長數丈的是長人國，並非大人國。將來唐兄至彼，纔知大人長人迥然不同了。』

忽見街上民人都向兩旁一閃，讓出一條大路。原來有位官員走過，頭戴烏紗，身穿員領，上罩紅傘，前呼後擁，卻也威嚴，就只脚下圍著紅綾，雲之顏色，看不明白。

唐敖道：『此地官員大約因有雲霧護足，行走甚便，所以不用車馬。但脚下用綾遮蓋，不知何故。』多九公道：『此等人因脚下忽生一股惡雲，其色似黑非黑，類如灰色，人都叫做「晦氣色」。』凡生此雲的，必是暗中做了虧心之事，人雖被他瞞了，這雲卻不留情，任他脚下生出這股晦氣，教他人前現醜。他雖用綾遮蓋，以掩衆人耳目，那知卻是掩耳盜鈴。好在他們這雲，色隨心變，只要痛改前非，一心向善，雲的顏色也就隨心變換。若惡雲久生足下，不但國王訪其劣蹟，重治其罪，就是國人因他過而不改，甘於下流，也就不敢同他親近。』

林之洋道：『原來老天做事也不公。』唐敖道：『爲何不公？』林之洋道：『老天只將這雲生在大人國，別處都不生，難道不是不公？若天下人都有這塊招牌，教那些瞞心昧己，不明道德的兩隻腳下都生一股黑雲，個個人前現醜，人人看著驚心，豈不痛快？』多九公道：『世間那些不明道德的，腳下雖未現出黑雲，他頭上卻是黑氣衝天，比腳下黑雲還更利害！』

林之洋道：『他頭上黑氣爲甚俺看不見？』多九公道：『你雖看不見，老天卻看的明白，分的清楚。善的給他善路走，惡的給他惡路走，自有一定道理。』林之洋道：『若果這樣，俺也不怪他老人家不公了。』大家又到各處走走，惟恐天晚，隨卽回船。

走了幾時，到了勞民國，收口上岸。只見人來人往，面如黑墨，身子都是搖擺而行。三人看了，以爲行路急忙，身子自然亂動；再看那些並不行路的，無論坐立，身子也是搖搖擺擺，無片刻之停。

唐敖道：「這個「勞」字果然用的切當。無怪古人說他躁擾不定。看這形狀，真是舉動浮躁，坐立不安。」林之洋道：「俺看他們倒像都患羊角風。身子這樣亂動，不知晚上怎樣睡覺。幸虧俺生中原，倘生這國，也教俺這樣，不過兩天，身子就搖散了。」

唐敖道：「他們終日忙忙碌碌，舉止不寧，如此操勞，不知壽相如何？」多九公道：「老夫向聞海外傳說勞民同智佳國有兩句口號，叫作「勞民永壽」，「智佳短年」。原來此處雖然忙碌，不過勞動筋骨，並不操心。兼之本地不產五穀，都以果木爲食，煎炒烹調之物，從不入口，因此莫不長壽。但老夫向有頭目眩暈之症，今見這些搖擺樣子，只覺頭暈眼花，只好失陪，先走一步。你們二位各處走走，隨後來罷。」

唐敖道：「此處街市既小，又無可觀。九公既怕頭暈，莫若一同回去。」登時齊歸大路。只見那些國人提著許多雙頭鳥兒貨賣。那鳥立在籠中，百般鳴噪，極其好聽。林之洋道：「若把這鳥買去，到了歧舌國，有人見了，倘或要買，包管賺他幾罇酒吃。」於是買了兩個，又買許多雀食，回到船上。

走了數日，到了聶耳國。其人形體面貌與人無異，惟耳垂至腰，行路時兩手捧耳而行。唐敖道：「小弟聞得相書言：兩耳垂肩，必主大壽。」他這聶耳國一定都是長壽了。」

多九公道：「老夫當日見他這個長耳，也曾打聽。誰知此國自古以來，從無壽享古稀之人。」

唐敖道：「這是何意？」多九公道：「據老夫看來，這是過猶不及。大約兩耳過長，反覺沒用。當日漢武帝問東方朔道：「朕聞相書言人中長至一寸，必主百歲之壽；今朕人中約長寸餘，似可壽享百年之外，將來可能如此？」東方朔道：「當日彭祖壽享八百。若這樣說來，他的人中自然比臉還長了。恐無此事。」」

林之洋道：「若以人中比壽，只怕彭祖到了末年，臉上只長人中，把鼻子眼睛擠的都沒地方了。」多九公道：「其實聶耳國之耳還不甚長。當日老夫曾在海外見一附庸小國，其人兩耳下垂至足，就像兩片蛤蜊殼，恰恰將人夾在其中，到了睡時，可以一耳作褥，一耳

作被，還有兩耳極大的生下兒女都可睡在其內。若說大耳主壽，這個竟可長生不老了。」大家說笑。

那日到了無腸國。唐敖意欲上去。多九公道：「此地並無可觀；且今日風順，船行甚快，莫若趕到元股深目等國，再去望望罷。」唐敖道：「如此遵命。」但小弟向聞無腸之人，食物皆一直通過，此事可確？」

多九公道：「老夫當日也因此說，費了許多工夫，方知其詳。原來他們未曾吃物，先找大解之處。若吃過再去大解，就如飲酒太過一般，登時下面就要還席。問其所以，纔知吃下物去，腹中並不停留，一面吃了，隨即一直通過。所以他們但凡吃物，不肯大大方方，總是賊頭賊腦，躲躲藏藏，背人而食。」

唐敖道：「既不停留，自然不能充飢，吃他何用？」多九公道：「此話老夫也曾問過，誰知他們所吃之物，雖不停留，只要腹中略略一過，就如我們吃飯一般，也就飽了。你看他腹

中雖是空的，在他自己光景卻是充足的。這是苦於不自知，卻也無足爲怪，就只可笑那不曾吃物的，明明曉得腹中一無所有，他偏裝作充足樣子，此等人未免臉厚了。他們國中向來也無極貧之家，也無大富之家。雖有幾個富家，都從飲食打算來的。那宗打算，人所不能行的，因此富家也不甚多。」

唐敖道：「若說飲食打算，無非「儉省」二字，爲何人不能行？」多九公道：「如果儉省歸於正道，該用則用，該省則省，那倒好了；此地人食量最大，又易饑餓，每日飲食費用過重。那想發財人家，你道他們如何打算？說來倒也好笑。他因所吃之物到了腹中，隨即通過，名雖是糞，但入腹內並不停留，尙未腐臭，所以仍將此糞好好收存，以備僕婢下頓之用；日日如此，再將各事極力刻薄，如何不富？」

林之洋道：「他可自吃？」多九公道：「這樣好東西，又不花錢，他安肯不吃？」唐敖道：「如此腌臢，他能忍耐受享，也不必管他。第以穢物仍令僕婢吃，未免太過。」

多九公道：「他以腐臭之物，如教僕婢盡量飽餐，倒也罷了；不但忍饑不能吃饱，並且三

次四次之糞，還令吃而再吃，必至闌到出面哇之，飯糞莫辨，這纔另起爐竈。」
林之洋道：「他家主人把下面大解的，還要收存，若見上面哇出的，更要愛惜，留爲自用了。」

正在閒談，忽覺一股酒肉之香。唐敖道：「這股香味，令人聞之好不垂涎！茫茫大海，從何而來？」
多九公道：「此地乃犬封境內，所以有這酒肉之香。」
犬封「按古書又名「狗頭民」，生就人身狗頭。過了此處，就是元股，乃產魚之地了。」
唐敖道：「犬封二字，小弟素日雖知，爲何卻有如此美味，直達境外？這是何故？」

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喜相逢師生談故舊

巧遇合賓主結新親

話說唐敖道：「爲何此地卻有如此美味，直達境外，莫非這些狗頭民都善烹調麼？」

多九公道：「你看他雖是狗頭狗腦，誰知他於吃喝二字，卻甚講究。每日傷害無數生靈，想著方兒，變著樣兒，只在飲食用功，除吃喝之外，一無所能，因此海外把他又叫『酒囊』一飯袋。」

唐敖道：「我們何不上去看看？」

多九公吐舌道：「聞得他們都是有眼無珠，不識好人，設或上去被他狂吠亂咬起來，那還了得！」

唐敖道：「小弟聞犬封之旁，有個鬼國，其人可有形像？」

多九公道：「易有『伐鬼方』之說，若無形像，豈能空伐？」

林之洋道：「他既有形，爲甚把他叫鬼？」

多九公道：「只因他終夜不眠，以夜作晝，陰陽顛倒，行爲似鬼，故有鬼國之稱。」

這日路過元股國。那些國人頭戴斗笠，身披坎肩，下穿一條魚皮褲，並無鞋襪，上身皮色與常人一樣，惟腿腳以下黑如鍋底，都在海邊取魚。唐敖道：「原來元股卻這樣荒涼。」正與多九公商量可以不去。因衆水手都要買魚，將船泊岸。林之洋道：「這裏魚鰕又多又賤，他們買魚，俺們爲甚不去望望？」唐敖道：「如此甚好。」

三人於是上去，沿着海邊看國人取魚。只見有一漁人，網起一個怪魚，一個魚頭，十個魚身。衆人都不認識。唐敖道：「請教九公，這魚莫非就是泚水所產「此魚」麼？」聞說此魚味如薺蕪，宛如蘭花之香，不知可確？」

多九公還未答言。林之洋聽了，卽到此魚跟前彎下腰去聞了一聞，不覺眉頭一皺，口中嘔了一聲，吐出許多水道：「妹夫這個頑的利害。俺只當果真香如蘭花，上前狠狠一聞，誰知比朱草趕的濁氣還臭！」多九公笑道：「林兄怎麼忽然哇出來了？你且慢哇，且去踢他一脚，不知其鳴可像犬吠？」

言還未畢，那魚忽然鳴了幾聲，果如犬吠一般。唐敖猛然想起道：『九公，此魚想是

『何羅魚』了。』林之洋道：『這魚既不是此魚，妹夫爲甚不早說，卻教俺聞他臭氣。』多

九公道：『何羅魚同此魚形狀都是一首十身；其所分的：一是香如薝蔔，一是音如犬吠。這怪他鳴的遲了，並非唐兄有意騙你。』只見那邊又網起幾個大魚，纔擲岸上，轉眼間，一齊騰空而去。

唐敖道：『小弟向聞飛魚善能療痔，可是此類。』多九公連點頭。林之洋道：『這魚若不飛去，俺們帶幾條替人醫痔瘡也是好的。』多九公道：『當日黃帝時，仙人甯封吃了飛魚，死了二百年復又重生，豈但醫痔，還能成仙哩。』林之洋道：『吃了這魚，成了神仙，雖是快活，就只當中死的二百年，糊裏糊塗，令人難熬。』

忽見海面遠遠冒出一個魚背，金光閃閃，上面許多鱗甲，其背豎在那裏，就如一座山峯。唐敖道：『海中竟有如此大魚，無怪古人言：大魚行海，一日逢魚頭，七日纔逢魚尾。』只見有個白髮漁翁走來拱手道：『唐兄請了。可認得老夫麼？』

唐敖看時，其人頭戴竹篾斗笠，身披魚皮坎肩，兩腿黑如鍋底，赤着一雙黑腳，並無鞋襪，也是本處打扮；再把面貌仔細一看，只嚇的驚疑不止。原來卻是原任御史業師尹元。看了這宗光景，忍不住一陣心酸，連忙深深打躬道：「老師何日到此？爲何如此打扮？莫非門生做夢麼？」

尹元歎道：「此話提起甚長。今日難得海外幸遇。此間說話不便，寒舍離此不遠，賢契如不棄嫌，就請過去略略一敘。」唐敖道：「門生多年未見老師，無日不思，今日得瞻慈顏，不勝欣慰，自應登堂叩謁。」

當時尹元同多林二人見禮，問了名姓。一齊來至尹元住處。只見兩扇柴門，裏面兩間茅屋，十分矮小，屋上茅草俱已朽敗，景象甚覺清寒。四人進了茅屋，重復行禮，因無桌椅，就在下面席地而坐。

尹元道：「老夫自從嗣聖元年因主上被廢，武后臨朝，心中鬱悶，曾三上封章，勸其護守婦道，迎主還朝，武后俱留中不發；嗣因讒奸當道，朝政日非，老夫勤王無計，恥食周祿，隨即挂

冠而歸，在家數載，足不出戶，此賢契所深知的。不意前歲忽有新進讒臣，在武后面前提起當年英公敬業之事，言起事之由，俱係老夫代爲主謀。老夫聞知，惟恐被害，逃至外洋，無奈囊橐蕭瑟，衣食甚難，飄流到此，因見漁人謀食尚易，原想打魚爲生，無如土人向來不准外人來分其業。幸虧小女結得好綢，賣給漁人，可以稍獲其利。後來鄰舍憐我異鄉寒苦，命老夫暗將腿足用漆塗黑，假冒土人，鄰舍認爲親誼，衆人這纔准我取魚，因此尚可餬口。近來朝中光景如何？主上有無復位佳音？賢契今來外洋，有何貴幹？」

唐敖歎道：「原來老師被人讒害，以致流落異鄉。若非今日相遇，門生何由得知？近年以來，唐家宗室，被武后屠戮殆盡。主上雖無復位佳音，幸而遠在房州，尚未波及。門生今春微倖存第，因當年同徐駱諸人結盟一事，被人參奏妄交匪類，依舊降爲諸生。門生有志未遂，殊慚碌碌紅塵，兼得異夢，擬結來世良緣，是以浪遊海外。不意老師境界竟至如此！令人回想當年光景，能無傷感！近日師母可安？世弟世妹多年未見，諒已長成，求老師領去一見。」

尹元歎道：『拙妻久已去世。兒名尹玉，現年十二，女名紅英，現年十三。賢契既要相見，好在多林二兄都是令親，並非外人。』因大聲叫道：『紅英女兒同尹玉都過來見見世兄。』只聽外面答應。姊弟二人，登時進來。大家連忙立起。尹元引著二人，都見了禮。

唐敖看那尹玉生得文質彬彬，極其清秀。尹紅英眼含秋水，脣似塗朱，體度端莊，十分豔麗。身上衣服雖然襤褸，舉止甚是大雅。二人見禮退出。大家仍舊歸坐。

唐敖道：『門生當年見世妹世弟時，俱在年幼；如今都生得端莊福相，將來老師後福不小。』尹元道：『老夫年已花甲，如今已做海外漁人，還講甚麼後福！喜得他們還肯用心讀書，因而稍覺自慰。』

唐敖道：『連年讒臣奏當日與徐略同謀之人，武后每每察訪；因事隔多年，並無實在劣跡，亦多置之不問。老師之事，大約久已消滅。據門生愚見：老師年高，此間舉目無親，在此久居，終非良策，莫若急歸故鄉。不獨世弟趁此青年可以應試，就是兩位婚姻之事，故鄉

親友也。晏於湊合。尹元道：『老夫因年紀日漸衰邁，未嘗不慮及此；奈現在衣食尙費張羅，何能計及數萬里路費？况被害一事，據賢契之言，雖可消滅，究竟吉凶未卜，豈可冒昧鑽入羅網？』

唐敖道：『老師慎重固是，第久住在此，日與這些漁人爲伍，所謂語言無味，面目可憎，兼之世妹世弟俱在年輕，以老師之家教，固不在乎擇鄰，但海外之大，何處不可棲身？卽如君子大人等國，都是民風淳厚，禮義傳家，何必定居於此？』尹元歎道：『老夫豈願處此惡劣之地，左思右想，舍此無可爲生，莫可如何。今幸遇賢契，快慰非常。倘蒙垂念衰殘，替我籌一善地，脫此火坑，得免飢寒，老夫又豈甘爲漁人？無如賢契亦在客中，此時說來恐亦無用，惟望在意。他日歸來，路過此地，尙望上來一看。倘老夫別有不測，賢契俯念師生之情，提携孤兒弱女，同歸故鄉，不致飄流海外，就是賢契莫大之德了。』

唐敖聽罷，思忖多時，忽然想起廉家西席一事，因說道：『此時雖然有一安身之處，但係西賓，老師可肯俯就？』尹元道：『離此多遠？是何地名？』

唐敖把救廉錦楓之事告知；因又說道：『現在其母極要兒女讀書，因無力延師，是以踟蹰。』其家現有空房三間，去歲本有西賓在彼設帳，以房租作爲修金，今歲西賓另就他席，廉家尙未延師。莫若門生寫一信去，老師就在他家處館，再招幾個蒙童，又有世妹作些針黹，大約足可糊口。惟恐別有缺乏，門生再備白金，老師帶去，以備不虞。日後門生如果回來，自然要到水仙村，彼時再議同回故鄉，也是一舉兩便。』

尹元聽了，不覺大悅道：『倘得如此，老夫以漁人忽升西賓之尊，不獨免了風霜勞苦，兼且兒女亦可專心讀書，將來回鄉亦便，又得賢契慨贈，得免飢寒，如此成全，求之師生中實爲罕有！第恨老夫業已衰邁，只好來世再爲圖報了。』唐敖道：『老師言重。門生如何禁當得起？』剛纔門生偶然想起廉錦楓入海行孝一事，自古少有兼之品貌端莊，舉筆成文，可謂才德貌三全。門生本欲聘爲兒媳，適因他們姊弟同世妹世弟比較，不獨年貌相當，而且門第相對，真是絕好兩對良姻。門生意欲作伐，成此好事，就是老師在彼，彼此都有照應，門生也好放心。老師意下如何？』尹元道：『如此孝女佳兒，得能一爲兒婦，一爲東牀，仍有

何言？奈老夫現在境界如此，彼處焉肯俯就？只怕有負賢契這番美意。」唐敖道：「老師如撥門生信去，此事斷無不諧。就事成後，世妹世弟做了晚親，門生未免叨長，這卻於理不順。」尹元道：「這有何妨？但只何以賢契信去，此事就能必成？」

唐敖就把良氏屬託兒女婚姻之事告訴一遍。尹元不覺喜道：「當日既有此話，賢契如有信去，此事必有八九。第如此孝女，賢契不替令郎納采，今反舍己從人，教老夫心中如何能安？」唐敖道：「門生犬子定婚尚可從緩，且此女之外，還有一個孝女，亦可與犬子聯姻。將來尙望老師留意。」於是就把東口山遇見駱紅蕖打虎認爲義女之事說了一遍。

尹元道：「東口山既在君子國境內，將來到了廉家，略爲小停，老夫必當至彼，以成這段良姻。」况駱年伯當日與我同朝，最爲相契，此事一說必成。賢契只管放心。」唐敖道：「倘蒙老師作伐，門生感激不淺。此時諸事既已酌定，門生就此回船，把書信寫來，以便老師作速起身。恐廉家一時請了西賓，未免又有許多不便。」

尹元連連點頭。唐敖卽同多林二人告辭回船，把信寫好，帶了兩封銀子，又取幾件衣

服上來，送交尹元。師生灑淚而別。尹元置了鞋襪，洗去腿上黑漆，換了衣服，帶着兒女，由水路到了水仙村，投了書信。良氏見了尹家姊弟，十分心歡。尹元見了廉亮，也甚喜愛。於是互相納聘，結爲良姻，一同居住，俟回故鄉再議合登。

過了幾日，尹元到了東口山，見了駱龍，把駱紅蕖姻事替唐小峯說定，回到水仙村，就在廉家課讀兒子女婿，並又招了幾個蒙童，兼有女兒紅蕖作些針黹，一家三口，頗可度日。尹元因念駱賓王兩代同僚之誼，見駱龍年老多病，時常前去探望。未幾，駱龍去世。駱紅蕖自唐放去後，又殺二虎，大讎已報，即將唐放留存銀兩，置了棺槨，把駱龍葬在廟旁。良氏聞駱紅蕖是唐放兒媳，既係至親，兼感唐放周濟之德，即懇尹元把駱紅蕖並乳母蒼頭接來，一同居住。隔了兩年，因唐放杳無音信，恐其另由別路回家，大家只得商酌同回家鄉，投奔唐放去了。

唐放那日別了尹元，來到海邊，離船不遠，忽聽許多嬰兒啼哭，順着聲音望去，原來有個

漁人網起許多怪魚，恰好多林二人也在那裏觀看。唐敖進前，只見那魚鳴如兒啼，腹下四隻長足，上身宛似婦人，下身仍是魚形。多九公道：「此是海外人魚。」唐兄來到海外，大約初次纔見，何不買兩個帶回船去？」唐敖道：「小弟因此魚鳴聲甚慘，不覺可憐，何忍帶回船去？」莫若把他買了放生，倒是好事。」因向漁人儘數買了，放入海內。這些人魚攔在水中，登時又都浮起，朝着岸上，將頭點了幾點，倒像叩謝一般；於是攸然而逝。

三人上船，付了魚錢，衆水手也都買魚登舟。行了兩日，過了毛民國。林之洋道：「好端端的人，爲甚生這一身長毛？」多九公道：「向日老夫也因此事上去打聽。原來他們當日也同常人一樣。後來因他生性鄙吝，一毛不拔，死後冥官投其所好，所以給他一身長毛。那知久而久之，別處凡有鄙吝一毛不拔的，也託生此地，因此日見其多。」

又走幾時，這日到了一個地方，多九公把羅盤望一望道：「原來前面卻是毗塞國。」唐敖聽了，不覺滿心歡喜。

未知後事如何，再看下回分解。

鏡
花
緣
第
十
五
回

第十六回

紫衣女殷勤問字

白髮翁傲慢談文

話說唐放聞多九公之言，不覺喜道：『小弟向聞海外有個毗靛國，其人皆壽享長年，並聞其國有前盤古所存舊案，我們何不上去瞻仰瞻仰。』多林二人點頭稱善。於是收口登岸，步入城中。只見其人生得面長三尺，頸長三尺，身長三尺，頗覺異樣。

林之洋道：『他這頸項生得這長，若到中原，要教俺們家鄉裁縫作領子，還沒三尺長的好領樣兒哩。』登時訪到前盤古成案處，見了掌管官吏，說明來意。那官吏聞是天朝上邦來的，怎敢怠慢，當即請進獻茶，取鑰匙開了鐵櫥。

唐放伸手取了一本，面上籤子寫着『第一寫』。林之洋道：『原來盤古舊案都是論弓的。』那官吏聽了，不覺笑了一笑。唐放忙遮飾道：『原來弟兄今日未戴眼鏡，未將此

字看明。這是「卷」字，並非「弓」字。用手展開，只見上面圈圈點點，盡是古篆，並無一字可識。多九公也翻了幾本，皆是如此。三人只得道了攪擾，掃興而回。

林之洋道：「他書上盡是圈子，大約前盤古所做的事總不能跳出這個圈子，所以篇篇都是這樣，只叫作『惟有圈中人，纔知圈中意』，俺們怎能猜這啞謎。」登時上船，又走兩日。

這日唐敖正同婉如談論詩賦，忽聽船頭放了一鎗，只當遇見盜賊，嚇的驚疑不止，連忙攔了林之洋出艙。原來那些人魚自從放入海內，無論船隻，或住或走，他總緊緊相隨；衆水手看見，因用烏鎗打傷一個。唐敖道：「前因此魚聲形類人，其鳴甚慘，所以買來放生；今反傷他，前日那件好事，豈非白做麼？」林之洋道：「他跟船後，礙你甚事，這樣恨他。」唐敖道：「或者此魚稍通靈性，因念救命之恩，心中感激，戀戀不捨，也未可知。你們何苦傷他性命？」衆水手正要放第二鎗，因聞唐敖之言，甚覺近理，方纔住手。

二人來至船後，與多九公閒談。唐敖道：「前在東口，舅兄曾言過了君子大人二國就

是黑齒，爲何此時還不見到？」多九公道：「林兄只記得黑齒離君子國甚近，誰知那是旱路，並非水路。前面過了無聲，再過深目，纔是黑齒交界哩。」

唐敖道：「這個無聲，大約就是無繼國。小弟聞彼國之人，從不生育，並無子嗣，可有其事？」多九公道：「老夫也聞此話。又因他們並無男女之分，甚覺不解。當日到彼，也會上去看過，果然無男無女，光景都差不多。」

唐敖道：「既無男女，何能生育？既不生育，這些國人一經死後，豈不人漸少了？自古至今，其人仍舊不絕，這是何故？」多九公道：「彼國雖不生育，那知死後其屍不朽，過了一百二十年，仍舊活轉。古人所謂百年還化爲人，就是指此而言。所以彼國之人，活了又死，死了又活，從不見少。他們雖知死後還能重生，素於名利心腸倒是雪淡。他因人生在世終有一死，縱使爭名奪利，富貴極頂，及至無常一到，如同一夢，全化烏有。雖說死後還能復生，但經百餘年之久，時遷世變，物改人非，今昔情形，又迥不同。一經活轉，另是一番世界，少不得又要在那名利場中努力一番。及至略略有點意思，不知不覺，卻又年已古稀，冥官又

來相邀。細細想去，仍是一場春夢。因此他們國中凡有人死了叫作「睡覺」，那活在世上的叫作「做夢」。他把生死看的透徹，名利之心也就淡了。至於強求妄爲，更是未有的事。」

林之洋道：『若是這樣，俺們竟是痴人。他們死後還能活轉，倒把名利看破，俺們死後並無一毫指望，爲甚倒去極力巴結？若教無聲國看見，豈不被他恥笑麼？』唐敖道：『舅兄既怕恥笑，何不將那名利之心略爲冷淡呢？』

林之洋道：『俺也曉得，爲人在世就如做夢。那名利二字，原是假的。平時聽人談論，也就冷淡。無奈到了爭名奪利關頭，心裏就覺有些發迷，倒像自己永世不死，一味朝前奔命。將來到了昏迷時，怎能有人當頭一棒，指破迷團，或者那位提俺一聲，也就把俺警醒。』多九公道：『尊駕如到昏迷時，老夫雖可提你一聲，恐老兄聽了，不但並不醒悟，反要責備老夫是個痴人哩。』

唐敖道：『九公此話卻也不錯。世上名利場中，原是一座「迷魂陣」。此人正在陣

中吐氣揚眉，洋洋得意，那個還能把他拗得過？看來不到睡覺，他也不休。一經把眼閉了，這纔曉得從前各事都是枉用心機，不過做了一場春夢。人若識透此義，那爭名奪利之心固然一時不能打斷，倘諸事略爲看破，退後一步，忍耐三分，也就免了許多煩惱，少了無限風波。如此行去，不獨算得處世良方，亦是一生快活不盡的秘訣。就使無啓國看見，也可對得住了。小弟向聞無啓國歷來以土爲食，不知何故？」多九公道：「彼處不產五穀，雖有果木，亦都不食，惟喜以土代糧。大約性之所近，向來吃慣，也不爲怪。」林之洋道：「幸虧無腸國那些富家不知土可當飯；他若曉得，只怕連地皮都要刮盡哩。」

無啓過去，到了深目國。其人面上無目，高高舉着一手，手上生出一隻大眼，如朝上看，手掌朝天，如朝下看，手掌朝地，任憑左右前後，極其靈便。林之洋道：「幸虧眼生手上；若嘴生手上，吃東西時，隨你會搶也搶他不過。不知深目國眼睛可有近視？若將眼鏡戴在手上，倒也好看。」請問九公：他們把眼生在手上，是甚緣故？」多九公道：「據老夫看來，大約

他因近來人心不測，非上古可比，正面看人，竟難捉摸，所以把眼生手上，取其四路八方都可察看，易於防範。就如「眼觀六路，耳聽八方」，無非小心謹慎之意。」唐敖道：「古人書上雖有「眼生手掌」之說，却未言其所以然之故。今聽九公這番妙論，真可補得古書之不足了。」

這日到了黑齒國。其人不但通身如墨，連牙齒也是黑的，再加着一點朱唇，兩道紅眉，一身紅衣，其黑更覺無比。唐敖因他黑的過甚，面貌想必醜陋，奈相離過遠，看不明白，因約多九公要去走走。

林之洋見他們要去游玩，自己攜了許多脂粉，先貨賣去了。唐多二人隨後也就登岸。唐敖道：「他們形狀如此，不知其國風俗是何光景。」多九公道：「此地水路離君子國雖遠，旱路卻是緊鄰。大約其國風俗還不過於草野。老夫屢過此地，因他生的面目可憎，想來語言也就無味，因此從未上來。今蒙唐兄攜帶，却是初次瞻仰。大約我們不過借此上

來舒舒筋骨，要想有甚可觀可談之處，只怕未必。唐兄只看其人，其餘就可想見。」

唐敖連連點頭，不知不覺進了城。作買作賣，倒也熱鬧。語言也還易懂。市中也有婦女行走，男女卻不混雜；因市中有條大街，行路時，男人俱由右邊行走，婦人都向左邊行走，雖係一條街，其中大有分別。唐敖起初不知，誤向左邊走去，只聽右邊有人招呼道：「二位貴客，請向這邊走來。」

二人連忙走過，細細打聽，纔知那邊是婦人所行之路。唐敖笑道：「我倒看不出。他們的雖黑，於男女禮節，倒分的明白。」九公你看他們來來往往，男女並不交言，都是目不邪視，俯首而行。不意此地竟能如此。可見君子國風氣感化也不爲不遠了。」多九公道：「前在君子國，那吳氏弟兄曾言他們國中世俗人文，莫非天朝文章教化所致。今黑齒國又是君子國教化所感，以木本水源而論，究竟我們天朝要算萬邦根本了。」

談論間，迎面到了十字路口，旁有一條小巷。二人信步進了小巷，走了幾步，只見有一家門首貼着一張紅紙，寫着「女學塾」三個大字。唐敖因立住道：「九公，你看此地既有

女學塾，自然男子也知讀書了。不知他們女子所讀何書？」只見門內走出一個龍鍾老耄，把唐多二人看了一看，見衣服面貌不同，知是異鄉來的，因拱手道：「二位貴客，想是鄰邦至此。若不嫌草野，何不請進獻茶？」

唐放正要問問風俗，聽了此話，忙拱手道：「初次識荆，就來打攪，未免造次。」於是攜了多九公，一同進去。三人重復行禮。裏面有兩個女學生，都有十四五歲，一個穿着紅衫，一個穿着紫衫；面貌雖黑，但彎彎兩道蛾眉，盈盈一雙秀目，再襯着萬縷青絲，櫻桃小口，底下露出三寸金蓮，倒也不俗；都上來拜了一拜，仍舊歸座。唐多二人還禮。老者讓坐。女學生獻茶。彼此請問姓氏。誰知這個老者兩耳甚聾，大家費了無限氣力，方把名姓來歷略略說明。

原來老者姓盧，乃本地有名老秀才，爲人忠厚，教讀有方。他聞唐多二人都是身在賢門，兼係天朝人，不覺躬身道：「小子素聞天朝爲萬國之首，乃聖人之邦，人品學問，莫不出類超羣。鄙人雖久懷欽仰，無如晤教無由。今日幸遇，足感生平景慕。第草野無知，又且重

聽，今以草舍冒昧屈駕，未免簡褻，尙求海涵。」

唐敖連道豈敢，因大聲問道：『小弟向聞貴處乃文盛之邦，老丈想已高發多年，如今退歸林下了？』老者道：『敝處向遵天朝之例，也以詩賦取士。小子幼而失學，兼之質性魯鈍，雖屢次觀光，奈學問淺薄，至今年已八旬，仍是一領青衫。數年來無志功名，學業已廢，年老衰殘，肩不能擔，手不能提，無以餬口，惟有課讀幾個女學生，以舌耕爲業。至敝鄉考試，歷來雖無女科，向有舊例，每到十餘年，國母卽有觀風盛典，凡有能文處女，俱准赴試，以文之優劣，定以等第，或賜才女匾額，或賜冠帶榮身，或封其父母，或榮及翁姑，乃吾鄉勝事。因此凡生女之家，到了四五歲，無論貧富，莫不送塾攻書，以備赴試。』因指紫衣女子道：『這是小女。那穿紅衫的姓黎，是敝門生。現在國母已定明春觀風。前者小女同敝門生赴學政考試，幸而都取三等之末。明歲得與觀風盛典，尙有幾希之望。』所以此時都在此趕緊用功。不瞞二位大賢說：這叫作「臨時抱佛脚」，也是我們讀書人通病，何況他們孤陋寡聞的幼女哩？」因向兩女子道：『今日難得二位大賢到此，你們平日所讀書內，如有甚麼不

明之處，何不請教，廣廣見識，豈不是好？」

多九公道：「不知二位才女可有見教？」老夫於學問一道，雖未十分精通，至於眼前文章，粗枝大葉，也還略知一二。」紫衣女子聽了，因欠身道：「婢子向聞天朝爲人文淵數，人才之廣，自古皆然。大賢世居大邦，見多識廣，而且榮列膠庠，自然才貫二酉，學富五車。了婢子僻處海隅，賦性既鈍，兼少聞見，於先聖先賢經書之旨，每每未能窺尋其端，蘊疑既久，問字無由，今欲上質高賢，又恐語涉淺陋，未免「以莛叩鐘」，自覺唐突，何敢冒昧請教。」

多九公忖道：「據這女子言談，倒也不俗；看來書是讀過幾年的。可惜是個幼年女流，不知可有一二可談之處。如稍通文墨，卻同外國黑女談話，倒也是段佳話，必須用話引他一引。」只要略略懂得文墨，就可慢慢談了。」因說道：「才女請坐，休得過謙。老夫雖忝列膠庠，素日餬口四方，未能博覽，惟幼年所讀經書，尙能略知一二，其餘荒疎日久，已同隔世才女有何下問，請道其詳。尙有所知，無不盡言。」唐敖道：「我們都是拋了書本，荒疎多年，誠恐下問，見識不到，尙望指教。」

多九公聽見「指教」二字，鼻中不覺哼了一聲，口雖不言，心中忖道：「他們不過海外幼女，腹中學問可想而知，唐兄何必如此過謙？未免把他看的過高了。」只見紫衣女子又立起道：「婢子聞得讀書莫難於識字，識字莫難於辨音。若音不辨，則義不明。卽如經書所載「敦」字，其音不一，某書應讀某音。敝處未得高明指教，往往讀錯，以致後學無所適從。大賢旁搜博覽，定必深知其詳。」

多九公道：「才女請坐。按這敦字在灰韻應當讀堆，毛詩所謂「敦彼獨宿」。元韻音悖，易經「敦臨吉」。又元韻音豚，漢書「敦煌，郡名」。寒韻音團，毛詩「敦彼行葦」。蕭韻音雕，毛詩「敦弓既堅」。軫韻音華，周禮「內宰出其度量敦制」。阮韻音遜，左傳「謂之敦渾」。隊韻音對，儀禮「黍稷四敦」。願韻音頓，爾雅「太歲在子曰困敦」。號韻音導，周禮「所謂每敦一凡」。——除此十音之外，不獨經傳未有他音，就是別的書上也就少了。幸而才女請教老夫，若問別人，只怕連一半還記不得哩。」

紫衣女子道：「婢子向聞這個敦字倒像還有吞音倚音之類。今大賢言十音之外，並

無別音，大約各處方音不同，所以有多寡之異了。」

多九公聽見還有幾音，因剛纔話已說滿，不好細問，只得說道：「這些文字小事，每每一字數音甚多，老夫那里還去記他。况記幾個冷字，也算不得學問。這都是小孩子的工課。若過於講究，未免反覺其醜。可惜你們都好好質地，未經明人指教，把工夫都錯用了。」紫衣女子聽罷，又說出一段話來。

未知所說何話，再聽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因字聲粗談切韻

聞雁唳細問來賓

話說紫衣女子道：「婢子聞得要讀書必先識字，要識字必先知音。若不先將其音辨明，一概似是而非，其義何能分別？可見字音一道，凡讀書人不可忽略的。」大賢學問淵博，故視爲無關緊要。我們後學，却是不可少的。婢子以此細事上瀆高賢，真是貽笑大方。即以聲音而論，婢子素又聞得要知音，必先明反切；要明反切，必先辨字母；若不辨字母，無以知切；不知切無以知音；不知音無以識字。以此而論，切音一道，又是讀書人不可少的。但昔人有言，每每學士大夫論及反切，便瞪目無語，莫不視爲絕學。若據此說，大約其義失傳已久，所以自古以來，讀書雖多，並無初學善本。婢子素於此道潛研細討，略知一二，第義甚精微，未能窮其秘奧。大賢天資穎悟，自能得其三昧，應如何習學，可以精通之處，尙求指

教。

九多公道：「老夫幼年也曾留心於此，無如未得真傳，不能十分精通。才女纔說學士大夫論及反切，尙且瞪目無語，何況我們不過略知皮毛？豈敢亂談，貽笑大方？」

紫衣女子聽了，望着紅衣女子輕輕笑道：「若以本題而論，豈非「吳郡大老，倚闥滿盈」麼？」紅衣女子點頭笑了一笑。唐敖聽了，甚覺不解。

多九公道：「適因才女談論切音，老夫偶然想起毛詩句子，總是叶着音韻。如「爰居爰處」爲何次句卻用「爰喪其馬」，末句又是「于林之下」，「處」與「馬」「下」二字，豈非聲音不同，另有假借麼？」

紫衣女子道：「古人讀「馬」爲「姥」，讀「下」爲「虎」，與「處」字聲音本歸一律，如何不同？即如「吉日庚午，旣差我馬」，豈非以「馬」爲「姥」？「率西水滸，至於岐下」，豈非以「下」爲「虎」？韻書始於晉朝，秦漢以前，並無韻書。諸如「下」字讀「虎」，「馬」字讀「姥」，古人口音原是如此，並非另有假借。即如「風」字，毛詩讀作

一分一字一服一字讀作「迫」字共十餘處，總是如此。若說假借不應處處都是假借，倒把本音置之不問，斷無此理。卽如漢書晉書所載童謠，每多叶韻之句。旣稱爲童謠，自然都是街上小兒隨口唱的歌兒。若說小兒唱歌也會假借，必無此事。其音本出天然，可想而知。但每每讀去，其音總與毛詩相同，卻與近時不同，卽偶有一二與近時相同，也得晉書。因晉去古已遠，非漢可比。故晉朝聲音與今相近。音隨世轉，卽此可見。」

多九公道：「據才女所講各音古今不同，老夫心中終覺疑惑，必須才女把古人找來，老夫同他談談，聽他到底是個什麼聲音，纔能放心。若不如此，這番高論，只好將來遇見古人才女再同他談罷。」

紫衣女子道：「大賢所說「爰居爰處，爰喪其馬，於以求之，于林之下。」——這四句音雖辨明，不知其義怎講？」

多九公道：「毛傳鄭箋孔疏之意，大約言軍士自言我等從軍，或有死的病的，有亡其馬的，於何居呢？於何處呢？於何喪其馬呢？若我家人日後求我，到何處求呢？當在山林

之下。是這個意思。才女看何高見。」

紫衣女子道：「先儒雖如此解，據婢子愚見，上文言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軍士因不得歸，所以心中憂鬱。至於「爰居爰處」四句，細釋經文，倒像承着上文不歸之意，復又述他憂鬱不寧精神恍惚之狀，意謂偶於居處之地，忽然喪失其馬，以爲其馬必定不見了，於是各處找求，誰知仍在樹林之下。這總是軍士憂鬱不寧，精神恍惚，所以那馬明明近在咫尺，卻誤爲喪失不見，就如心不在焉，視而不見之意。如此解說，似與經義略覺相近。尚求指教。」

多九公道：「凡言詩總要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方能體貼詩人之意。卽以此詩而論，前人註解，何等詳明，何等親切！今才女忽發此論，據老夫看來，不獨妄作聰明，竟是愚而好自用了。」

紫衣女子道：「大賢責備，婢子也不敢辯。適又想起論語有一段書，因前人注解，甚覺疑惑，意欲以管見請示，惟恐大賢又要責備，所以不敢亂言，只好以待將來，另質高明了。」

唐敖道：「適纔敵友失言，休要介意。才女如有下問，何不明示。」
論語又是常見之書，或者大家可以參酌。」

紫衣女子道：「婢子要請教的，並無深微奧妙，乃「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這句書不知怎講？」

多九公笑道：「古今各家註解，言顏淵死，顏路因家貧不能置椁，要求孔子把車賣了，便買椁，都是這樣說。才女有何見教？」

紫衣女子道：「先儒雖如此解，大賢可另有高見。」

多九公道：「據老夫之意，也不過如此，怎敢妄作聰明，亂發議論？」

紫衣女子道：「可惜婢子雖另有管見，恨未考據的確，原想質之高明，以釋此疑，不意大賢也是如此，這就不必談了。」

唐敖道：「才女雖未考據精詳，何不略將大概說說呢？」

紫衣女子道：「婢子向於此書前後大旨細細參詳，顏路請車爲椁，其中似有別的意思。」

若說因貧不能買棹，自應求夫子資助，爲何指名定要求賣孔子之車？雖道他就料定孔子家中除車之外就無他物可賣麼？卽如今人求人資助，自有求助之語，豈有指名要他賣物資助之理？此世俗庸愚所不肯言，何況聖門賢者？及至夫子答他之語，言當日鯉死也是有棺無棹，我不肯徒行，以爲之棹。若照上文註解，又是賣車買棹之意，何以當日鯉死之時，孔子注意要賣的在此一車，今日回死之際，顏路覬覦要賣的又在此一車？况棹非希世之寶，卽使昂貴，亦不過價倍於棺。顏路既能置棺，豈難置棹？且下章又有門人厚葬之說，何不卽以厚葬之資買棹？必定硬派孔子賣車，這是何意？若按「以爲之棹」，這個爲字而論，倒像以車之木要製爲棹之意，其中並無買賣字義。若將爲字爲買，似有未協。但當年死者必要大夫之車爲棹，不知是何取義？婢子歷考諸書，不得其說。旣無其說，是爲無稽之談，只好存疑，以待能者。第千古疑團，不能質之高賢，一日頓釋，亦是一件恨事。」

多九公道：「若非賣車買棹，前人何必如此註解？才女所發議論，過於勉強，而且毫無考據，全是謬執一偏之見。據老夫看來，才女自己批評那句無稽之談，卻有自知之明。至

於學問，似乎還欠工夫。日後倘能虛心用功，或者還有幾分進益。若只管闢這偏鋒，只怕越趨越下，豈能長進？況此等小聰明，也未有甚見長之處，實在學問，全不在此。卽如那個「敦」字，就使再記幾音，也不見得就算通家，少記幾音，也不見得不通。若認幾個冷字，不論腹中好歹，就要假作高明，混充文人，只怕敝處丫環小廝比你們還高哩！」

正在談論，忽聽天邊雁聲嘹亮。唐敖道：「此時纔交初夏，鴻雁從何而來？可見各處時令自有不同。」只見紅衣女子道：「婢子因這雁聲，偶然想起禮記「鴻雁來賓」，鄭康成注解及呂覽淮南諸注，各有意見。請教大賢，應從何說爲是？」

多九公見問，雖略略曉得，因記不清楚，未便回答。唐敖道：「老夫記得鄭康成注禮記謂季秋鴻雁來賓者，言其客止未去，有似賓客，故曰「來賓」。而許慎注淮南子謂先至爲主，後至爲賓。迨高誘注呂氏春秋，謂「鴻雁來」爲一句，「賓爵入大水爲蛤」爲一句，蓋以仲秋來的是其父母，其子羽翼羸弱，不能隨從，故於九月方來。所謂「賓爵」者，就是老

雀樓人堂宇，有似賓客，故謂之「賓爵」。鄙意「賓爵」二字，見之古今注，雖亦可連，但按月令，仲秋已有「鴻雁來」之句，若將「賓」字截入下句，季秋又是「鴻雁來」，未免重複。如謂仲秋來的是其父母，季秋來的是其子孫，此又誰得而知？况夏小正於「雀入於海爲蛤」之句上無「賓」字。以此更見高氏之誤。據老夫愚見，似以鄭注爲當。才女以爲何如？」

兩個女子一齊點頭道：「大賢高論極是。可見讀書人見解自有不同。敢不佩服！」多九公暗忖道：「這女子明知鄭注爲是，他卻故意要問，看你怎樣回答。據這光景，他們那裏是來請教，明是考我們的。若非唐兄，幾乎出醜。他既如此可惡，我也搜尋幾條難他一難。」因說道：「老夫因才女講論語，偶然想起「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之句。以近來人情而論，莫不樂富惡貧，而聖人言貧而樂，難道貧者有甚麼好處麼？」

紅衣女子方要回答，紫衣女子即接着道：「按論語自遭秦火，到了漢時，或孔壁所得，或口授相傳，遂有三本：一名古論，二名齊論，三名魯論。今世所傳，就是魯論。向有今本古本。」

之別。以皇侃古本論語義疏而論，其「貧而樂」一句，「樂」字下有一「道」字，蓋「未若貧而樂道」與下句「富而好禮」相對。卽如「古者言之不出」古本「出」字上有「妄」字。又如「雖有粟吾得而食諸」古本「得」字上有一「豈」字……似此之類，不能枚舉。史家世家亦多類此。此由秦火後闕遺之誤。請看古本，自知其詳。

多九公見他伶牙俐齒，一時要拏話駁他，竟無從下手；因見案上擺着一本書，取來一看，是本論語，隨手翻了兩篇，忽然翻到顏淵季路侍一章，只見「衣輕裘」之「衣」寫着「衣讀平聲」。看罷，暗暗喜道：「如今被我捉住錯處了。」因向唐敖道：「唐兄，老夫記得「願車馬衣輕裘」之「衣」倒像應讀作去聲，今此處讀作平聲，不知何意？」

紫衣女子道：「子華使於齊，乘肥馬，衣輕裘」之「衣」自應讀作去聲，蓋言子華所騎的是肥馬，所穿的是輕裘。至此處「衣」字按本文，明明分着「車」「馬」「衣」「裘」四樣，如何讀作去聲？若將「衣」字講作穿的意思，不但與「願」字文氣不連，而且有裘無衣，語氣文義，都覺不足。若讀去聲，難道子路裘可與友共，衣就不可與友共麼？這總因

「裘」字上有一「輕」字，所以如此；若無「輕」字，自然讀作「願車馬衣裘與朋友共」了。或者「裘」字上既有「輕」字，「馬」字上再有「肥」字，後人讀時，自必以車與肥馬爲二，衣與輕裘爲二，斷不讀作去聲。况「衣」字所包甚廣，「輕裘」二字可包藏其內，故「輕裘」二字倒可不用，「衣」字卻不可少。今不用「衣」字，只用「輕裘」，那個「衣」字何能包藏「輕裘」之內？若讀去聲，豈非缺了一樣麼？

多九公不覺皺眉道：「我看才女也過於混鬧了。你說那個「衣」字所包甚廣，無非紗的棉的總在其內。但子路於這輕裘貴重之服，尙且與朋友共，何況別的衣服？言外自有「衣」字神情在內。今才女必要吹毛求疵，妄加批評，莫怪老夫直言：這宗行爲，不但近於狂妄，而且隨嘴亂說，竟是不知人事了！」因又忖道：「這兩個女子既要赴試，自必時常用功。大約隨常經書也難他不住。我聞外國向無易經，何不以此難他一難？或者將他難倒，也未可知。」

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關清談幼女講義經

發至論書生尊孟子

話說多九公思忖多時，得了主意，因向兩女子道：『老夫聞周易一書，外邦見者甚少，貴處人文極盛，兼之二位才女博覽廣讀，於此書自能得其精奧；第自秦漢以來，注解各家較之說禮，尤爲歧塗疊出。才女識見過人，此中善本，當以某家爲最，想高明自有卓見，定其優劣了？』

紫衣女子道：『自漢晉以來，至於隋季，講易各家，據婢子所知的，除子夏周易傳二卷，尙有九十三家。若論優劣，以上各家，莫非先儒注疏。婢子見聞既寡，何敢以井蛙之見，妄發議論？尙求指示。』

多九公付道：『周易一書，素日耳之所聞，目之所見，至多不過五六十種。適聽此女所』

說，竟有九十餘種。但他並無一字評論，大約腹中並無此書，不過略略記得幾種，他就大言不慚，以爲嚇人地步。我且考他一考，教他出出醜。就是唐兄看着，也覺歡喜。因說道：『老夫向日所見，解易各家，約有百餘種，不意此地竟有九十三種，也算難得了。至某人注疏若干卷，某人章句若干卷，才女也還記得麼？』

紫衣女子笑道：『各書精微，雖未十分精熟，至注家名姓卷帙，還略略記得。』

多九公喫驚道：『才女何不道其一二？其卷帙名姓，可與中原一樣。』紫衣女子就把當時天下所傳的周易九十三種，某人若干卷，由漢至隋，說了一遍，道：『大賢纔言周易有一百餘種，不知就是纔說這幾種，還是另有百餘種？請大賢略述一二，以廣聞見。』

多九公見紫衣女子所說書名倒像素日讀熟一般，口中滔滔不絕，細細聽去，內中竟有大半所言卷帙姓名，絲毫不錯，其餘或知其名未見其書，或知其書不記其名，還有連姓名卷帙一概不知的，登時驚的目瞪口呆，惟恐他們盤問，就要出醜；正在發慌，適聽紫衣女子問他書名，連忙答道：『老夫向日見的，無非都是才女所說之類。奈年邁善忘，此時都已模模糊糊。』

糊，記不清了。」

紫衣女子道：「書中大旨，或大賢記不明白，婢子也不敢請教，苦人所難；但卷帙姓名，乃書坊中三尺之童所能道的，大賢何必吝教？」

多九公道：「實是記不清楚，並非有意推

辭。」紫衣女子道：「大賢若不說出幾個書名，那原諒的不過說是吝教，那不原諒的就要疑心大賢竟是妄造狂言欺騙人了。」

多九公聽罷，只急的汗如雨下，無言可答。紫衣女子道：「剛纔大賢曾言百餘種之多，

此刻只求大賢除婢子所言九十三種，再說七個，共湊一百之數。此事極其容易，難道還吝

教麼？」

多九公只急的抓耳搔腮，不知怎樣纔好。紫衣女子道：「如此易事，誰知還是吝教。

方纔婢子費了唇舌，說了許多書名，原是「拋磚引玉」，以為借此長長見識，不意竟是如此。

但除我們所說之外，大賢若不加增，未免太覺空疎了。」紅衣女子道：「倘大賢七個湊不

出，就說五個；五個不能，就是兩個也是好的。」紫衣女子接着道：「如兩個不能，就是一個；

一個不能，就是半個，也可解嘲了。」紅衣女子笑道：「請教姊姊，何爲半個？難道是半卷書麼？」紫衣女子道：「妹子惟恐大賢善忘，或記卷帙忘其姓名，或記姓名忘其卷帙，皆可謂之半個，並非半卷。我們不可閒談，請大賢或說一個，或半個罷。」

多九公被兩個女子冷言冷語，只管催逼，急的滿面青紅，恨無地縫可鑽，莫講所有之書俱被紫衣女子說過，卽或尙未說過，此時心內一急，也就想不出了。

那個老者坐在下面，看了幾篇書，見他們你一言，我一語，不知說些甚麼；後來看見多九公面上紅一陣，白一陣，頭上只管出汗，只當怕熱，因取一把扇子道：「天朝時令，交了初夏，大約涼爽，不用涼扇。今到敝處，未免受熱，所以只管出汗。請大賢擲擲，略爲涼爽，慢慢再談。莫要受熱，生出別的病來。你們都是異鄉人，身子務要保重——你看，這汗還是不止，這卻怎好？」因用汗巾替九公揩道：「有年紀的人，身體是個虛的，那裏受的慣熱。唉！可憐，可憐！」多九公接過扇子道：「此處天氣果然較別處甚熱。」

老者又獻兩杯茶道：「小子這茶雖不甚佳，但有燈心在內，既能解熱，又可清心。大賢

喫了，就是受熱，也無妨了。今雖幸會，奈小子福薄重聽，不能暢聆大教，真是恨事。大賢既肯屈尊，同他們細談，日後還可造就麼？」多九公連連點頭道：「令愛來歲一定高發的。」只見紫衣女子又接着說道：「大賢既執意不肯賜教，我們也不必苦苦相求。況記幾個書名，若不曉得其中旨趣，不過是個賣書備，何足爲奇？但不知大賢所說百餘種，其中講解，當以某家爲最？」

多九公道：「當日仲尼既作十翼，易道大明。自商瞿受易於孔子，嗣後傳授不絕。前漢有京房費直各家，後漢有馬融鄭玄諸人。據老夫愚見，兩漢解易各家，多溺於象占之學。到了魏時，王弼注釋周易，撇了象占舊解，獨出心裁，暢言義理，於是天下後世，凡言易者，莫不宗之，諸書皆廢。以此看來，由漢至隋，當以王弼爲最。」

紫衣女子聽了，不覺笑道：「大賢這篇議論，似與各家注解及王弼之書，尙未瞭然，不過據拾前人牙慧，以爲評論，豈是教誨後輩之道？」漢儒所論象占，固不足盡周易之義，王弼掃棄舊聞，自標新解，惟重義理。孔子說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豈止「義理」二字？晉時韓康

伯見王弼之書盛行，因缺繫辭之注，於是本王弼之義，注繫辭二卷，因而後人遂有王韓之稱。其書既欠精詳，而又妄改古字。如以「嚮」爲「鄉」，以「驅」爲「毆」之類，不能枚舉。所以昔人云：「若使當年傳漢易，王韓俗字久無存。」當日范寧說王弼的罪甚於桀紂，豈是無因而發？今大賢說他注的爲最，甚至此書一出，羣書皆廢，何至如此？可謂癡人說夢，總之，學問從實地上用功，議論自然確有根據。若浮光掠影，中無成見，自然隨波逐流，無所適從。大賢恰受此病，並且強不知以爲知，一味大言欺人，未免把人看的過於不知文了。」

多九公聽了，滿臉是汗，走又走不得，坐又坐不得，只管發發，無言可答。正想脫身，那個老者又獻兩杯茶道：「斗室屈尊，致令大賢受熱，殊抱不安。但汗爲人之津液，也須忍耐少出纔好。大約大賢素日喜喫麻黃，所以如此。今出這場痛汗，雖痢瘡之症，可以放心。以後如麻黃發汗之物，究以少喫爲是。」二人欠身接過茶杯。多九公自言自語道：「他說我喫麻黃，那知我在這裏喫黃連哩！」

只見紫衣女子又接着說道：「方纔進門就說經書之義盡知，我們聽了，其覺欽慕，以爲

今日遇見讀書人，可以長長見識，所以任憑批評，無不謹謹受命。誰知談來談去，卻又不然。若以秀才兩字而論，可謂有名無實。適纔自稱忝列膠庠，談了半日，惟這「忝」字遠用的切題。」紅衣女子道：「據我看來，大約此中亦有賢愚不等。或者這位先生同我們一樣，也是常在三等四等的，亦未可知。」紫衣女子道：「大家幸會，談文原是一件雅事，即使學問淵博，亦應處處虛心，庶不失謙謙君子之道。誰知腹中雖離淵博尚遠，那日空一切，旁若無人光景，卻處處擺在臉上。可謂螳臂當車，自不量力！」

兩個女子，你一言，我一語，把多九公說的臉上青一陣，黃一陣，身如針刺，無計可施。唐敖在旁，甚覺無趣。

正在爲難之際，只聽外面喊道：「請問女子學生可買脂粉麼？」一面說，手中提着包袱進來。唐敖一看，不是別人，卻是林之洋。多九公趁勢立起道：「林兄爲何此時纔來？」

惟恐船上衆人候久，我們回去罷。」卽同唐敖拜辭老者。老者仍要挽留獻茶。林之洋因走的口渴，正想歇息，無奈二人執意要走。老者送出門外，自去課讀。

三人恩恩出了小巷，來至大街。

林之洋見他二人舉動倉皇，面色如土，不覺詫異道：

「俺看你們這等驚慌，必定古怪。」

畢竟爲着甚事？」

二人略略喘息，將神定了一定，把汗

揩了，慢慢走着。

多九公把前後各話，略略先訴一遍。

唐敖道：「小弟從未見過世上竟有

這等淵博才女！」

而且伶牙俐齒，能言善辯！」

多九公道：「淵博倒也罷了，可恨他絲毫不

肯放鬆，竟將老夫罵的要死。」

這個虧喫的不小！」

老夫活了八十多歲，今日這個悶氣卻是

頭一次！」

此時想起，惟有怨恨自己！」

林之洋道：「九公，你恨甚麼？」

多九公道：「恨老

夫從前少讀十年書，又恨自己既知學問未深，不該冒昧同人談文。」

唐敖道：「若非舅兄前去相救，竟有走不出門之苦。不知舅兄何以不約而同，也到他

家？」

林之洋道：「方纔你們要來遊玩，俺也打算上來賣貨，奈這地方從未做過交易，不知

那樣得利。」

後來俺因他們臉上比炭還黑，俺就帶了脂粉上來。」

那知這些女人因搽脂粉

反覺醜陋，都不肯買，倒是要買書的甚多。」

俺因女人不買脂粉，倒要買書，不知甚意；細細打

聽，讒知這裏向來分別貴賤，就在幾本書上。

唐敖道：『這是何故？』林之洋道：『他們風俗，無論貧富，都以才學高的爲貴，不讀書的爲賤；就是女人，也是這樣，到了年紀略大，有了才名，方有人求親，若無才學，就是生在大戶人家，也無人同他配婚；因此他們國中，不論男女，自幼都要讀書。聞得明年國母又有甚麼試女大典。這些女子得了這個信息，都想中個才女，更要買書。俺聽這話，原知貨物不能出脫，正要回船，因從女學館經過，又想進去碰碰財氣，那知湊巧遇見你們二位。俺進去話未說得一句，茶未喝得一口，就被你們拉出，原來二位卻被兩個黑女難住。』

唐敖道：『小弟約九公上來，原想看他國人生的怎樣醜陋，誰知只顧談文，他們面上好醜，我們還未看明，今倒被他們先把我們腹中醜處看去了！』多九公道：『起初如果只作門外漢，隨他談甚麼，也不至出醜。無奈我們過於大意，一進門去，就充文人，以致露出馬脚，補救無及。』偏偏他的先生又是聾子，不然，拏這老秀才出出氣，也可解嘲。』

唐敖道：『據小弟看來，幸而老者是個聾子。他若不聾，只怕我們更要喫虧。你只看

位小小學生尙且如此，何況先生？固然有「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究竟是他受業之師。况紫衣女子又是他女，學問豈能懸殊？若以尋常老秀才看待，又是以貌取人了。世人只知紗帽底下好題詩；那裏曉得草野中每每埋沒許多鴻儒！大約這位老翁就是榜樣。多九公道：「方纔那女子以「衣輕裘」之「衣」讀作平聲，其言似覺近理。若果如此，那當日解作去聲的，其書豈不該廢麼？」

唐敖道：「九公此話未免罪過。小弟聞得這位解作去聲的乃彼時大儒，祖居新安；其書闡發孔孟大旨，殫盡心力，折衷舊解，言近旨遠，文簡義明，一經誦習，聖賢之道，莫不燦然在目；漢晉以來，注解各家，莫此爲善，實有功於聖門，有益於後學的，豈可妄加評論？即偶有一二註解錯誤，亦不能以蚊睫一毛掩其日月之光。即如孟子一誅一夫一及一視君如寇讎一之說，後人雖多評論，但以其書體要而論，昔人有云：「總羣聖之道者，莫大乎六經；紹六經之教者，莫尙乎孟子。」當日孔子既沒，儒分爲八。其他縱橫捭闔，波譎雲詭，惟孟子挺命世之才，距楊墨，放淫辭，明王政之易行，以救時弊，闡性善之本量，以斷羣疑，致孔子之教，獨尊千

古是有功聖門，莫如孟子。學者豈可嘗議。

『况孟子「聞誅一夫」之言，亦因當時之君，惟知戰鬪，不務修德，故以此語警戒。至「寇讎」之言，亦是勸勉宣王待臣，宜加恩禮。都爲要救時弊起見。時當戰國，邪說橫行，不知仁義爲何物，若單講「道」字，徒費唇舌，必須喻之利害，方能動聽，故不覺言之過當。讀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自得其義。

『總而言之，尊崇孔子之教，實出孟子之力；闡發孔孟之學，卻是新安之功。小弟愚見如此，九公以爲何如？』

多九公聽了，不覺連連點頭。
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續
花
緣
第
十
八
回

第十九回

受女辱潛逃黑齒邦

觀民風聯步小人國

話說多九公聞唐敖之言，不覺點頭道：『唐兄此言至公至當，可爲千載定論。老夫適纔所說，乃就事論事，未將全體看明，不無執著一偏。』即如左思三都賦序，他說揚雄甘泉賦「玉樹青葱」，非本土所出，以爲誤用；誰知那個玉樹，卻是漢武帝以衆寶做成，並非地土所產。諸如此類，若不看他全賦，止就此序而論，必定說他如此小事，尙且考究未精，何況其餘。那知他的好處甚多，全不在此。所以當時爭著傳寫，洛陽爲之紙貴。以此看來，若只就事論事，未免將他好處都埋沒了。』

說話間，又到人烟湊集處。唐敖道：『剛纔小弟因這國人過黑，未將他的面目十分留神；此時一路看來，只覺個個美貌無比。而且無論男婦，都是滿臉書卷秀氣。那種風流儒

雅光景，倒像都從這個黑氣中透出來的。細細看去，不但面上這股黑氣萬不可少，並且回思那些脂粉之流，反覺其醜。小弟看來看去，只覺自漸形穢。如今我們雜在衆人中，被這書卷秀氣四面一襯，只覺面目可憎，俗氣逼人。與其教他們看着恥笑，莫若趁早走罷！」

三人於是躲躲閃閃，聯步而行；一面走着，看那國人都是端方大雅，再看自己，只覺無窮醜態；相形之下，走也不好，不走也不好，緊走也不好，慢走也不好，不緊不慢也不好，不知怎樣纔好，只好學着精神，穩着步兒，探着腰兒，挺着胸兒，直著頸兒，一步一趨，望前而行；好容易走出城外，喜得人烟稀少，這纔把腰伸了一伸，頸項搖了兩搖，噓了一口氣，略爲鬆動鬆動。

林之洋道：「剛被妹夫說破，細看他們，果都大大方方，見那樣子，不怕你不好好行走。俺素日散誕慣了，今被二位拘住，少不得也裝斯文，混充儒雅；誰知只顧擎架子，腰也酸了，腿也直了，頸也痛了，脚也麻了，頭也暈了，眼也花了，舌也燥了，口也乾了，受也受不得了，支也支不住了。再要擎架子，俺就癱了。快逃命罷！此時走的只覺發熱。原來九公卻帶着扇子，惜俺搨搨，俺今日也出汗了。」

多九公聽了，方纔想起老者那一把扇子還在手中，隨即站住，打開一齊觀看。只見一

面寫着曹大家七篇女誡，一面寫着蘇若蘭璇璣全圖，都是蠅頭小楷，絕精細字，兩面俱落名款，一面寫着『墨溪夫子大人命書』，下寫『女弟子紅紅謹錄』，一面寫着『女亭亭謹錄』，下面還有兩方圖章，『紅紅』之下是『黎氏紅薇』，『亭亭』之下是『盧氏紫萱』。

唐敖道：『據這圖章，大約紅紅亭亭是他乳名，紅薇紫萱方是學名。』多九公道：『兩個黑女既如此善書而又能文，館中自然該是詩書滿架，爲何卻自寥寥？不意腹中雖然淵博，案上倒是空疎，竟與別處不同。他們如果詩書滿架，我們見了，自然另有準備，豈肯冒昧自討苦喫？』

林之洋接過扇子，掬着道：『這樣說，日後回家，俺要多買幾擔書擺在桌上作陳設了。』

唐敖道：『奉勸舅兄，斷斷不要豎這文人招牌。請看我們今日光景，就是榜樣。小弟足足夠了。今日過了黑齒，將來所到各國，不知那幾處文風最盛，倒要請教好作準備，免得又去「太歲頭上動土」』

林之洋道：『俺們向日來往，只知賣貨，那裏管他文風武風。據俺看來，將來路過的如
靖人，踉蹌，長人，穿胸，厭火各國，大約同俺一樣，都是文墨不通；就只可怕的，前面有個白民國，
到像有些道理。還有兩面，軒轅各國，出來人物，也就不凡。這幾處才學好醜，想來九公必
知。』
妹夫問他就知道了。』

唐敖道：『請教九公』——說了一句，再回頭一看，不覺詫異道：『怎麼九公不見？』又
到何處去了？』
林之洋道：『俺們只顧說話，那知他又跑開。莫非九公恨那黑女，又去同
他講理麼？』
俺們且等一等，少不得就要回來。』

二人閒談，候了多時，只見多九公從城內走來道：『唐兄，你道他們案上並無多書，卻是
爲何？』
其中有個緣故。』
唐敖笑道：『原來九公爲這小事又去打聽。如此高年，還是這
等興致，可見遇事留心，自然無所不知。我們慢慢走着，請九公把這緣故談談。』

多九公舉步道：『老夫纔去問問風俗，原來此地讀書人雖多，書籍甚少。歷年中原雖
有人販賣，無如剛到君子大人境內，就被二國買去。此地之書，大約都從彼二國以重價買

的。至於古書，往往出了重價，亦不可得。惟訪親友家，如有此書，方能借來抄寫。要求一書，真是種種費事。並且無論男婦，都是絕頂聰明，日讀萬言的，不計其數。因此那書更不夠他讀了。本地向無盜賊，從不偷竊。就是遺金在地，也無拾取之人。他們見了無義之財，叫作「臨財毋苟得」。就只有個毛病：若見了書籍，登時就把「毋苟得」三字撇在九霄雲外，不是借去不還，就是設法偷騙，那作賊的心腸也由不得自己了。所以此地把竊物之人叫作「偷兒」，把偷書之人卻叫作「竊兒」，借物不還的叫作「拐兒」，借書不還的叫作「騙兒」。因有這些名號，那藏書之家，見了這些竊兒，騙兒，莫不害怕，都將書籍深藏內室，非至親好友，不能借觀。家家如此。我們只知以他案上之書定他腹中學問，無怪要受累了。」

說話間，不覺來到船上。林之洋道：「俺們快逃罷。」分付水手起錨揚帆。唐敖因那扇子寫的甚好，來到後面，向多九公討了。多九公道：「今日唐兄同那老者見面，曾說『識荆』二字，是何出處？」唐敖道：「再過幾十年，九公就看見了。小弟纔想紫衣女子

所說「吳郡大老，倚闥滿盈」那句話，再也不解。九公久慣江湖，自然曉得這句鄉談了。」

多九公道：「老夫細細參詳，也解不出。我們何不問問林兄？」唐敖隨把林之洋找來。

林之洋也回說不知。

唐敖道：「若說這句隱着罵話，以字義推求，又無深奧之處。據小弟愚見，其中必定含着機關。大家必須細細猜詳，就如猜謎光景，務必把他猜出。若不猜出，被他罵了還不知哩！」

林之洋道：「這話當時爲甚起的？二位先把來路說說。看來這事惟有俺林之洋還能猜，你們猜不出的。」唐敖道：「何以見得？」林之洋道：「二位老兄纔被他們考的膽戰心驚，如今怕還怕不來，那里還敢亂猜！若猜的不是，被黑女聽見，豈不又要喫苦出汗麼？」

多九公道：「林兄且慢取笑。我把來路說說。當時談論切音，那紫衣女子因我們不知反切，向紅衣女子輕輕笑道：『若以本題而論，豈非「吳郡大老，倚闥滿盈」麼？』那紅

衣女子聽了，也笑一笑。這就是當時說話光景。

林之洋道：「這話既是談論反切起的，據俺看來，他這本題兩字自然就是甚麼反切；你們只管向這反切書上找去，包你找得出。」

多九公猛然醒悟道：「唐兄，我們被這女子罵了。按反切而論：「吳郡」是個「問」字，「大老」是個「道」字，「倚闕」是個「於」字，「滿盈」是個「盲」字。他因請教反切，我們都回不知，所以他說「豈非問道於盲麼？」」

林之洋道：「你們都是雙目炯炯，爲甚比作瞽目？大約彼時因他年輕，不將他們放在眼裏，未免旁若無人，因此把你比作瞽目，卻也湊巧。」

多九公道：「爲何湊巧？」林之洋道：「那「旁若無人」者，就如兩旁明明有人，他却如未看見；既未看見，豈非瞽目麼？此話將來可作「旁若無人」的批語。海外女子這等胸氣，將來到了女兒國，他們成羣打夥，聚在一處，更不知怎樣利害。好在俺從來不會談文，他要同俺談文，俺有絕好主意，只得南方話一句，一概給他「弗得知」，任他說得天花亂墜，

俺總是弗得知，他又其奈俺何？」

多九公笑道：「倘女兒國執意要你談文，你不同他談文，把你留在國中，看你怎樣。」
林之洋道：「把俺留下，俺也給他一概弗得知。你們今日被那黑女難住，走也走不出，若非俺來相救，怎出他門？這樣大情，二位怎樣報俺？」

唐敖道：「九公才說恐女兒國將舅兄留下，日後倘有此事，我們就去救你出來，也算以德報德了。」
多九公道：「據老夫看來，這不是以德報德，倒是以怨報德。」
唐敖道：「此話怎講？」
多九公道：「林兄如被女兒國留下，在那裏，何等有趣；你卻把他救出，豈非以怨報德麼？」
林之洋道：「九公既說那裏有趣，將來到了女兒國，俺去通知國王，就請九公住他國中。」
多九公笑道：「老夫倒想住在那裏，卻教那個替你管舵呢？」

唐敖道：「豈但管舵，小弟還要求教韻學哩。請問九公小弟素於反切雖是門外漢，但「大老」二字，按音韻呼去，爲何不是「鳥」字？」
多九公道：「古來韻書「道」字本與「鳥」字同音；近來讀「道」爲「到」，以上聲讀作去聲。卽如是非之「是」，古人讀作

「使」字，「動」字讀作「董」字。此類甚多，不能枚舉。大約古聲重，讀「處」今聲輕，讀「到」。這是音隨世轉，輕重不同，所以如此。」

林之洋道：『那個「盲」字俺們向來讀與「忙」字同音，今九公讀作「萌」字，也是輕重不同麼？』
多九公道：『「盲」字本歸八庚，其音同「萌」，若讀「忙」字，是林兄自己讀錯了。』
林之洋道：『若說讀錯，是俺先生教的，與俺何干？』
多九公道：『你們先生如此疏忽，就該打他手心。』
林之洋道：『先生犯了這樣小錯，就要打手心，那終日曠功誤人子弟的，豈不都要打殺麼？』
唐敖道：『今日受了此女恥笑，將來務要學會韻學，才能歇心。好在九公已得此中三昧，何不略將大概指教？』
小弟賦性雖愚，如果專心，大約還可領略。』

多九公道：『老夫素於此道不過略知皮毛，若要講他所以然之故，不知從何講起。』
纔因當日未得真傳，心中似是而非，狐疑莫定，所以如此。唐兄如果要學，老夫向聞歧舌國音韻最精，將來到彼，老夫奉陪上去，不過略爲談談，就可會了。』

唐敖道：「歧舌」二字，是何寓意？何以彼處曉得音韻？」多九公道：「彼國人自幼生來嘴巧舌能，不獨精通音律，並且能學鳥語，所以林兄前在聶耳，買了雙頭鳥兒，要到彼處去賣。他們各種聲音可隨口而出，因此鄰國俱以「歧舌」呼之。日後唐兄聽他口音，就明白了。」

走了幾日，到了靖人國。唐敖道：「請教九公小弟，聞得靖人，古人謂之「淨人」，身長八九寸，大約就是小人國。不知國內是何風景？」多九公道：「此地風俗澆薄，人最寡情，所說之話，處處與人相反。即如此物，明是甜的，他偏說苦的；明是鹹的，他偏說淡的；教你無從捉摸。此是小人國歷來風氣如此，也不足怪。」

二人於是登岸。到了城郭，城門甚矮，彎腰而進。裏面街市極窄，竟難並行。走到城內，才見國人都是身長不滿一尺。那些兒童，只得四寸之長，行路時，恐爲大鳥所害。無論老少，都是三五成羣，手執器械防身，滿口說的都是相反的話，詭詐異常。唐敖道：「世間竟

有如此小人，倒也少見。」遊了片時，遇見林之洋賣貨回來，一同回船。

走了幾日，大家正在閒談，路過一個桑林，一望無際，內有許多婦人，都生得嬌豔異常。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鏡
花
緣
第
十
九
回

第二十回

丹桂巖山鷄舞鏡

碧梧嶺孔雀開屏

話說那些婦人俱以絲綿纏身，棲在林內，也有吃桑葉的，也有口中吐絲的。

唐敖道：

「請教九公，這些婦人是何種類？」多九公道：「此處近於北海，名叫「嘔絲之野」。古

人言這婦人都是蠶類。此地既無城郭，這些婦人都以桑林爲居，以桑爲食，又能吐絲，倒像

鮫人泣珠光景。據老夫愚見，就仿鮫人之意，把他叫作「蠶人」。鮫人泣珠，蠶人吐絲，其

義倒也相合。」林之洋道：「這些女人都生的嬌嬌滴滴，俺們帶幾個回去作妾，又會吐絲，

又能生子，豈不好麼？」多九公道：「你把他作妾，倘他性子發作，吐出絲來，把你身子纏住，

你擺脫不開，還把性命送了哩！你去問問那些男子，那個不是死在他們手裏？」

這日到了跋踵國。有幾個國人在海邊取魚。一個個身長八尺，身寬也是八尺，竟是

一個方人，赤髮蓬頭，兩隻犬脚，有一尺厚，二尺長，行動時以脚指行走，脚跟並不着地，一步三搖，斯斯文文，竟有寧可濕衣不可亂步光景。唐敖因這方人過於拘束，無甚可觀，不曾上去。

這日到了一個大邦，遠遠望見一座城池，就如峻嶺一般，好不巍峨。原來卻是長人國。林之洋自去賣貨。唐敖同多九公上去，見了幾個長人，嚇的飛忙走回，道：「九公，嚇殺小弟了！」當日我見古人書中言長人身長一二十丈，以爲必無之事，那知今日見的竟有七八丈高，半空中晃晃蕩蕩，他的脚面比我們肚腹還高，令人望着好不害怕。幸虧早早逃走。他若看見，將我們用手提起，放在面前望望，我們身子已在數丈之外了！」

多九公道：「今日所見長人並不算長，若以極長的比較，他也只好算個脚面。」老夫向在外洋同幾位老翁閒談，各說生平所見長人。內中有位老翁道：「當日我在海外，曾見一個長人，身長千餘里，腰闊百餘里，好飲天酒，每日一飲五百斗。當時看了，甚覺詫異。後來因見古書，纔知名叫『無路。』」又一老翁道：「老朽向在丁零之北，見一長人，臥在地下，

其高如山，頓脚成谷，橫身塞川，其長萬餘里。」

「又一老翁道：『我曾見一極長之人，若將無路比較，那無路只好算他脚面。莫講別的，單講他身上這件長衫，當日做時，不但天下的布都被他買絕，連天下的裁縫也都雇完，做了數年纔能做成。那時布的行情也長了，裁縫工價也貴了，人人發財，所以布店同裁縫鋪至今還在那裏禱告，但願長人再做一件長衫，他們又好齊行了。彼時有一個裁縫在那長衫底襟上偷了一塊布，後來就將這布開了一個大布店，因此棄了本行，另做布行交易。你道這個長人身長若干？原來這人連頭帶脚不長不短恰恰十九萬三千五百里！』衆老翁都問道：『爲何算的這樣詳細？』老翁道：『古人言由天至地有如此之高，此人恰恰頭頂天，脚踏地，所以纔知就是這個里數。他不獨身子長的甚高，並且那張大嘴還愛說大話，倒是身口相應。』衆老翁道：『聞得天上罡風最硬，每每飛鳥過高，都被吹的化爲天絲。這位長人，頭既頂天，他的臉上豈不吹壞麼？』老翁道：『這人極其臉厚，所以不怕風吹。』衆老翁道：『怎曉他的臉厚？』老翁道：『他臉如果不厚，爲何滿嘴只管說大話，總不怕人

「恥笑呢？」

「旁邊有位老翁道：『老兄以爲這人頭頂天腳踏地就算極長了，那知老漢見過一個長人較之剛纔所說還長五百里。』」

衆老翁道：「這人比天還高，不知怎能擡起頭來？」老翁道：「他只顧大了，那知上面有天，因此只好低頭混了一世。」

「又一老翁道：『你們所說這些長人，何足爲奇！當年我見一人睡在地下就有十九萬三千五百里之高，脊背在地，肚腹頂天。這纔大哩！』」

衆老翁道：「此人肚腹業已頂天，畢竟怎樣立起？倒要請教。」

老翁道：「他睡在那裏，兩眼望着天，真是目空一切，旁若無人。如此之大，莫講不能立起，並且翻身還不能哩！」

說着閒話，回到船上。林之洋賣了兩樣貨物，並替唐敖賣了許多花盆，甚覺得利。郎

舅兩個，不免又是一番痛飲。林之洋笑道：「俺看天下事只要湊巧。素日俺同妹夫飲酒存的空罈，還有向年舊罈，俺因棄了可惜，隨他擲在艙中，那知今日倒將這個出脫。前在小人國也是無意賣了許多罈。」

這兩樣都是並不值錢的，不想他們視如至寶，倒會獲利；俺

帶的正經貨物，倒不得價。人說買賣生意，全要機會，若不湊巧，隨你會賣也不中用！唐放道：『他們買這蠶繭、酒罈，有何用處？』林之洋未曾回答，先發笑道：『若要說起，真是笑話！』正要講這緣故，因國人又來買貨，足足忙了一日，到晚方纔開船。

這日到了白民國交界，迎面有一危峯，一派清光，甚覺可愛。唐放道：『如此峻嶺，豈無名花？』於是請問多九公是何名山。多九公道：『此嶺總名麟鳳山，自東至西，約長千餘里，乃西海第一大嶺。內中果木極盛，鳥獸極繁。但嶺東要求一禽，也不可得；嶺西要求一獸，也不可得。』

唐放道：『這卻爲何？』多九公道：『此山茂林深處，向有一麟一鳳，麟在東山，鳳在西山，所以東面五百里有獸無禽，西面五百里有禽無獸，倒像各守疆界光景。因而東山名叫麒麟山，上面桂花甚多，又名丹桂巖；西山名叫鳳凰山，上面梧桐甚多，又名碧梧嶺。此事不知始於何時，相安已久。誰知東山旁有條小嶺名叫狻猊嶺，西山旁有條小嶺名叫鸛鶴嶺。』

狻猊嶺上有一惡獸，其名就叫「狻猊」，常帶許多怪獸來至東山騷擾；鸛鶴嶺上有個惡鳥，其名就叫「鸛鶴」，常帶許多怪鳥來至西山騷擾。」

唐敖道：「東山有麒麟爲獸長，西山有鳳凰爲禽長，難道狻猊也不畏麟，鸛鶴也不怕鳳麼？」多九公道：「當日老夫也甚疑惑，後來因見古書纔知鸛鶴乃西方神鳥，狻猊亦可算得毛羣之長，無怪要來抗橫了。」大約略爲騷擾，麟鳳也不同他計較；若干犯過甚，也就不免

爭鬪。數年前老夫從此路過，曾見鳳凰與鸛鶴爭鬪，都是各發手下之鳥，或一個兩個，彼此剝啄撕打，倒也爽目。後來又遇麒麟同狻猊爭鬪，也是各發手下之獸，那撕打迸跳形狀，真可山搖地動，看之令人心驚。畢竟邪不勝正，鬧來鬧去，往往鸛鶴狻猊大敗而歸。」

正在談論，半空中倒像人喊馬嘶，鬧鬧吵吵，連忙出船仰觀，只見無數大鳥，密密層層，飛向山中去了。唐敖道：「看這光景，莫非鸛鶴又來騷擾，我們何不前去望望？」多九公道：「如此甚好。」於是通知林之洋，把船攏在山脚下。三人帶了器械，棄舟登岸，上了山坡。唐敖道：「今日之游，別的景象還在其次，第一鳳凰不可不看。他既做了一山之主，

自然另是一種氣概。」多九公道：「唐兄要看鳳凰，我們越過前面峯頭，只揀梧桐多處游去。倘緣分湊巧，不過略走幾步，就可遇見。」

大家穿過峻嶺尋找桐林，不知不覺，走了數里。林之洋道：「俺們今日見的都是小鳥，

並無一隻大鳥，不知何故。難道果真都去伺候鳳凰麼？」唐敖道：「今日所見各鳥，毛色或紫或碧，五彩燦爛，兼之各種嬌啼，不啻笙簧，已足悅耳娛目。如此美景，也算難得了。」

忽聽一陣鳥鳴之聲，宛轉嘹亮，甚覺爽耳。三人一聞此音，陡然神清氣爽。唐敖道：

「詩言『鶴鳴於九臯，聲聞於天』，今聽此聲，真可上徹霄漢！」

三人順着聲音望去，只當必是鶴鷺之類，看了半晌，並無蹤影，只覺其音漸漸相近，較之鶴鳴尤其洪亮。多九公道：「這又奇了。安有如此大聲，不見形象之理？」唐敖道：「九公，你看，那邊有顆大樹，樹旁圍着許多飛蠅，上下盤旋，這個聲音好像樹中發出的。」

說話間，離樹不遠，其聲更覺震耳。三人朝着樹上望了二望，何嘗有個禽鳥！林之洋

忽然把頭抱住，亂跳起來，口內只說：『震死俺了！』二人都喫一嚇，問其所以。

林之洋道：『俺正看大樹，只覺有個蒼蠅，飛在耳邊。俺用手將他按住，誰知他在耳邊大喊一聲，就如雷鳴一般，把俺震的頭暈眼花。俺趁勢把他捉在手內。』話未說完，那蠅大喊大叫，鳴的更覺震耳。林之洋把手亂搖道：『俺將你搖的發昏，看你可叫！』那蠅被搖，旋即住聲。

唐多二人隨向那羣飛蠅側耳細聽，那個大聲果然，竟是不啻若自其口出。多九公笑道：『若非此鳥飛入林兄耳內，我們何能想到如此大聲，卻出這羣小鳥之口。老夫目力不佳，不能辨其顏色。林兄把那小鳥取出，看看可是紅嘴綠毛。如果狀如鸚鵡，老夫就知其名了。』林之洋道：『這個小鳥從未見過，俺要帶回船去給衆人見識見識。設或取出飛了，豈不可惜？』於是捲了一個紙桶，把紙桶對着手縫，輕輕將小鳥放了進去。

唐敖起初見這小鳥，以爲無非蒼蠅蜜蜂之類，今聽多九公之語，輕輕過去一看，果然都是紅嘴綠毛，狀如鸚鵡，忙走回道：『他的形狀，小弟纔去細看，果真不錯。請教何名？』多九公道：『此鳥名叫「細鳥」。元封五年，勸畢國曾用玉籠以數百進貢，形如大蠅，狀似鸚

鷓鴣開數里。國人常以此鳥候日，又名「候日蟲」。那知如此小鳥，其聲竟如洪鐘，倒也罕見。」

林之洋道：「妹夫要看鳳凰，走來走去，遍山並無一隻，如今細鳥飛散，靜悄悄連聲也不聞。這裏只有樹木，沒甚好頑，俺們另向別處去罷。」多九公道：「此刻忽然鴉雀無聞，卻也可怪。」

只見有個牧童，身穿白衣，手擎器械，從路旁走來。唐敖上前拱手道：「請問小哥，此處是何地名？」牧童道：「此地叫做碧梧嶺。嶺旁就是丹桂巖，乃白民國所屬。過了此嶺，野獸最多，往往出來傷人。三位客人須要仔細。」說罷去了。

多九公道：「此處既名碧梧嶺，大約梧桐必多，或者鳳凰在這嶺上也未可知。我們且把對面山峯越過，看是如何。」

不多時，越過高峯，只見西邊山頭無數梧桐，桐林內立着一隻鳳凰，毛分五彩，赤若丹霞，身高六尺，尾長丈餘，蛇頸鷄喙，一身花文，兩旁密密層層，列著無數奇禽，或身高一丈，或身高

八尺，青黃赤白黑，各種顏色，不能枚舉。對面東邊山頭桂樹林中，也有一個大鳥，渾身碧綠，長頸鼠足，身高六尺，其形如雁，兩旁圍着許多怪鳥，也有三首六足的，也有四翼雙尾的，奇形怪狀，不一而足。

多九公道：『東邊這隻綠鳥就是鸕鶿，大約今日又來騷擾，所以鳳凰帶著衆鳥把去路攔住，看來又要爭鬪了。』

忽聽鸕鶿連鳴兩聲，身旁飛出一鳥，其形如鳳，尾長丈餘，毛分五彩，攏至丹桂巖，抖擻翎毛，舒翅展尾，上下飛舞，如同一片錦繡，恰好旁邊有塊雲母石，就如一面大鏡，照的那個影兒，五彩相映，分外鮮明。

林之洋道：『這鳥倒像鳳凰，就只身材短小，莫非母鳳凰麼？』多九公道：『此鳥名山鷄，最愛其毛，每每照水顧影，眼花墜水而死。古人因他有鳳之色，無鳳之德，呼作「啞鳳」。』大約鸕鶿以爲此鳥具如許彩色，可以壓倒鳳凰，手下衆鳥，因此命他出來當場賣弄。』

忽見西林飛出一隻孔雀，走至碧梧嶺，展開七尺長尾，舒張兩翅，朝著丹桂巖盼睽起舞，

不獨金翠瑩目，兼且那個長尾排著許多圓紋，陡然或紅或黃，變出無窮顏色，宛如錦屏一般。山鷄起初也還勉強飛舞，後來因見孔雀這條長尾變出五顏六色，華彩奪目，金碧輝煌，未免自慚形穢，鳴了兩聲，朝著雲母石一頭撞去，竟自身亡。

唐敖道：『這隻山鷄因毛色比不上孔雀，所以羞忿輕生，以禽鳥之微，尚有如此血性，何以世人明知己不如人，反視顏無愧？殊不可解。』林之洋道：『世人都像山鷄這般烈性，那裏死得許多！據俺看來，只好把臉一老，也就混過去了。』

孔雀得勝退回本林，東林又飛出一鳥，一身蒼毛，尖嘴黃足，跳至山坡，口中唧唧喳喳，鳴出各種聲音。此鳥鳴未數聲，西林也飛出一隻五彩鳥，尖嘴短尾，走至山岡，展翅搖翎，口中鳴的嬌嬌滴滴，悠揚宛轉，甚覺可耳。

唐敖道：『小弟聞得鳴鳥毛分五彩，有百樂歌舞之風，大約就是此類了。那蒼鳥不知何名？』多九公道：『此卽反舌，一名百舌。』月令「仲夏反舌無聲」就是此鳥。林之洋道：『如今正是仲夏，這個反舌與衆不同，他不按月令，只管亂叫了。』

忽聽東林無數鳥鳴，從中攛出一隻怪鳥，其形如鵝，身高二丈，翼廣丈餘，九條長尾，十頸環簇，只得九頭，攛至山岡，鼓翼作勢，霎時九頭齊鳴。

多九公道：「原來九頭鳥出來了。」

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逢惡獸唐生被難

施神鎗魏女解圍

話說多九公指著九頭鳥道：「此鳥古人謂之「鶻鵒」，一身逆毛，甚是凶惡，不知鳳凰手下那個出來招架。」登時西林飛出一隻小鳥，白頸紅嘴，一身青翠，走至山岡，望着九頭鳥鳴了幾聲，宛如狗吠。九頭鳥一聞此聲，早已抱頭鼠竄，騰空而去。此鳥退入西林。

林之洋道：「這鳥爲甚不是禽鳴，倒做狗叫？俺看他油嘴滑舌，南腔北調，到底算個甚麼？」可笑這九頭鳥枉自又高又大，聽得一聲狗叫，他就跑了。原來小鳥這等利害！多九公道：「此禽名叫「鳩鳥」，又名「天狗」。這九頭鳥本有十首，不知何時被犬咬去一個，其項至今流血。血滴人家，最爲不祥。如聞其聲，須令狗叫，他卽逃走。因其畏犬，所以古人有振狗耳禳之之法。」

只見鸚鵡林內攆出一隻駝鳥，身高八尺，狀似橐駝，其色蒼黑，翅廣丈餘，兩隻駝蹄，奔至山岡，吼叫連聲。西林也飛出一鳥，赤眼紅嘴，一身白毛，尾長丈二，身高四尺，尾上有勺，其大如斗，走至山岡，與駝鳥鬪在一處。

林之洋道：「這尾上有勺的，倒也異樣。」

俺們捉幾個送給無腸國，他必歡喜。」

唐敖

道：「何以見得？」

林之洋道：「他們得了這鳥，既可當菜大嚼，再把尾子取下作爲盛飯盛

羹的勺子，豈不好麼？」

唐敖道：「怪不得古人言：駝鳥之卵，其大如甕。原來其形竟有如

許之大。這尾上有勺的，他比駝鳥，一個身高八尺，一個身高四尺，大小懸殊，何能爭鬪。豈

非自討苦麼？」

多九公道：「此鳥名喚「鸚勺」，他既敢與駝鳥相鬪，自然也就非凡。」

鸚勺鬪未數合，豎起長尾，一連幾勺，打的駝鳥前竄後跳，聲如牛吼。

東林又跳出一隻

禿鷲，身高八尺，長頸身青，頭禿無毛，攆至山岡。

林之洋道：「忽然鬧出和尚來了。」

西邊

林內也飛出一鳥，渾身碧綠，一條豬尾，長有丈六，身高四尺，一隻長足，跳躍而出，攆至山岡，掄

起豬尾，如皮鞭一般，對著禿鷲一連幾尾，把個禿頭打的鮮血淋漓，吼叫連聲。

林之洋道：

「這個和尚今日老大喫虧！怪不得大人國的和尚不肯削髮。他怕禿頭喫苦。」多九公道：「原來跛踵出來爭鬪；他這豬尾，隨你勇鳥也敵他不過，看來鸚鵡又要大敗了。」

那邊百舌鳥早已飛回。東林禿鶯被打不過，騰空而去。鴉鳥兩翅受傷，逃回本林。

只聽鸚鵡、叫幾聲，帶着無數怪鳥，奔至山岡。西林也有許多大鳥飛出。登時鬪成一團。那鸚鵡掄起大勺，跛踵舞起豬尾，一起一落，打的落花流水。

正在難解難分，忽聽東邊山上，猶如千軍萬馬之聲，塵土飛空，山搖地動，密密層層，不知一羣甚麼，狂奔而來。登時衆鳥飛騰，鳳凰、鸚鵡，也都逃竄。

三人聽了，忙躲桐林深處，細細偷看。原來是羣野獸，從東奔來。爲首其狀如虎，一身

青毛，鈎爪鋸牙，弭耳昂鼻，目光如電，聲吼如雷；一條長尾，尾上茸毛，其大如斗；走至鳳凰所棲林內，吼了兩聲，帶著許多怪獸，渾身血蹟，攛了進去。隨後一羣怪獸趕來，也是血蹟淋漓；走至鸚鵡所棲林內，也都攛入。爲首一獸，渾身青黃，其體似麋，其尾似牛，其足似馬，頭一角。

唐敖道：「請教九公，這個獨角獸自然是麒麟，西邊那個青獸可是狻猊？」多九公道：「西

林正是狡狴，大約又來騷擾，所以麒麟帶着衆獸趕來。」

只見狡狴喘息片時，將身立起，口中叫了兩聲，旁邊撒出一隻野豬，擰着兩耳，一步三搖，倒像奉令一般，走到跟前，將頭伸出，送到狡狴口邊。狡狴嗅了一嗅，吼了一聲，把嘴一張，咬下豬頭，隨將野豬喫入腹中。林之洋道：「這個野豬，據俺看來，生的甚覺慳吝，那肯真心請客。他的意思，不過虛讓一讓，那知狡狴並不推辭，竟自喫了。原來狡狴腹肌，大約喫飽就要爭鬪了。」

正自指手畫腳談論狡狴，不意手中那個細鳥，忽又鳴聲震耳，連忙用手亂搖，那肯住聲。狡狴聽了，把頭揚起，順着聲音望了一望，只聽大吼一聲，帶著許多怪獸，一齊奔來。三人嚇的四處奔逃。

多九公喊道：「林兄，還不放鎗救命，等待何時！」林之洋跑的氣喘噓噓，棄了細鳥，迎著衆獸放了一鎗；雖然打倒兩個，無奈衆獸密密層層，毫不畏懼，仍舊奔來。多九公道：「我的林兄，難道放不得第二鎗麼？」林之洋戰戰兢兢，又放一鎗，好像火上澆油，衆獸更都如

飛而至。

林之洋不覺放聲哭道：「只顧要看撕鬪，那知狡狴腹飢，要吃俺肉！無啓國以土當飯，他是以人當飯！俺聞秀才最酸，狡狴如怕酸物，倒是九公同妹夫還可躲這災難，就只苦殺俺了！頃刻就到跟前，只要把口一張，就吞到腹中。這狡狴肚腸不知可像無腸國，但願吞了隨即通過，俺還有命；若不通過，存在裏面，就要悶殺了！」

唐敖正朝前奔，只覺身後鳴聲震耳；回頭一看，狡狴相離不遠，竟向身後撲來，不由手慌脚亂，無計可施，說聲不好，一時著急，將身一縱，就如飛舞一般，擲在空中。衆獸都向多林二人撲去。二人惟有叫苦，左右亂跑。

忽聽山岡上呱呱刺刺如雷鳴一般，響了一聲，一道黑烟，比箭還急，直奔狡狴，狡狴將身縱起，方才躲過。轉眼間，又是一聲響亮，狡狴躲避不及，登時打落山上。衆獸撇了多林二人，都來圍護狡狴。只聽呱呱刺刺，響亮連聲，黑烟亂冒，塵土飛空，滿山響聲不絕，四面烟霧迷漫。那個響聲，如雨點一般，滾將出來，把些怪獸打的屍橫遍地，四處奔逃，霎時無蹤。

麒麟帶著衆獸，也都逃竄。

唐敖落下。

林之洋跑來道：「妹夫當日喫了躡空草，擯的高高的，有處躲避，竟把俺們

撇了。

幸虧俺有鎗神救命，若不遇着鎗神，只怕俺同九公久已變成狡狴的濁氣了。」唐

敖道：「當日小弟在東口山，手捧石碑，還能擯空，今日若將二位馱在肩上，大約也可擯高，無奈你們相離過遠，狡狴緊跟身後，那裏還敢遲延！舅兄只顧要將細鳥帶回船去，剛纔被他

這陣亂叫，以致衆獸聞風而至，幾乎性命不保。」多九公也走來道：「這陣連珠鎗好不利

害！若非打倒狡狴，衆獸豈能散去？此時烟霧漸散，我們前去找那放鎗之人，以便拜謝。」

只見山岡走下一個獵戶，身穿青布箭衣，肩上擔着烏鎗，生得眉清目秀，齒白唇紅，年紀不過十四五歲，雖是獵戶打扮，舉止甚覺秀雅。

三人忙上前下拜道：「多謝壯士救命之恩。請教尊姓？肯鄉何處？」獵戶還禮道：

「小子姓魏，天朝人氏，因避難寄居於此。請教三位老丈尊姓，從何到此？」多林二人

把名姓說了。

唐敖忖道：「當初魏思溫薛仲璋二位哥哥都以連珠鎗出名，自從敬業兄弟兵敗，聞得俱逃海外，此人莫非思溫哥哥之子？待我問他一聲。」因說道：「當日中原有位姓魏的，官名思溫，慣用連珠鎗，天下馳名，壯士可是一家。」獵戶道：「這是先父，老丈何以得知？」唐敖道：「誰知壯士卻是思溫哥哥之子！不意竟於此處相會！」於是將名姓說明，又把當日結盟及被參各話細說一遍。

獵戶忙下拜道：「原來却是唐叔叔到此。」姪女不知，萬望恕罪。」唐敖還禮道：「賢姪請起。爲何自稱姪女？這是何故？」獵戶道：「姪女名喚紫櫻。哥哥名魏武。因敬業叔叔遇難，父親無處存身，帶領家眷，逃至此地。本山向有狡狴，常與麒麟爭鬪，傷損田苗，甚至出來傷人。附近居民，屢受其害。向來雖有獵戶，奈此獸極其狡猾，目力甚遠，一聞鎗聲，卽擡高逃避，非連珠鎗不能捉獲；因此聘請父親在此驅除野獸。歷來打死狡狴，不計其數。前歲父親去世，雖將哥哥照舊延請，奈身弱多病，不能辛苦。若將此業棄了，無以爲生。幸姪女幼年學得此鎗，只得男裝，權承此業，以養寡母。連日因衆獸爭鬪，惟恐傷人，正要擒

擊狻猊，不想得遇叔叔。剛纔狻猊緊在叔叔身後，我看着只管着急，不敢動手。麝得叔叔朝上一擡，這纔得空，放了一鎗。若再稍遲一步，只怕叔叔性命難保。但是將身一縱，就能擡高，若非神靈護佑，何能如此？真是吉人天相！當日父親臨危有遺書一封，命我兄妹日後投奔嶺南託叔叔照應。此書現在家中，就請叔叔過去一看，以便獻茶。」唐敖道：「多年未見萬氏嫂嫂之面，今在海外，自應前去拜見，不意思溫哥哥今已去世，竟不能一見，好不令人心酸！」

當時三人同魏紫櫻越過山頭，向魏家而來。唐敖付道：「我自到海外，凡遇名山異域，莫不上去流覽。原想遵著夢神之話，尋訪名花。誰知至今一無所見，倒與這些女子有緣。每每歧路相逢，卻也奇怪。」

不多時，到了魏家，只見四處安設強弓弩箭。齊進客廳，魏紫櫻進內通知萬氏夫人，同魏武出來，彼此見禮。唐敖看那魏武，雖然滿面病容，生的倒也清秀。魏紫櫻把父親遺書呈出。唐敖拆開，上面寫的無非叮囑俯念結義之情，諸事照應的話，看罷，歎息一番，將書收

過。

萬氏道：「賤妾自從丈夫去世，原想攜了遺書，帶着兒女，投奔叔叔；因本地鄉鄰懼怕野獸，再三挽留，兼之家鄉近來不知可還緝捕餘黨，惟恐被害，不敢前去。今幸叔叔到此，我家現在六親無靠，故鄉舉目無親，除叔叔外，別無可託之人。將來尙懇俯念丈夫結義之情，務望攜帶。儻能仍回故土，就是我丈夫在九泉之下，也感大德了。」

唐敖道：「緝捕之事，相隔十餘年，久已淡了。日後小弟海外回來，自然奉請嫂嫂並姪兒姪女同回故鄉。况今日姪女如此大德，豈敢相忘？嫂嫂只管放心。」於是又問到日用薪水。原來此處民人因魏家父子驅除野獸，感念其德，供應極厚，每年除衣食外，頗有益餘。

唐敖聽了，這纔放心，隨將身邊帶著散碎銀子，送給魏紫櫻爲脂粉之用；又囑魏武帶至魏思溫靈前，拈香下拜，慟哭一場，辭別回船。

次日，到了白民國。林之洋發了許多綢緞海菜去賣。唐敖來邀九公上去遊玩。九公道：「此處人烟甚廣，地方富厚，語言也與我們相同，無如老夫與他無緣，每到此地，不是有事，就是抱病，今日叨光同去走走，卻也難得。」一齊登岸，走了數里，只見各處俱是白壤，遠遠有幾座小嶺，都是一色礬石。田中種著蕎麥，遍地開著白花。雖有幾個農人在那裏耕田，因離的過遠，面貌看不明白，惟見一色白衣。

不多時，進了玉城，步過銀橋，四處房舍店面接連不斷，俱是粉壁高牆，人來人往，作買作賣，熱鬧非凡。那些國人，無老無少，個個面如白玉，唇似塗朱，再映著兩道彎眉，一雙俊目，莫不美貌異常；而且俱是白衣白帽，一概綾羅打扮，極其素淨；腕上都戴著金鐲，手中擎著香珠，帽後拖著三尺長的大紅穗子，身上掛著印花雙飛燕的汗巾，還有許多翡翠瑪瑙玩器；所穿衣服，大約都用異香薰過，遠遠就覺芳馨撲鼻。

唐敖此時如入山陰道上，目不暇給，一面看着，一面讚不絕口道：「如此美貌，再配這些穿戴，真是風流蓋世！海外各國人物，大約以此為最了。」再看兩邊店面，接連連，都是

酒肆，飯館，香店，銀局，綢緞綾羅，堆積如山，衣冠鞋襪，擺列無數；其餘牛羊豬犬，鷄鴨魚蝦，諸般海菜，各種點心，不一而足；真是喫的，喝的，穿的，戴的，無一不精，無一不備。滿街滿巷，那股酒肉之香，竟可上徹霄漢。

只見林之洋同一水手從綢緞店出來。

多九公迎着問道：『林兄，貨物可會得利？』

林之洋滿面歡容道：『俺今日託二位福氣，賣了許多貨物，利息也好，少刻回去多買酒肉奉請。如今還有幾樣腰巾，荷包，零星貨物，要到前面巷內找個大戶人家賣去。俺們何不一同走走？』唐敖道：『如此甚好。』

林之洋隨命水手把所賣銀錢先送上船，順便買些酒肉帶去，自己提了包裹，同唐多二人進了前面巷子。林之洋道：『好了，前面那個高大門樓，想是大戶人家。』走到門前，適值裏面走出一個絕美後生。林之洋說知來意。那後生道：『既有寶貨，何不請進我家先生正要買哩。』

三人剛要舉步，只見門旁貼着一張白紙，上寫『學塾』兩個大字。唐敖一見，不覺喫

了一嚇道：『九公，原來此處卻是學館。』

多九公看了，也嚇一跳，又不好退回，只得走進。

那後生見他們進來，先到裏面通信去了。

唐敖向多九公道：『此處國人生的清俊，其天姿聰慧，博覽羣書，可想而知。我們進去，須比黑齒國加倍留神纔好。』

林之洋道：『何必留神？據俺愚見，總是給他弗得知。』

三人進內，來至廳堂，裏面坐着一位先生，戴着玳瑁邊的眼鏡，約有四旬光景，還有四五个學生，都在二旬上下，一個個品貌絕美，衣帽鮮明。那先生也是一個美丈夫。裏面詩書滿架，筆墨如林。廳堂當中懸一玉匾，上寫『學海文林』四個泥金大字。兩旁挂一副粉箋對聯，寫的是：

研六經以訓世，括萬妙而爲師。

唐敖向多九公見了這樣規模，不但脚下輕輕舉步，並且連鼻子氣也不敢出。唐敖輕輕說道：『這纔是大邦人物，一切氣概，與衆不同。相形之下，我們又覺有些俗氣了。』走進廳堂，也不敢冒昧行禮，只好侍立一旁。

先生坐在上面，手裏擎着香珠，把三人看了一看，望着唐敖招手道：『來，來，來。』那個書生走進來。『唐敖聽見先生把他叫作『書生』，不知怎樣被他看出形狀，這一驚喫的不小。』

未知以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鏡
花
緣
第
二
十
一
回

第二十二回

遇白民儒士聽奇文

觀樂獸武夫發妙論

話說唐敖忽聽先生把他叫做書生，嚇的連忙進前打躬道：「晚生不是書生，是商賈。」先生道：「我且問你，你是何方人氏？」唐敖躬身道：「晚生生長天朝，今因販貨到此。」先生笑道：「你頭戴儒巾，生長天朝，爲何還推不是書生？莫非怕我考你麼？」

唐敖聽了，這纔曉得他因儒巾看出，只得說道：「晚生幼年雖習儒業，因貿易多年，所有讀的幾句書久已忘了。」先生道：「話雖如此，大約詩賦必會作的。」

唐敖聽說做詩，更覺發慌道：「晚生自幼從未做詩，連詩也未讀過。」先生道：「難道你生在天朝，連詩也不會作？斷無此事。何必瞞我？快些實說。」

唐敖發急道：「晚生實實不知，怎敢欺瞞？」先生道：「你這儒巾明明是個讀書幌子，

如何不會作詩？你既不懂文墨，爲何假充我們儒家樣子，卻把自己本來面目失了？難道你要借此撞騙麼？還是裝出斯文樣子要謀館呢？我看你想館把心都想昏了——也罷，我且出題考你一考，看你作的何如。如作的好，我就薦你一個美館。」說罷，把詩韻取出。

唐敖見他取出詩韻，更急的要死，慌忙說道：「晚生儻稍通文墨，今得幸遇當代鴻儒，尚欲勉強塗鴉，以求指教，豈肯自暴自棄，不知擡舉，至於如此。況且又有美館之薦，晚生敢不勉力。」實因不諳文字，所以有負尊意，尙求垂問同來之人，就知晚生並非有意推辭了。

先生因向多林二人道：「這個儒生果真不知文墨麼？」林之洋道：「他自幼讀書，會中探花，怎麼不知！」唐敖暗暗頓足道：「舅兄要阮殺我了！」只聽林之洋又接着說道：「俺對先生實說罷：他知是知的，自從得了功名，就把書籍撇在九霄雲外。幼年讀的『左傳』、『右傳』，『公羊』、『母羊』，還有平日做的打油詩，放屁詩，零零碎碎，一總都就了飯喫了。如今腹中只剩幾段『大唐律例注單』，還有許多買辦帳。你要考他律例，算盤，倒是熟的。俺求你老人家把這美館賞俺晚生罷。」

先生道：「這個儒生既已廢業，想是實情。你同那個老兒可會作詩？」多九公躬身道：「我們二人向來貿易，從未讀書，何能做詩？」先生道：「原來你們三個都是俗人。」因指林之洋道：「你既同他們一樣，爲何還要求人薦館？」可惜你枉自生得白淨腹中也少墨水，就是出來貿易，也該略認幾字。我看你們雖可造就，無奈都是行路之人，不能在此耽擱；若肯略住兩年，我倒可以指點指點。不是我誇口說，我的學問，只要你們在我跟前稍爲領略，就夠你們終身受用，日後回到家鄉，時時習學，有了文名，不獨近處朋友都來相訪，只怕還有朋友自遠方來哩。」

林之洋道：「據俺晚生看來，豈但「自遠方來」，而且心裏還「樂乎」哩。」先生聽了，不覺喫驚，立起身來，把玳瑁眼鏡取下，身上取出一塊雙飛燕的汗巾，將眼揩了一揩，望著林之洋上下看一看，道：「你既曉得「樂乎」，故典明明懂得文墨，爲何故意騙我？」林之洋道：「這是俺晚生無意碰在典上；至於他的出處，俺實不知。」先生道：「你明是通家，還要推辭。」林之洋道：「俺如騙你，情願發誓，教俺來生變個老秀才，從十歲進學，不離書本，

一直活到九十歲，這纔壽終。」先生道：「如此長壽，你敢願意？」林之洋道：「你只曉得長壽，那知從十歲進學活到九十歲，這八十年歲考的苦處，也就是活地獄了。」

先生仍舊坐下道：「你們既不懂得文理，又不曾作詩，無甚可談，立在這裏，只覺俗不可耐，莫若請出，且到廳外，等我把學生功課完了，再來看貨。」況且我們談文，你們也不懂。若久站在此，惟恐你們這股俗氣四處傳染。我雖上智不移，但館中諸生俱在年幼，一經染了，就要費我許多陶鎔，方能脫俗哩。」

三人只得諾諾連聲，慢慢退出，立在廳外。唐敖心裏還是撲撲亂跳，惟恐先生仍要談文，意欲攔了多九公先走一步。忽聽先生在內教學生念書。細細聽時，只得兩句，共八個字：上句三字，下句五字。學生跟着讀道：「切吾切，以反人之切。」唐敖忖道：「難道他們講究反切麼？」林之洋道：「你們聽聽，只怕又是「問道於盲」來了。」多九公聽了，不覺毛骨竦然，連連搖手。

聽師徒高聲誦道：『永之興，柳興之興。』也教數遍退去。

三人聽了，一毫不懂；於是閃在門旁，暗暗偷看。只見又有一個學生，捧書上去。先生

把書用硃筆點了，也教了兩遍，每句四字。只聽學生念道：『羊者，良也；交者，孝也；予者，身

也。』唐敖輕輕說道：『九公，今日千好萬好，幸未同他談文。剛纔細聽他們所讀之書，不

但從未見過，並且語句都是古奧。內中若無深義，為何偌大後生，每人只讀數句？無如我

們資性魯鈍，不能領略。古人云：『不經一事，不長一智。』我們若非黑齒前車之鑒，今日

稍不留神，又要喫虧了。』

忽見有個學生出來招手道：『先生要看貨哩。』林之洋連忙答應，提着包裹進去。

二人等候多時。原來先生業已把貨買了，在那裏議論平色。

唐敖趁空暗暗踱進書館，把衆人之書，細看一遍；又把文稿翻了兩篇，連忙退出。多九

公道：『他們所讀之書，唐兄都看見了，爲何面上脹的這樣通紅？』

唐敖剛要開言，恰好林之洋把貨賣完，也退出來。三人一齊出門，走出巷子。唐敖道：

「今日這個虧喫的不小。我只當他學問淵博，所以一切恭敬，凡有問對，自稱晚生，那卻卻是這樣不通！真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

多九公道：「他們讀的『切吾切，以反人之切』，卻是何書？」唐敖道：「小弟纔去偷

看，誰知他把『幼』字『及』字讀錯，是孟子『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你道奇也不奇？」

多九公不覺笑道：「若據此言，那『永之興，柳興之興』，莫非就是『求之與，抑與之與』

麼？」唐敖道：「如何不是？」多九公道：「那『羊者，良也；交者，孝也；予者，身也』，是何書

呢？」唐敖道：「這幾句他只認了半邊，卻是孟子『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並

且書案上還有幾本文稿，小弟略略翻了兩篇，惟恐先生看見，也不敢看完，忙退出來。」

多九公道：「他那文稿寫着甚麼？」唐兄可記得麼？」唐敖道：「內有一本破題，所載

甚多。小弟記得有個題目，是『聞其聲，不忍食其肉』二句。他破的是『聞其聲焉，所以

不忍食其肉也。』林之洋道：「這個學生在這破題，俺不喜他別的，俺只喜他好記性。」

多九公道：「何以見得？」林之洋道：「先生出的題目，他竟一字不忘，整個寫出來，難道記

「唐敖道：『還有一個題目，是「八口之家，何以無亂矣」——他破的是「一頓之壞，能致力焉，則四雙人丁，庶幾有飯喫矣。」——林之洋道：『他以「四雙人丁」破那「八口之家」，俺只喜他「四雙」二字把個「八」字扣的緊緊，萬不能移到七口九口去。』

唐敖道：『還有一個題目，是「子華使於齊」至「原思爲之宰」——他的破承，此時記不明白。我只記得到了渡下，他有兩句是「休言豪富貴公子，且表爲官受祿人」——諸如此類，小弟也記不了許多。但此等不通之人，我在他跟前卑躬侍立，口口聲聲，自稱「晚生」，豈不愧死？』

林之洋道：『「晚生」二字，也無甚麼卑微。若他是早晨生的，你是晚上生的，或他先生幾年，你後生幾年，都可算得晚生，這怕甚麼？剛纔那個先生念的「切吾切，以反人之切」，當時俺聽了，倒替你們就憂，惟恐他要講究反切，又要喫苦。如今平安回來，就是好的管他甚麼早生晚生！據俺看來，今日任憑喫虧，並未勞神，又未出汗。若比黑齒，也算體面。』

了。」

忽見有個異獸，宛似牛形，頭上戴着帽子，身上穿着衣服，有一個小童牽着走了過去。唐敖道：「請教九公小弟開當日神農時白民會進藥獸，不知此獸可是？」多九公道：「此正藥獸，最能治病。人若有疾，對獸細告病源，此獸卽至野外銜一草歸。病人搗汁飲之，或煎湯服之，莫不見效。設或病重，一服不能除根，次日再告病源，此獸又至野外，或仍銜前草，或添一二樣，照前煎服，往往治好。此地至今相傳。並聞此獸比當日更廣，漸漸滋生，連別處也有了。」

林之洋道：「原來他會行醫。怪不得穿着衣帽。請問九公這獸不知可曉脈理？可讀醫書？」多九公道：「他不會切脈，也未讀過醫書，大約略略曉得幾樣藥味。」林之洋指着藥獸道：「俺把你這厚臉的畜牲！醫書也未讀過，又不曉得脈理，竟敢出來看病！豈非以人命當耍麼？」多九公道：「你罵他，設或被牠聽見，準備給藥你喫。」林之洋道：

了幾時，這日風帆順利，舟行甚速。

唐敖同林之洋立在舵樓看多九公指撥衆人推

前面似烟非烟，似霧非霧，有萬道青氣，直衝霄漢，烟霧中隱隱現出一座城池。

『洋道：『這城倒也不小。』

不知是甚地名？』

多九公把羅盤更向一望道：『據

前面已到淑士國了。』

唐敖道：『小弟只覺這青氣中含着一股異味。』

九公可

多九公道：『老夫雖路過此地，因未近觀，不知是何氣味。』

林之洋道：『青道書上也未載着麼？』

唐敖道：『按五行五味而論，東方屬木，其色青，其味酸。

是如此。』

林之洋望着，迎面嗅了一嗅，把頭點了兩點道：『妹夫，這話只怕有

甚近，惟見梅樹叢雜，都有十數丈高。那座城池隱隱約約，被億萬梅樹圍

林之洋素知此地不適商販，並無交易，因恐唐教在船煩悶，所以照
將船停泊。三人約會同去。

林兄何不帶些貨物，儻或碰着交易，也未可知。」林之洋道：「淑士國
俺帶甚物去呢？」多九公道：「若據「淑士」兩字而論，此地似乎該有讀

貨物，惟有筆墨之類最好。並且攜帶也便。」

點頭，隨即攜了一個包裹。三人跳上三板。衆水手用棹擺到岸邊。一齊上
只覺一股酸氣，直鑽頭腦。三人只得掩鼻而行。

道：「老夫聞得海外傳說淑士國四時有不斷之蘼，八節有長青之梅。蘼菜多
知，據這梅樹看來，果真不錯。」過了梅樹，到處皆是菜園。那些農人，都是儒
了多時，離關不遠，只見城門石壁上鐫着一副金字對聯，字有斗大。遠遠望去，
籬。上面寫的是：

封底